ARCHITECTURE

DÉCOUVERTES GALLIMARD

城堡

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

著者 = Jean Mesqui

译者 = 赵念国



尽管城墙雄伟，森严壁垒，
但城堡首先是个非军事的生活空间。
它是封建社会的权力象征，是行政管理中心，
是主持法律的场所，
当然也是苦役犯劳作的场地和领主的住宅地。
如同城堡的军事功能一样，
上述所有的作用也具有同样的重要，
毕竟居住在城堡里的人们，
更多地是生活在风和日丽的和平时期，
而不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
在城堡的形式与城堡的防御之间，
在城堡的空间与其人们追求生活享受的设施之间，
城堡的建造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
寻找着它们之间的最完美的一致。
然而，数世纪来，城堡成了中世纪的黑暗象征。
在小说家的笔下，城堡是
黑牢、沸油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通道的缩影。

ISBN 7-80678-191-9
9 787806 781913 >
定 价: 35.00 元

发现之旅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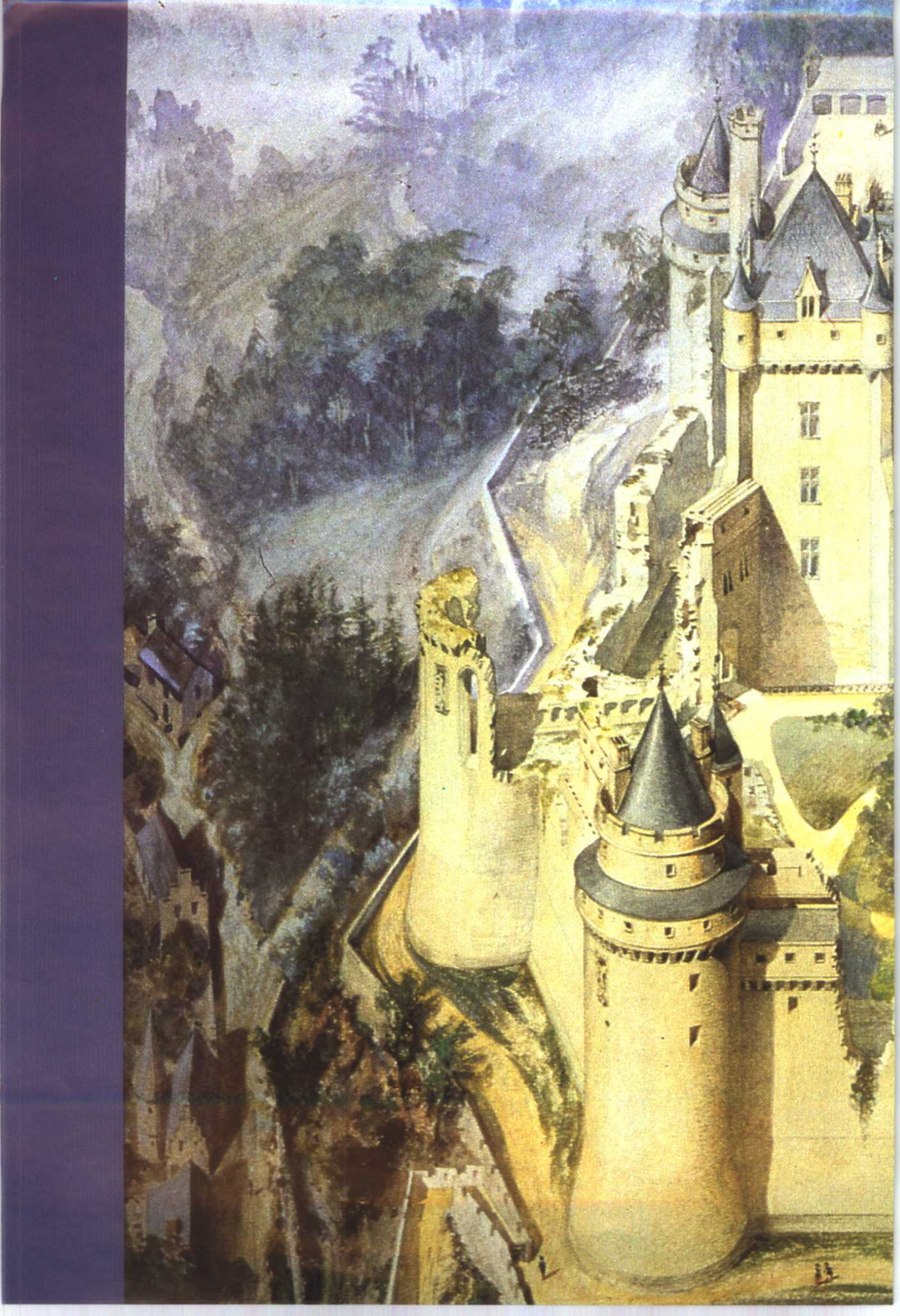
城　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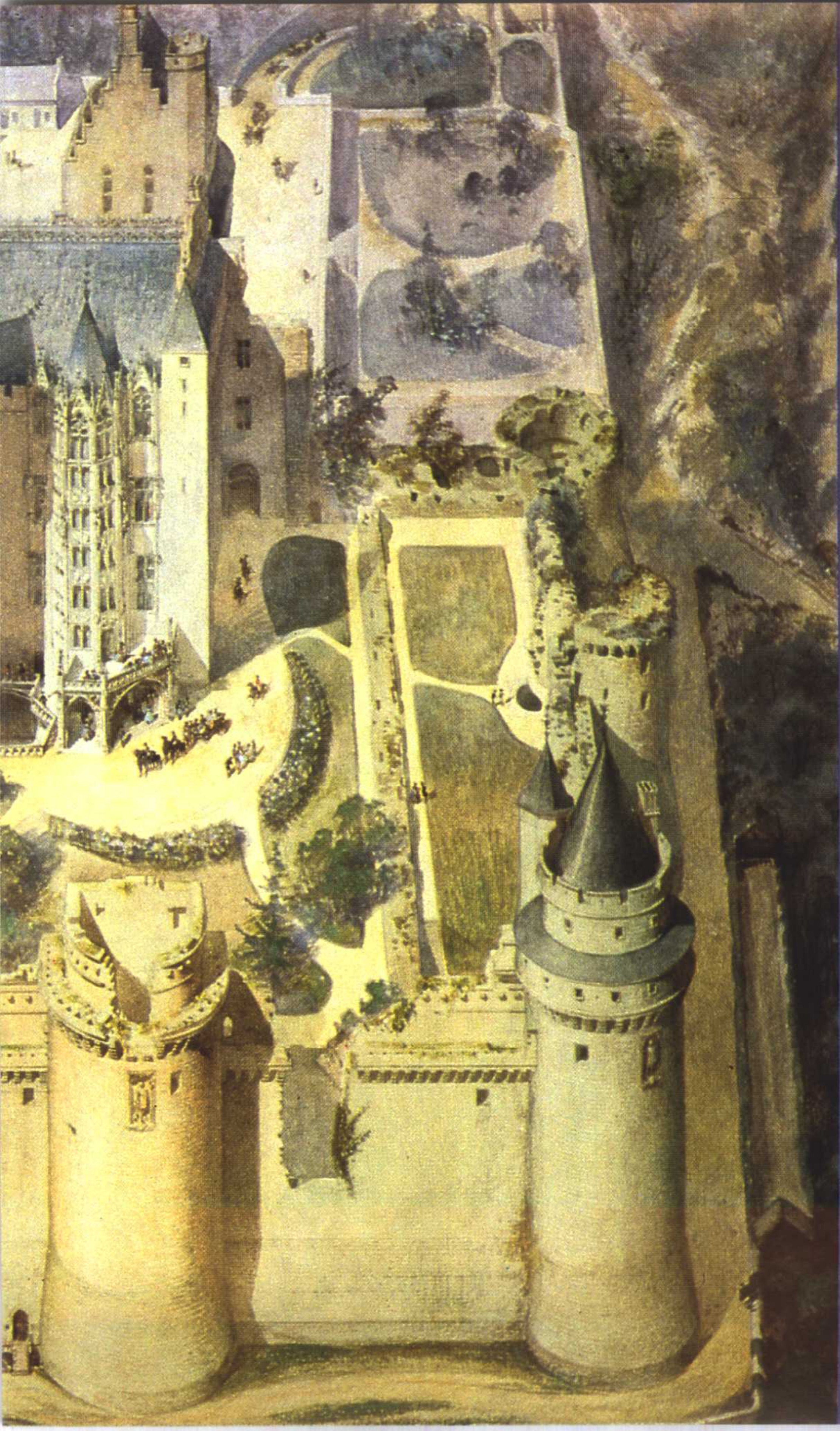
——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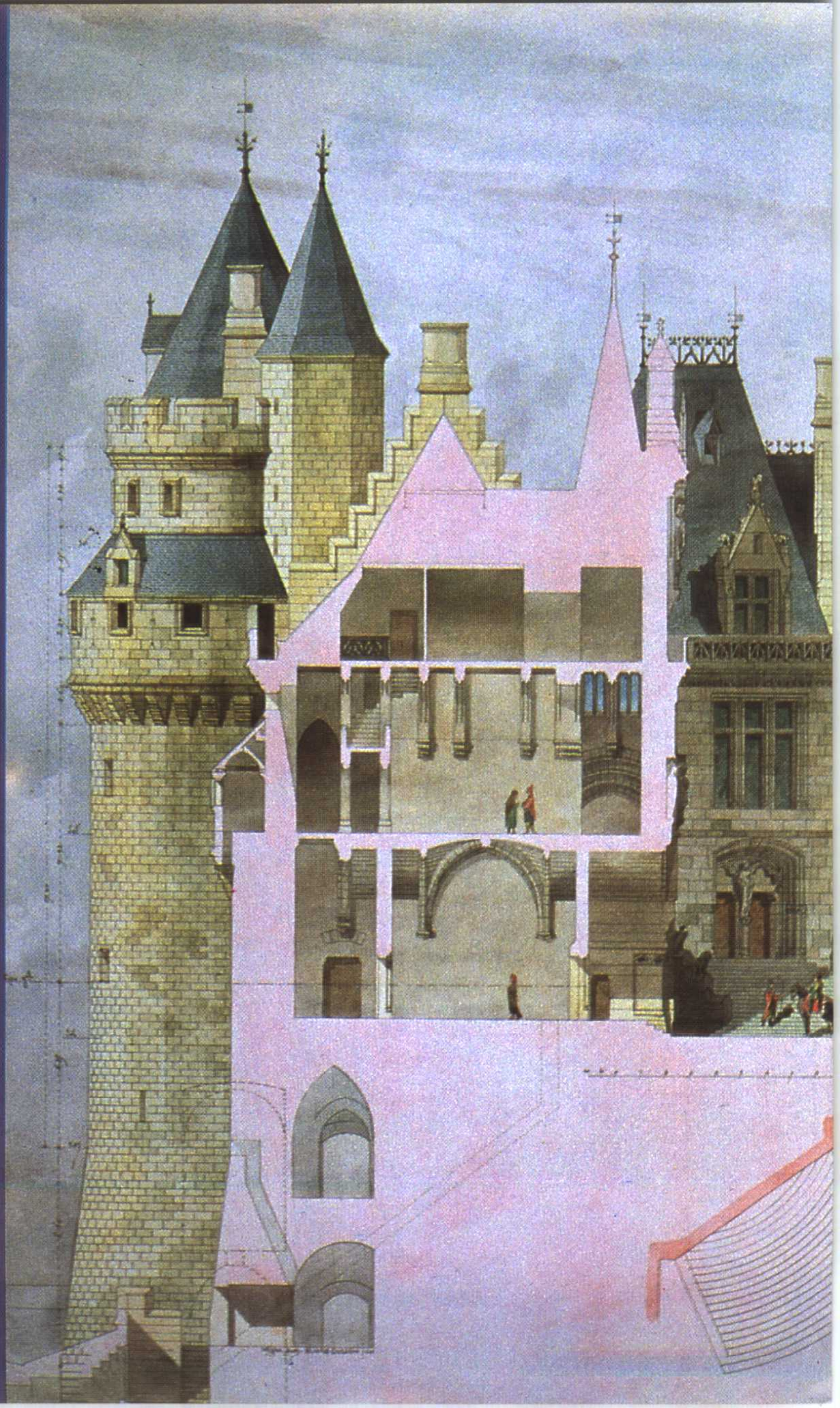
著　　者：Jean Mesqui
译　　者：赵念国
出 版 者：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s
责任编辑：金良年
　　黄步红
技术编辑：吴　放
印　　刷：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4年4月第一版
印　　次：200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册
书　　号：ISBN 7-80678-191-9/G·12
定　　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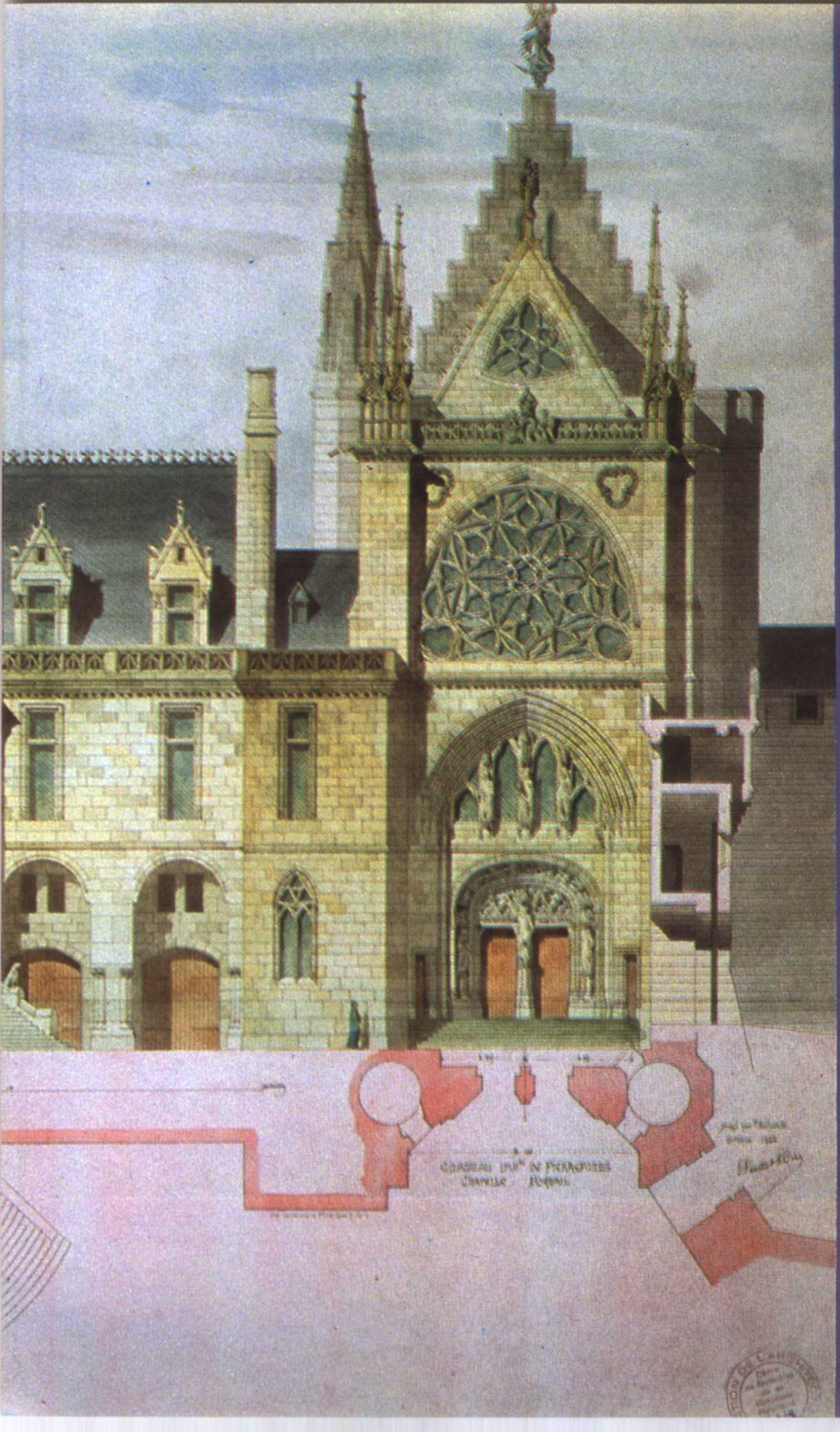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1995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a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2004 by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Pierrefonds. Château avant la restauration (1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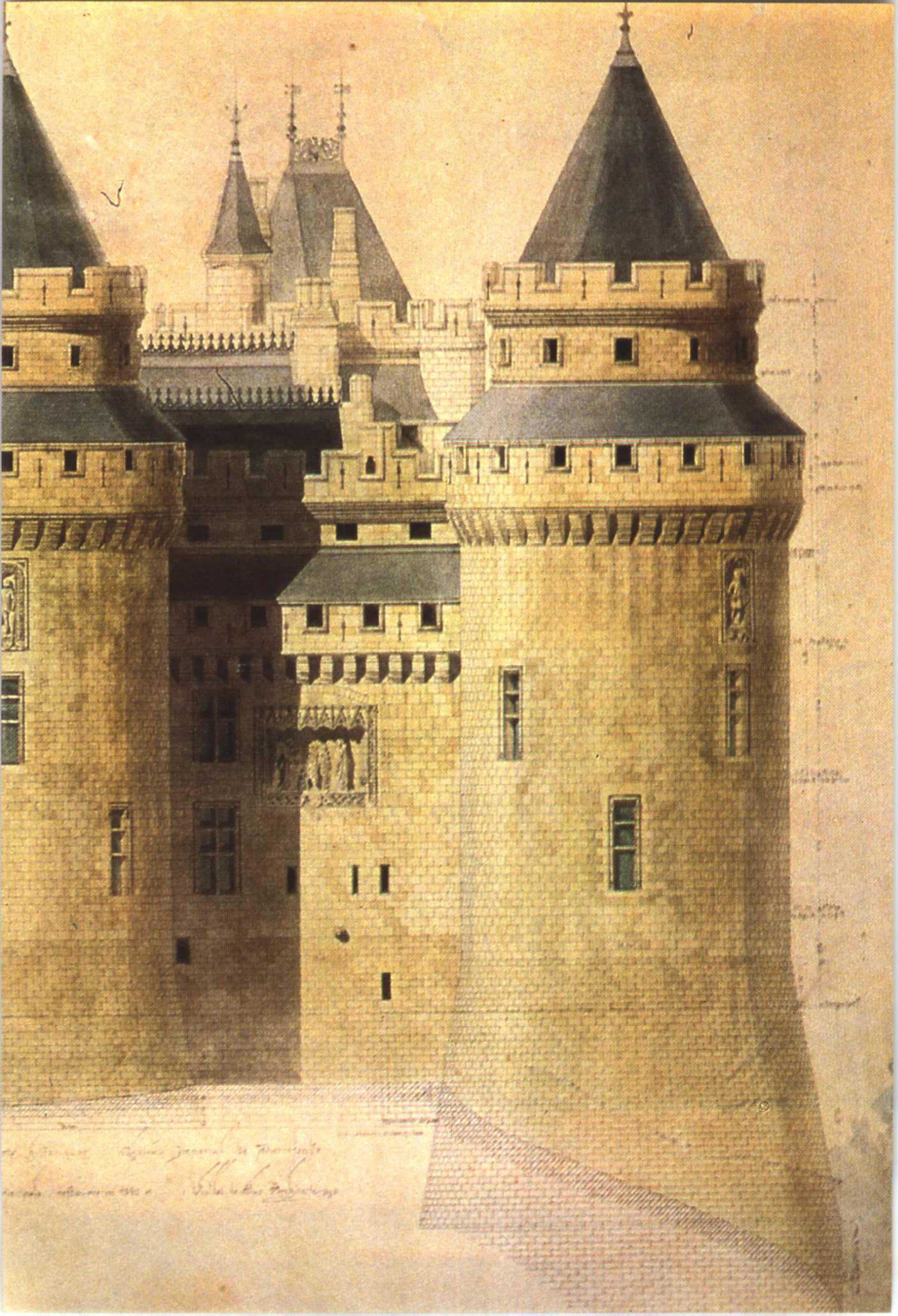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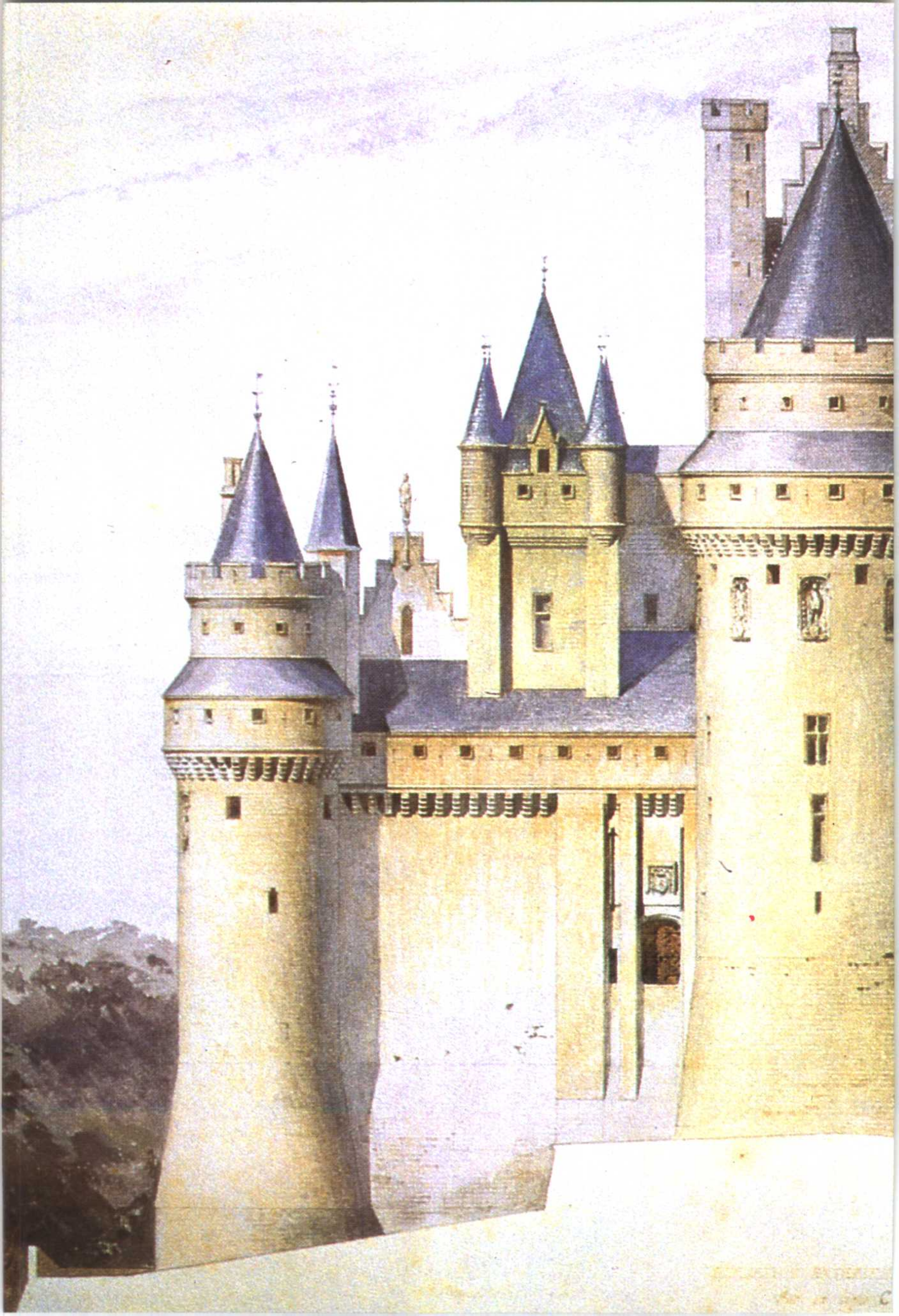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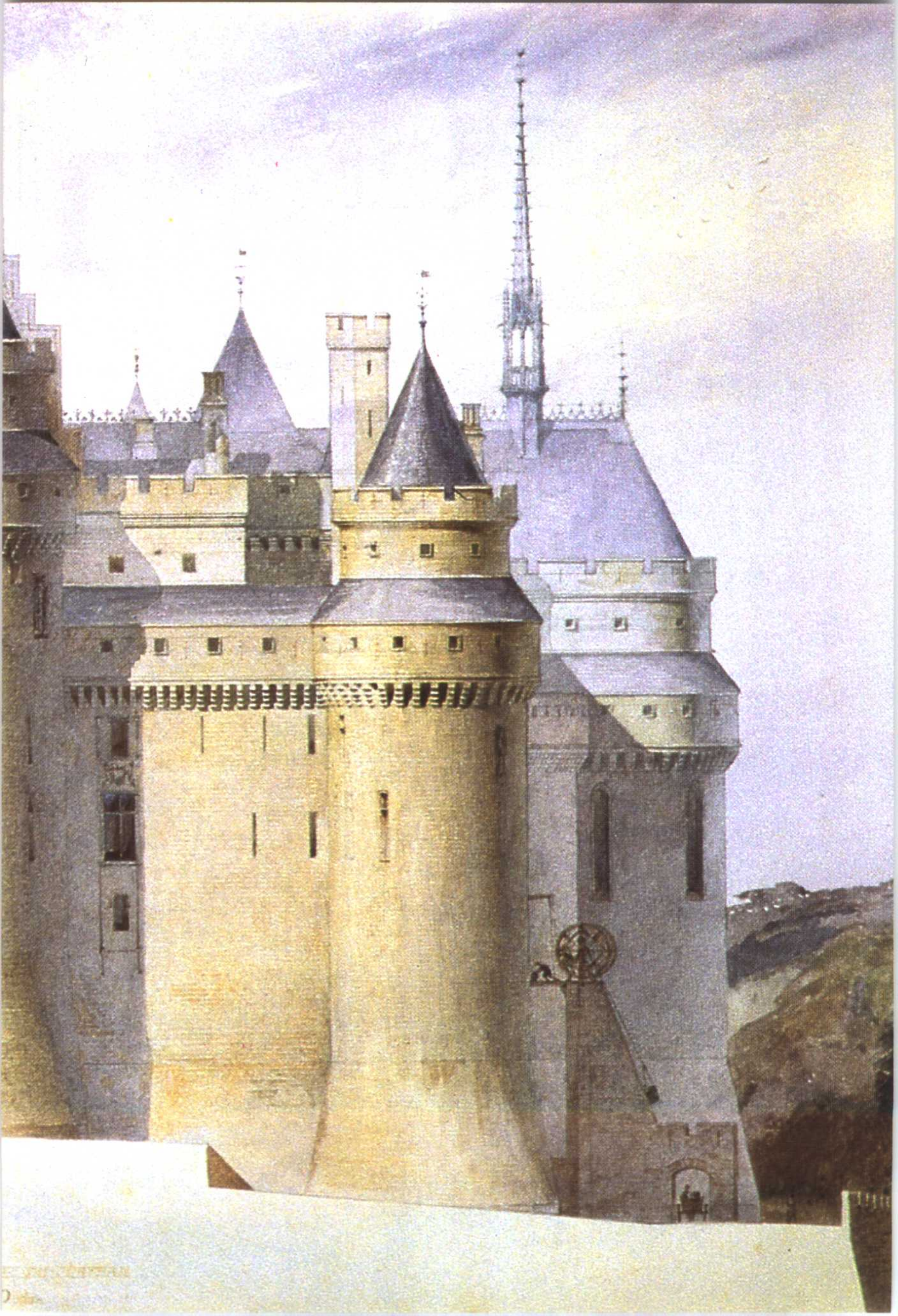


Château de Pierrefonds

Façade restaurée







目 录

13 第一章 城堡的军事属性

39 第二章 式样与体系

79 第三章 城堡的生活因素

107 第四章 从象征到神话

129 见证与文献

150 名词解释

152 参考书目

154 图片目录与出处

157 索引

Jean Mesqui

文学博士，毕业于法国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现为法国桥梁公路工程局总工程师、法国考古协会会长。在他从事公共工程的职业生涯中，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先后发表了众多论文专著，其中有《普罗万》、《中世纪的城市城堡》（1979，巴黎）、《工程师时代之前的法国桥梁》（1986，巴黎）、《中世纪法国的围墙与城堡》、《从防御工事到居住宅邸》（1991–1993，巴黎）等。

城堡

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



著者=Jean Mesqui

译者=赵念国

上海书店出版社



当阿努尔·达尔德雷（Arnoul d'Ardres）看到命运之神对他微笑时，他便在一片洼地的中央垒起了一个异常高的土台，人们称之为“城堡”。它俯瞰周围的原野，四周围绕着城堞和防御设施。他还给它建了吊桥、大门和其他的实用设施。

《兰贝特·达尔德雷家族编年史》，1060年

第一章
城堡的军事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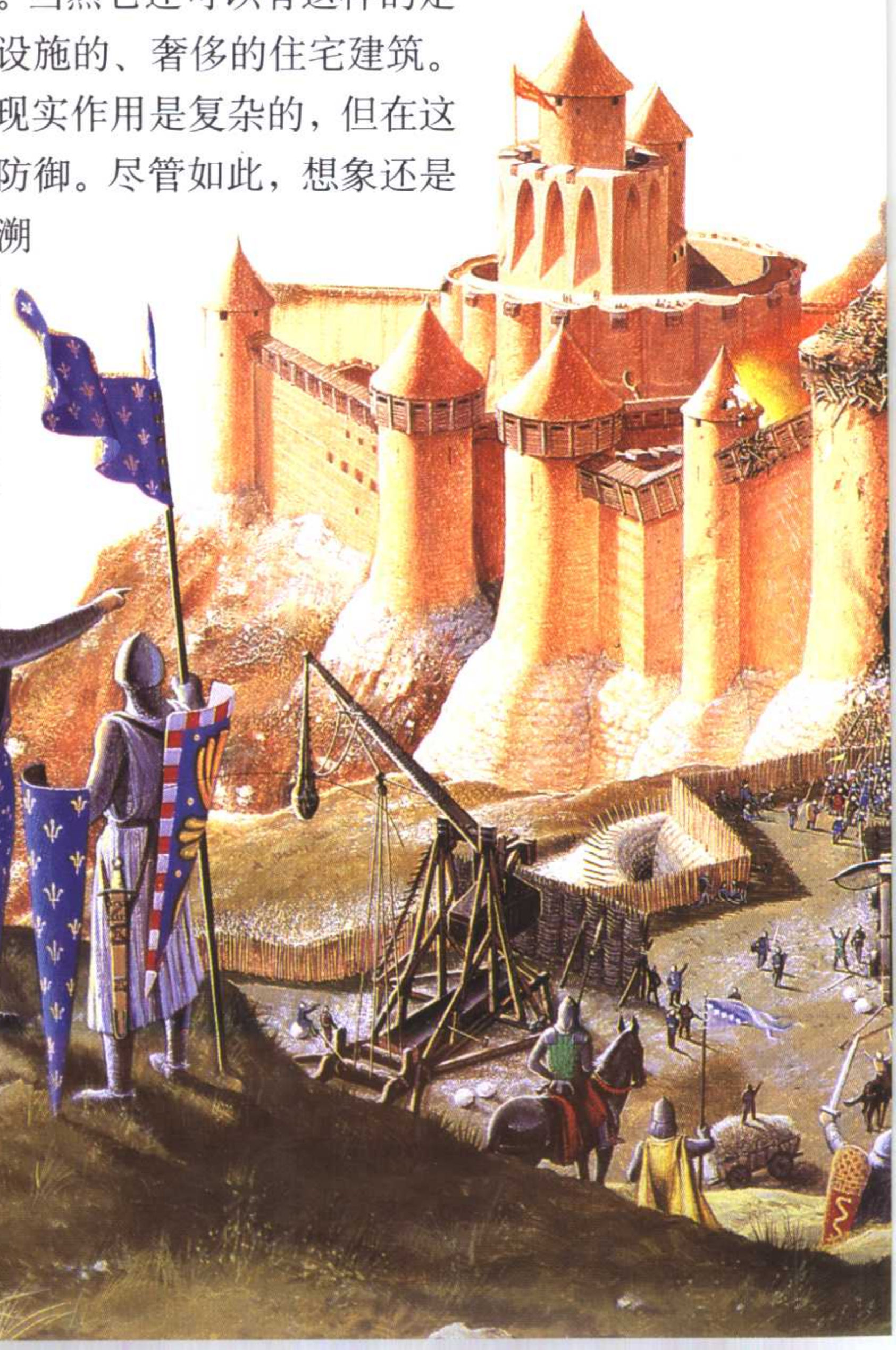


这是幅15世纪初有关中世纪城堡的绘画作品，主塔、城墙箭垛和砖石砌体显然是主要特征，侧堡与门塔也在适当的位置上。在围墙内，领主居住的“宫堡”使寓意更趋完整。

提起“城堡”，脑海中顿时会呈现各种栩栩如生的图像：佩带武器的骑士、旌旗迎风猎猎的主塔，还有阴暗的黑牢和四通八达的地道。甚至还会浮想联翩：与行刑室并列的还有绿林好汉罗宾(Robin des Bois)、埃文何 (Ivanhoé)、骑士的比武、缠绵的爱情。事实上，与人们的想象大相径庭：首先，中世纪的城堡是征服与权力的中心，是行政管理的首府，是领主的宅第；其次，它或多或少带有防御设施，是个抵御外来侵犯的堡垒。当然它还可以有这样的定义：它是个内部有防御设施的、奢侈的住宅建筑。

由此可见，城堡的现实作用是复杂的，但在这些作用中最受重视的是防御。尽管如此，想象还是占了重要地位，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只要阅读古代文选和小说，凡是谈到城堡，字里行间不时会透露出丰富的想象和象征。

12 04年，围攻“坚固城堡”(Château-Gaillard)是腓力二世征服诺曼底的重要阶段。它也是个颇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为“坚固城堡”是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Coeur de lion）的个人杰作，它充分表现了所有的封建体制特性：主



可以将城堡看做具有密码意义的建筑，其中的每座侧堡、楼房都是符号，不同的年代可能以不同方式解读。在城堡建造的年代，无论是否是军事性质的，首先体现的是封建权力。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出现了各种取向，但其中固定不变的是，城堡是领主的炫耀手段。以至于人们将城堡或围墙与领主的社会地位等同起来，同时，通过这些建筑也充分

塔、侧塔、带堞眼的突廊，天才地导演出划时代的战斗场景。这幅现代绘画就是从这方面来表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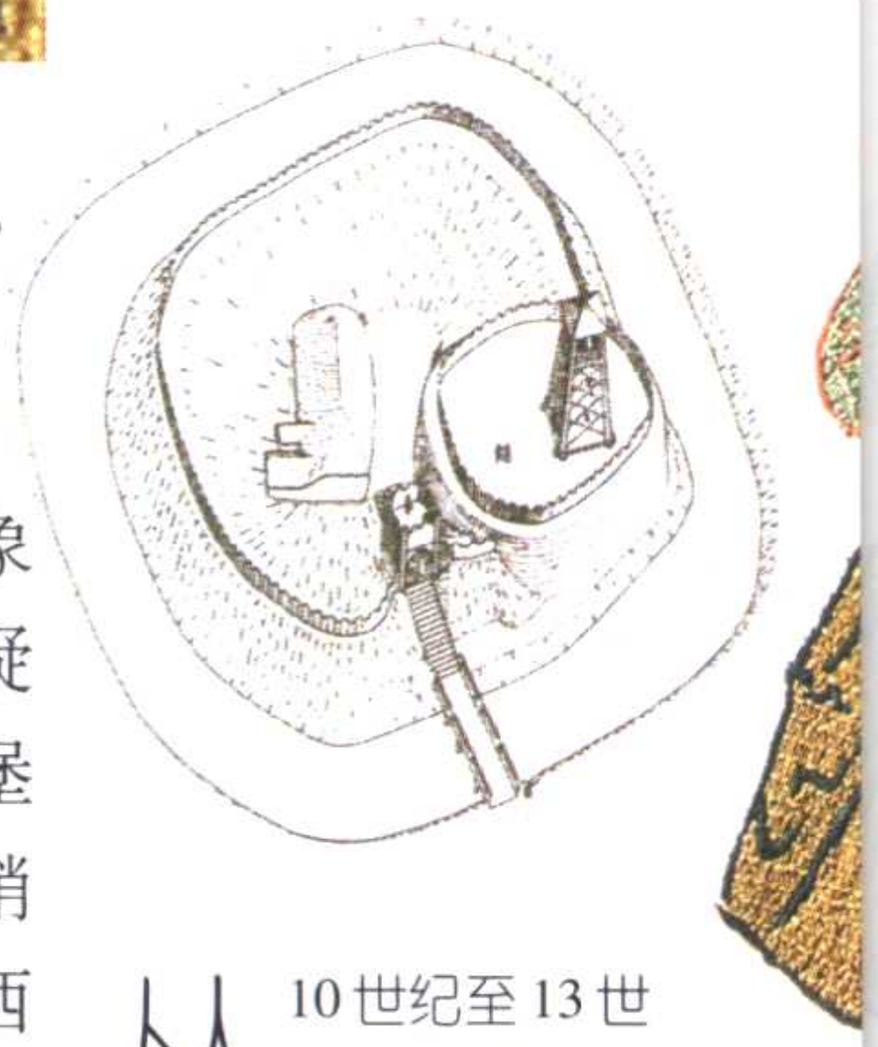
10世纪起，肖像画中常可看到土台。它的四周有栅栏，并被贴近主塔的围墙或护墙所环绕（左图）。在攻城军队中，弓箭手的数目惊人。

表明了领主要求人们对他们社会地位承认的期盼。

土台：扎根在泥堆中的军事力量

10世纪时，封建体系逐渐初具雏形，城堡的象征（即权力所在地）也开始体现。城堡的高度无疑是这象征的首选标准。在当时的文献中，形容城堡高矗的词汇“宏伟”、“高大”、“了不起”和“陡峭的山峦，深深的隘道”等不胜枚举。自那时起，西欧大地到处是人工堆起的土台，它们是城堡建筑最醒目的标记。它们一般是圆锥体，高10米至30米，通常建筑在古老的遗址上。

在1050年至1150年，英国戈尔多地区（Goltho）默西埃国王（Mercie）的堡垒遗址上，德拉姆主教（Durham）与切斯特伯爵（Chester）用木栏栅圈起了一个场地，四周挖起了一道道壕沟，场地中央是已成了残垣败壁的王宫旧居。11世纪，它成了带院落的土台城堡。地位一般的科镇（Caux）领主米尔维莱（Mirville）在11世纪继承了一块带有堡垒遗



人人10世纪至13世纪，土台成了封建制度的象征。木头塔楼矗立在土台上，在土墙团团包围中，它成了核心。围墙被壕沟隔开，周围有不少人工垒实的、筑有木栅栏的小掩体来保护它。一般来说，领主住在城堡的内院里。

址的圈地，他作了同样的改建。在德国的霍斯泰克帕堡垒（Husterknupp）的遗址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变化，长期来，它一直被当作这类变化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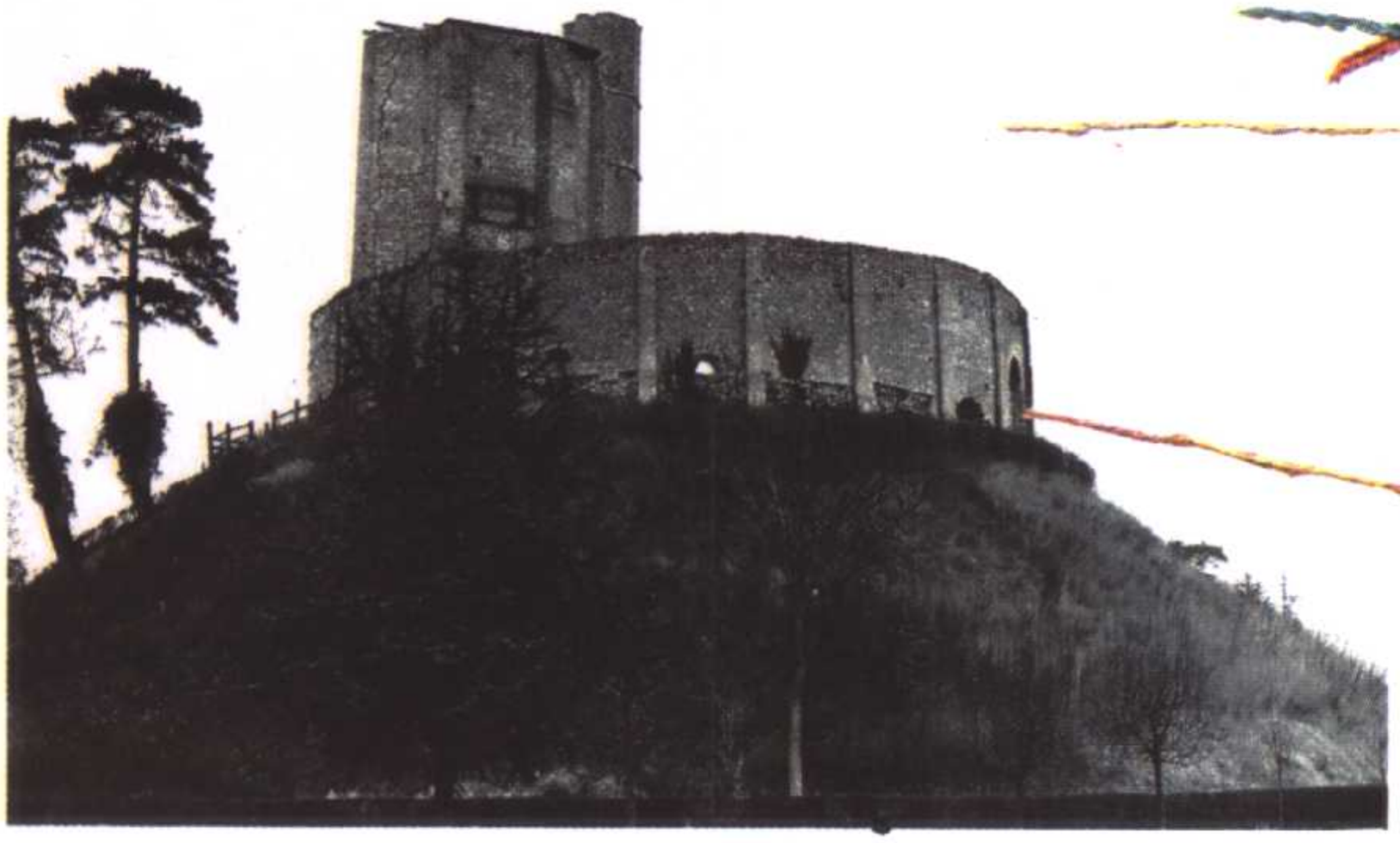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土台”是人工堆起来的，它标志着新的权力形式的诞生，与当时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息息相关，它通常建在旧堡垒的遗址上。

可以从多方面来看“土台”的象征性特点：在形象上它非常高，当年编年史作者的夸张是有其道理的；在建筑上有其另一层意义：作为土方工程，必须靠该领地的民众来完成。为了建造土台城堡，领主可以动用徭役，由此可以看出该领主的权力究竟

越来越多的土台建筑与领主的权力有关，他们可以强迫臣民服苦役。巴耶挂毯上的画描绘了在黑斯廷斯（Hastings）原野上堆土台的情景，直接反映了领主建造土堡的实况。

有多大。

土台如此地多，于是许多古堡的遗迹被“埋在土里”了：人们将这些古堡填高，使之耸立在新堆的土台上，古堡的底楼不可避免地“沉没”下去了。安茹省卡洛林王朝豪华的杜埃－拉－方丹



古堡就是这些例子中的一个，在布卢瓦伯爵家族的骗子蒂波的指挥下，这个古堡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被重新整修，结果它的底楼被埋在了被填高的土台之下。

土台城堡

这类城堡一般由土台组成，有栏栅，有若干楼房，当然还可能有一座木头或石头建起的塔楼，并有个略显封闭的院落，院内有几间生活用房、一个小教堂和若干官邸。这些建筑物和土台统统称为“城堡”，它是封建权力的所在地。巴耶挂毯（Bayeux）上的图画清楚地表现出当时城堡建设者的这一爱好：挂毯画上的城堡都是

11世纪末，罗贝尔·德·裴莱姆为英王红发威廉在诺曼底建造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土台城堡——日索尔堡（左图）。它成了与法国王朝对峙的英国王朝大本营：亨利一世也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多边形的主塔，一道环绕土台主塔的围墙。亨利二世将主塔增高，并建了宽厚的护墙。



11世纪，英国国王征服者威廉一世（Guillaume le Conquérant）率领军队将法国的迪南堡（Dinan）团团围住。巴耶挂毯上一幅画就是取材于此：土台四周是一条条壕沟，还有一道带木栅栏的围墙。在壕沟上，一座极为陡峭的天桥连接着土台高处和下面的院落。土台顶上有座木头小塔，上面的守护人正在投标枪。

些建在土台上、具有王权特征的建筑物。

还有些更为复杂的遗址，堆起的各种土台表示领主权的划分。最鲜明的例子是比西堡（Bussy-le-Château），在11世纪与13世纪期间，尚帕涅伯爵家族（Champagne）和他们的藩属在沿韦勒河（la Vesle）的这个遗址上建起了四座并立的土台城堡。

自从土台成了城堡建筑的中心后，在一些城堡的“贵族院落”和“平民院落”之间渐渐发生了一种变化，

在另外一些城堡里，甚至出现了平民与贵族共同生活的“混居院落”。可能是在不同的年代里被风沙的层层掩埋，因为没有进行挖掘考察，无法断定这演变的确切时间。

当时兴建土台城堡几乎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以至于今天无法准确勾勒出这一过程，直至13世纪才渐渐平息。事实上，在那些至今依旧可以居住的土台城堡一旁，发现了许多与那个特殊年代有关的建筑。随后，它们遭到冷落，史书上也没任何有关的记载。然而今天能看到的土台并非都是建造的。近来进行挖掘的一

诺曼底的阿尔克巴塔耶堡（Arques-la-Bataille）建于12世纪，它的带护墙主塔已成了废墟（上图为平面图，下图为正视图）。周围壕沟表明，它建在一个上世纪的古堡遗址上。它很快地环绕了一道石墙，墙角竖立的大部分是在14世纪建造的圆形小塔。

些土台仅是一堆砖石而已，在一次战争后它们成了废墟。

塔楼：利用石头的能力象征

作为城堡主要特性的土台，在文学作品和古文书中很快被“塔楼”取代，当然土台和塔楼是能够共存的。今天，对这些城堡或许更应该称之为“土台主塔”，而在中世纪它们则被称为“大塔”或“高塔”。更准确的似乎应是“主塔”，它明确地道出了这类建筑的象征性。

主塔变得如此重要，由于它给城堡领主与其周围环境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主塔”、“土台”和“院落”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台”和“院落”通常是通过劳役而建造，而自11世纪起的“主塔”，无论是木结构还是石头结构，它们的建造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特点：城堡领主给这些木匠和水泥匠支付货币来作为报酬。在11世纪至12世纪期间，绝大部分的主塔既可防御，又可居住。安茹伯爵家族富尔克·内拉（Foulques Nerra）于11世纪初在朗热（Langeais）建造的主塔是最早的主塔之一，它是在具有卡洛林王朝风格的建筑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如同杜埃－拉－方丹古堡一样，它被其祖上的对手布卢瓦伯爵填高后而成了主塔。



11世纪下半叶，从诺曼底和瓦勒德·卢瓦尔（Val-de-Loire）开始，出现许多带护墙的长方形主塔。旺多姆伯爵家族（Vendôme）的拉瓦丹主塔（Lavardin，上图）原本是个简单的长方形建筑，13世纪被改建成带护墙的长方形主塔，四周竖起了不少圆形小塔。14世纪下半叶它又被加高，同时主塔上端还造了有朝下堞眼的突廊。15世纪中期，主塔前的旧房又被翻修一新。

“主塔”在欧洲的兴起

自1067年起，英国国王征服者威廉一世在伦敦建造了一座划时代的白色主塔。它是座宏伟的综合建筑，包括大厅、卧室与小教堂。它是威廉一世的首创吗？不！在该世纪初，威廉一世的父亲理查德一世公爵在法国鲁昂建了一座同样类型的建筑。理查德一世同父异母兄弟的妻子巴耶伯爵夫人建造的伊夫里–拉–巴塔耶主塔的遗迹显然可以证实：自11



世纪起，这类主塔已出现在欧洲大陆了，卢瓦尔省出现了一些同样给人印象深刻的主塔，例如由安茹伯爵家族建造的洛什主塔或蒙巴宗主塔。这些最早出现的主塔充满活力，好几个楼层都有领主的宅室。所谓“罗曼式主塔”，无论是长方形，还是不多见的圆形，都用护墙表示高度。毫无疑问，12 世纪是这类主塔的黄金时期，不仅在法国和英国，而且在受诺曼文化影响的意大利，在日耳曼帝





10 60年，觊觎英国王位的哈罗德（Harold）根本没有料到诺曼底公爵威廉（Guillaume）的野心（左图巴耶挂毯的画描绘了当时他们当时的会晤场景）。威廉征服后，有步骤地将许多城堡改排成方格型，中间是长方形带护墙的石砌主塔。1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征服者威廉一世在英国建造的第一座主塔，就是伦敦白塔（Le tour de Blance de Londres，旁图）。该塔即有防御功能，又有大厅、卧室和小教堂。这个居住型的主塔被涂上了白色，四周有高大的堡垒，它是英国王室在伦敦的重要象征。

在11世纪和12世纪，关于有护墙的居住主塔的起源曾引起很大争论。最近有人认为，洛什主塔（左图）建于11世纪上半叶，而许多人却认为它是12世纪的建筑。

国的周边，甚至在后来西方影响所及的中东，到处可看到这类主塔，它们成了穆斯林主塔的标志，当



在圆锥形土台上耸立着一座俯瞰四周围墙的长方形主塔（左图）。虽是15世纪的小型城堡，但至今还让人感到这高大巍峨的象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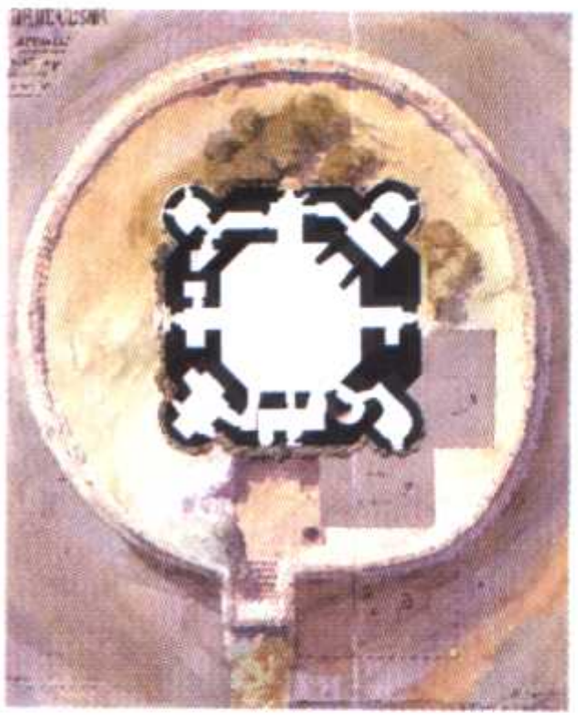
然在传统上还是略有不同。下述主塔就可以证明：建于12世纪末与13世纪初的大马士革、博斯拉和谢扎尔等地的种种主塔，还有萨菲达和托尔托萨等地的法兰克式的主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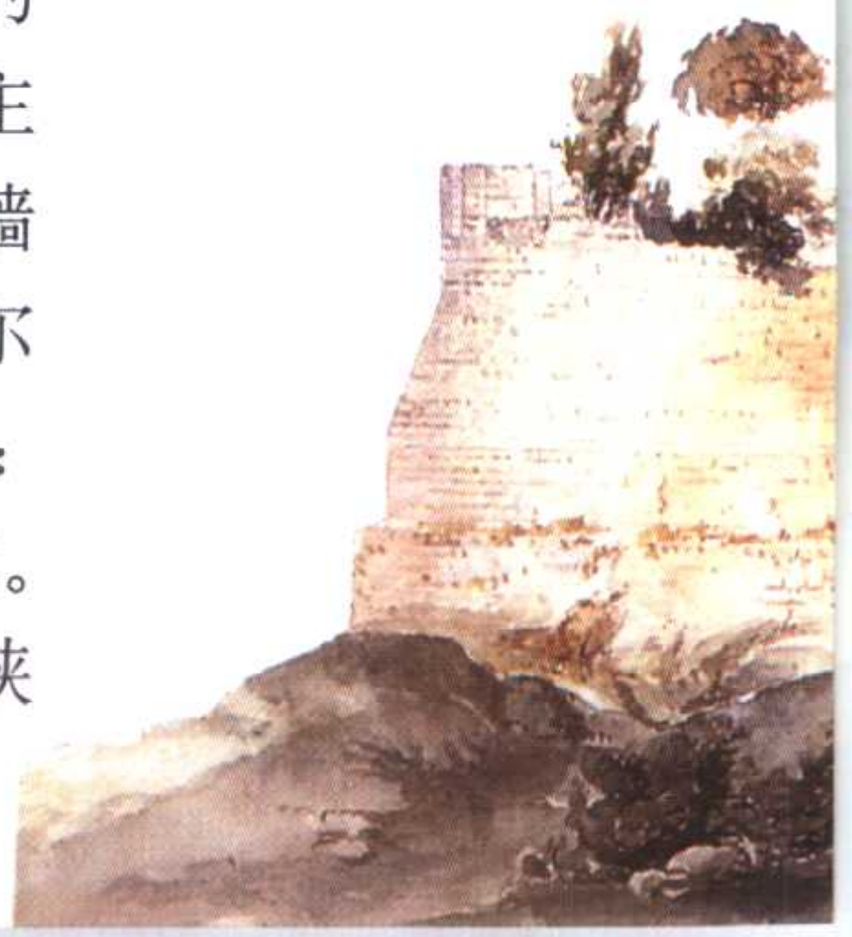
不同式样的主塔

自该时期起出现了其他式样的主塔，例如，布卢瓦伯爵家族在费雷特瓦勒的圆形主塔，它不算高，建于10世纪后。11世纪与12世纪，在同一公国里出现了其他圆形的主塔，例如在蒙杜布洛和蒙迪尔。在圣索沃尔－昂－皮赛的欧塞尔伯爵家族选择了椭圆形的主塔。

随着领主有能力支付巨款来建造主塔后，主塔的式样愈发讲究了。1130年至1150年，法兰西国王在埃唐普造了一座四叶瓣状的主塔，孟福尔伯爵于1137年前在乌当造了一座有墙角塔的圆形主塔，尚帕涅家族的亨利自由派伯爵在普罗万古罗马古堡的遗址上建了一座由众多小塔围绕的奇特的八角形主塔。在该世纪的下半叶，内穆尔伯爵造了一座带墙角小塔的长方形主塔。同时，梅茨－勒－玛埃莎尔主塔也以同样的式样建造。这些例子无非说明了：一、建筑技术的进步；二、追求炫耀性的主塔形式。在其他地方也可看到这一现象，尤其在拉芒什海峡

12世纪下半叶，亨利伯爵（Henri）在普罗万建造了凯撒主塔（Cesar，下图），它形状奇异，呈八角形，四周有小侧塔。它原本是个监狱，大墙里有许多地牢，小侧塔高处的拱顶走廊可直接监视这里的动静。上图的八角形原先是个平台，塔楼直至17世纪才盖上。





彼岸的英国，具有同样象征性的主塔出现在人们眼前。英国的克利福尔·德托主塔与法国的埃唐堡四叶瓣形主塔惟妙惟肖，英国的庞蒂弗拉克特主塔与法国乌当带侧堡的圆形主塔一模一样，在英国朗敦、科尼斯伯勒的护墙圆柱主塔与法国的莫勒特梅、马勒波湖边的主塔成“孪生兄弟”，英国的奥迪厄姆主塔简直是法国日索尔护墙八角形主塔的翻版。



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12世纪下半叶是个伟大年代，主塔的形状有多种创新。科尼斯伯勒主塔（上图）在1180年由金雀花王室的国王异父同母兄弟阿默兰（Hamelin Plantagenet）所建，是个圆形主塔，四周有6堵气势宏伟的梯形护墙直达主塔顶。在此前不久，英国国王建起了同样的护墙围绕着日索尔主塔（见18页图）。他还建造了有三道围墙的奥福德主塔（la tour d’Orford），但质量远远逊色于科尼斯伯勒主塔。



腓力式的主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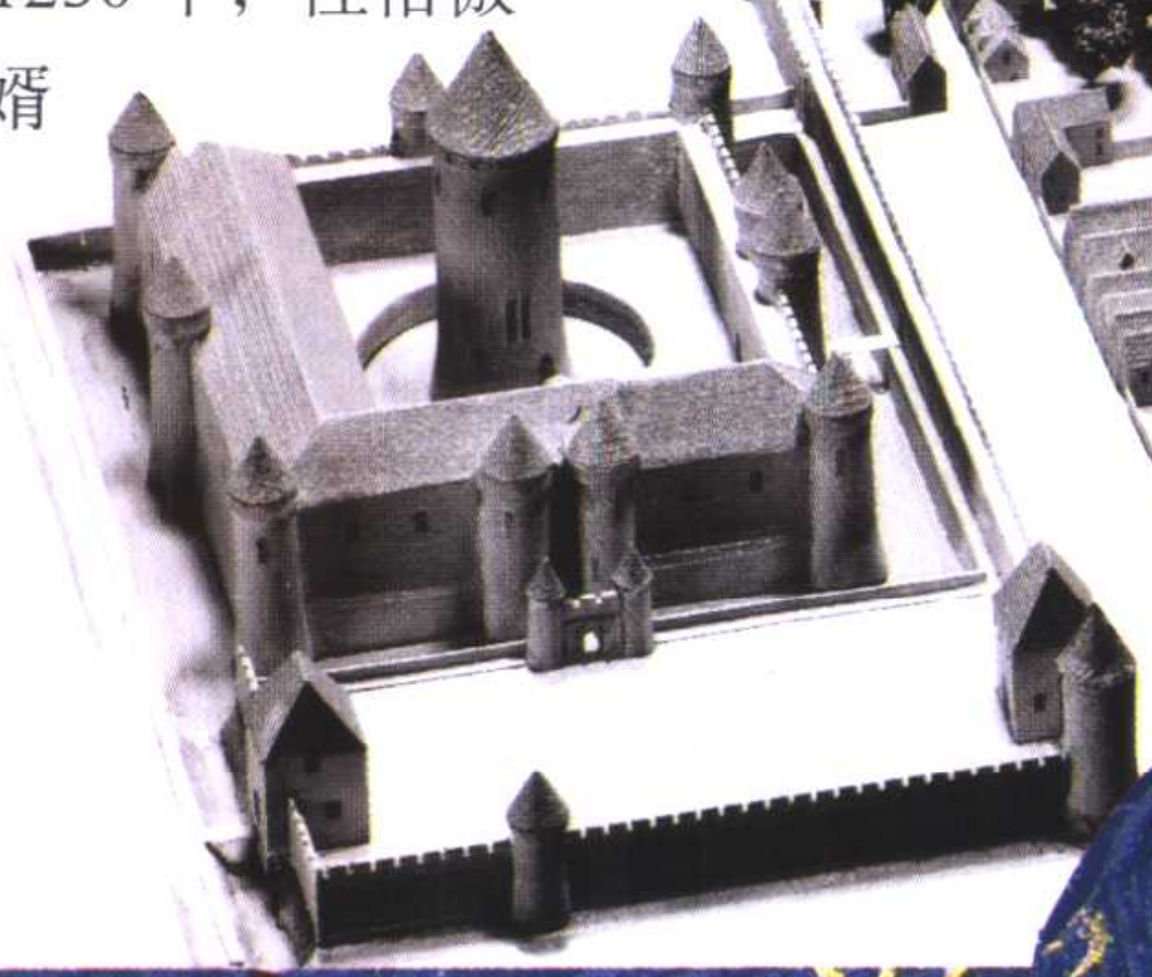
腓力二世的登基不但使主塔作用有了重大变化，而且它的式样也有重大的改变。作为皇家风范的主塔应首推卢浮宫主塔，它建于1190年，耸立在圆锥台上的一个朴实无华的圆柱体。虽然在建筑上毫无雕饰可言，但在整个法兰西旧制度期间，法兰西王朝所有封地全属该主塔管辖。这主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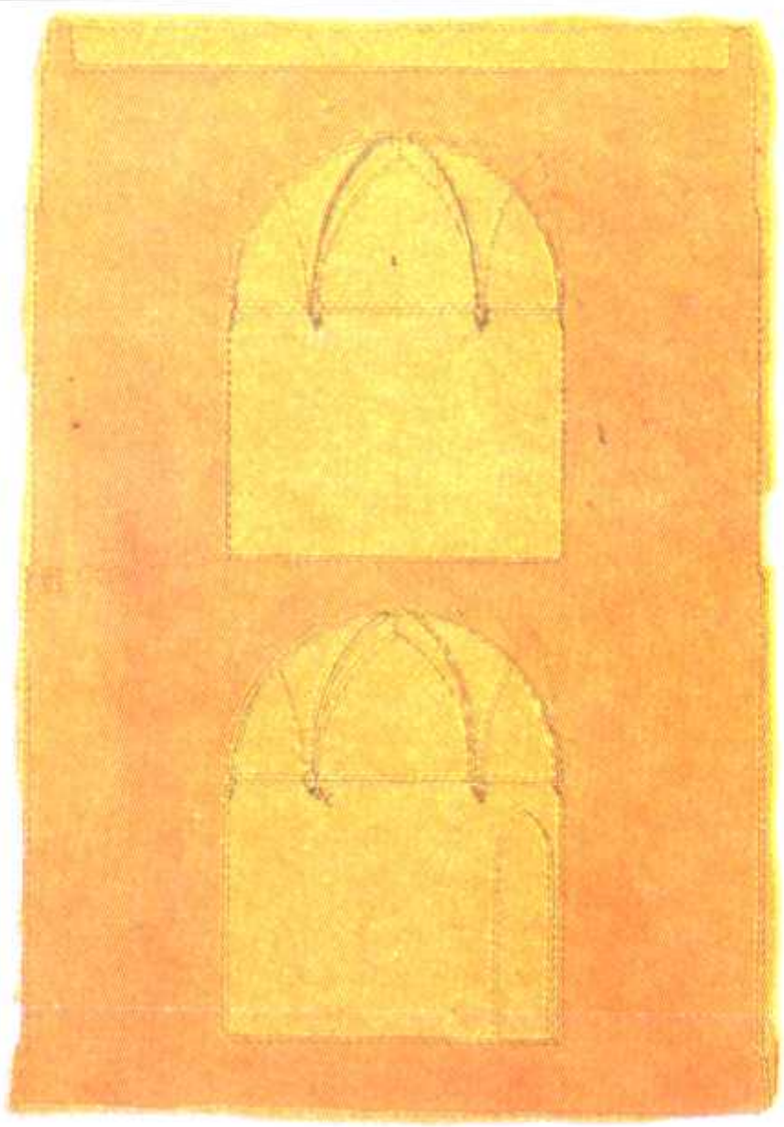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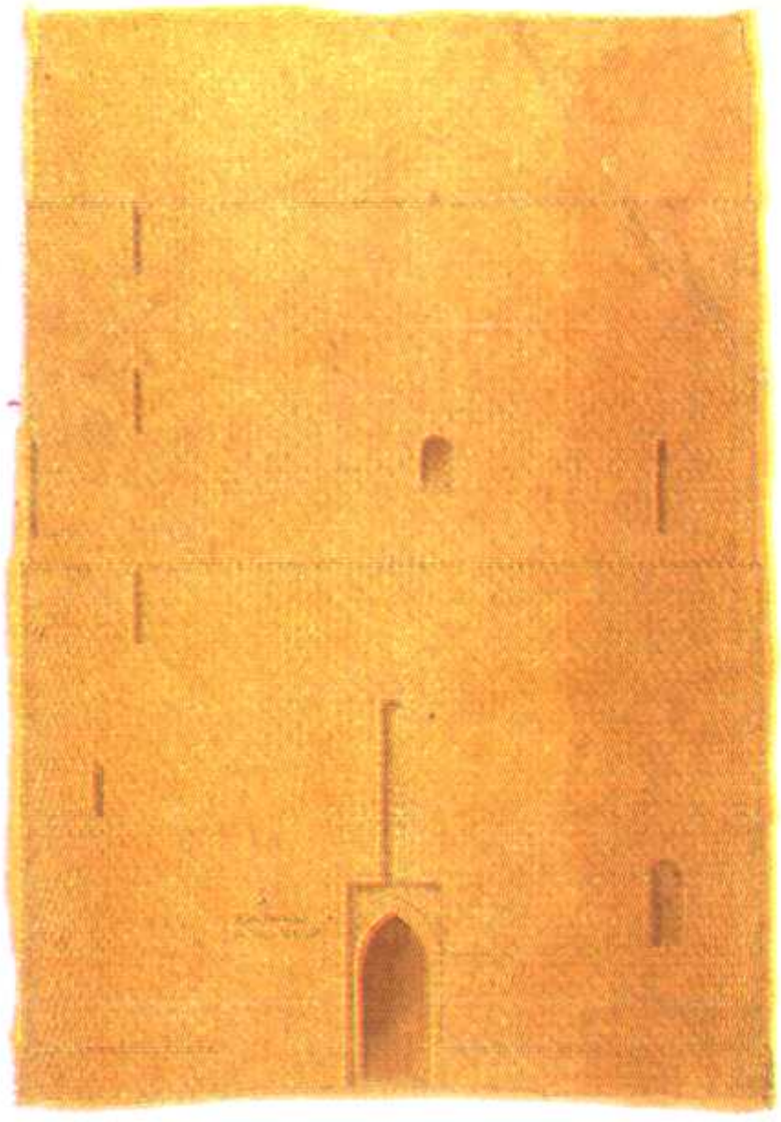
成了整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除了它在制度上的作用，由于腓力二世的势力，卢浮宫主塔成了主塔建造最规范的参照模式。于是，卢浮宫主塔很快被各地王家城堡竞相仿效，例如布尔日、杜尔当、拉昂、利勒博纳、里永、鲁昂、阿夫尔河畔的韦尔纳伊、韦尔农、约纳河畔的韦尔纳弗等地。腓力二世利用手中权力，迫使许多已有主塔的城堡接受这一模式，圆形主塔的影响是如此地强大，盖过了以前的封建象征，同样的例子在日索尔和希农也能看到。13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照搬这一模式的领主有时并不满足，毫不犹豫地超过它。1230年，性格傲慢的日耳曼皇帝的女婿昂盖朗三世男爵在古西建造了一座主塔，比传统的主塔大一倍，直至1917年毁于德军的炮火以前，它是欧洲最大的

1190年起，腓力二世建造的那些“大塔楼”，肯定是当时城堡建筑上的一桩大事：并不指设计，而是指它的真正的标准化概念。它使高耸在城堡上端的塔楼外形——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在气势上——都有了统一标准，证明了这位独特的征服者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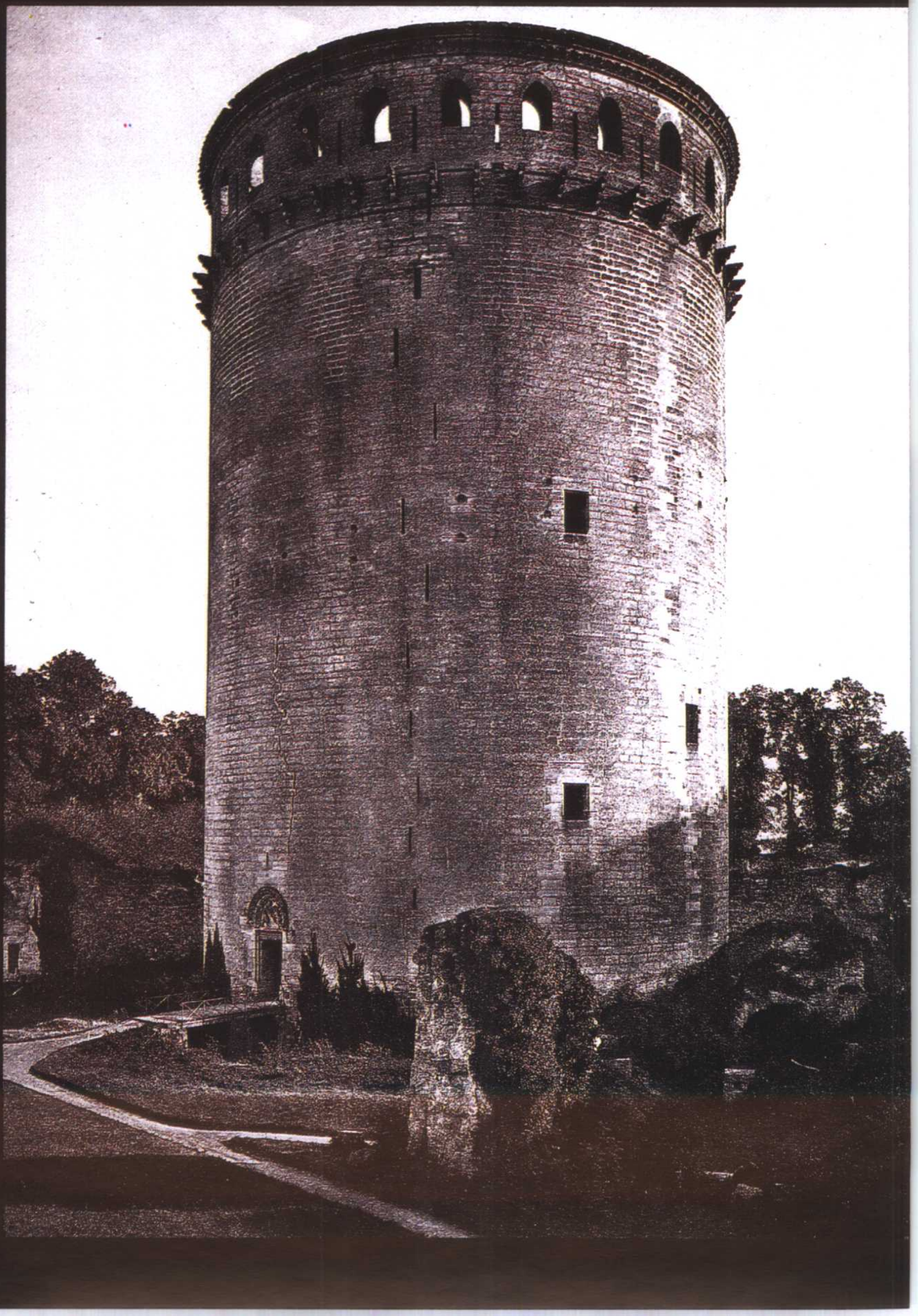




主塔。反过来说，这一毁坏尽管有其消极面，但它表明了这类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所具有的影响力，并且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以后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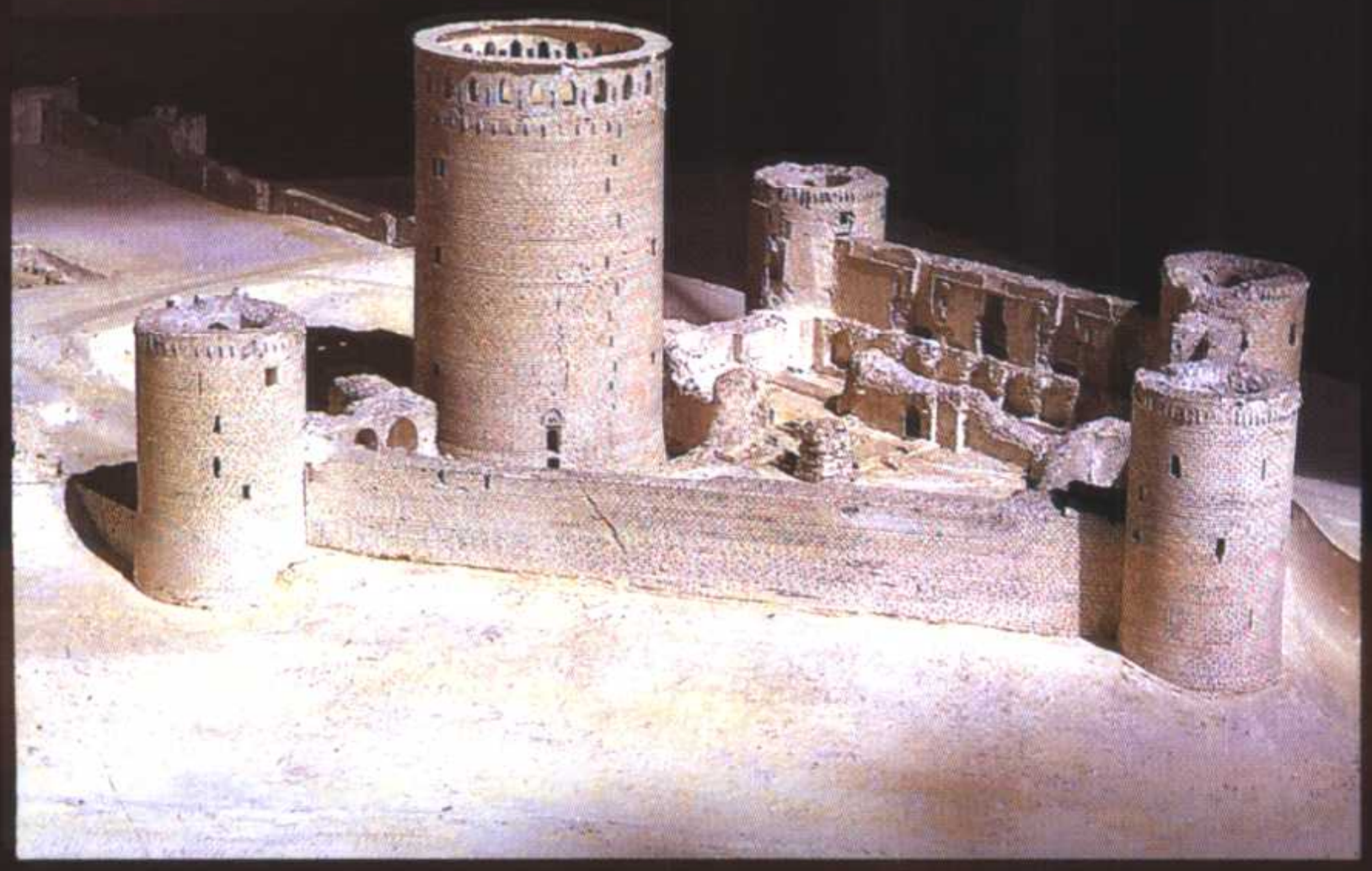
这一模式大大超出了法兰西王国的范围，英国的城堡建筑大量抄袭了这一样式，例如彭布罗克主塔、巴德纳堡和博斯韦尔堡。在东欧的日耳曼国家里，这来自腓力二世灵感的城堡模式同样受到了欢迎，例如贝希格海姆、赖兴贝格、阿巴堡或诺恩比格几乎全是这模式的翻版。即便是日耳曼影响无法企及的地方，例如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同样能看到这一模式。不过在东欧，主塔的作用有了异化，成了钟楼。

卢浮宫主塔建在长方形围墙内（左下图），是腓力二世系列风格的第一座城堡，随后，这些主塔竖立在围墙角落，如同杜尔当堡一样（左上图），里面有壕沟相隔。塔顶上通常饰有木砌体和圆锥顶（见61页图），每层楼都有相同的尖形拱肋，正如鲁昂主塔（la tour de Rouen）的剖面图上所见（右上图）。内楼有两个挂吊桥的出入口，一个朝内部，另一个朝广场外，还有一些壁炉、井、厕所和一个面包炉，这些设施使这里宜于居住。但居住在这里的更像是驻守人员，甚至是囚犯，并非是当地的驻扎官。





古西主塔是欧洲无可争辩的最大主塔，1917年被德国军队所毁。它从腓力式主塔的建筑受到启发，如同这些腓力式主塔一样，古西主塔建在围墙角落，内部一条壕沟将它与城堡分开。但它那31米的直径与54米的高度，使它成为一个傲人的宏伟建筑。这气派与建造古西主塔的昂盖朗三世的雄心壮志完全一致，他于1225年建造了它。主塔顶端饰有尖顶拱的齿状雉堞及其承受木廊的托架围墙，使这主塔非同一般。左边照片和收藏在法国历史文物博物馆的模型（本页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特色。该塔共分四层，每层都有尖形拱肋，最高二层是如此的高，但没什么真正用途，上面是个平台。至于其他围墙，并没给这宏伟主塔起到什么重要作用（本页下图为模型）。



当然，“腓力”模式的主塔不同于上世纪的可居住主塔，它没有壁炉、厕所和水井等舒适的起居设施。它只是象征性建筑，表示王朝的权势，甚至领主的权势。

钟楼

在日耳曼影响所涉之处，主塔作用通常严格限止在象征意义上，除了哨楼功能外，没有其他生活用途，从波西米亚山（Boheme）到孚日山（Vosges），沿海西丘陵（Hercyniens）矗立的阿尔萨斯（alsaciens）和日耳曼（Germaniques）的“钟楼”就是这类主塔。而且，这种作用单一的主塔并不仅局限在日耳曼影响的地方，在其他地方都有，例如11世纪和12世纪，在利穆赞山（Limousin）、朗格多克和下普罗旺斯。通常是些长方形或圆形的主塔，占地面积小于8平方米，每层楼的小厅空荡荡。封建体制等级往往取决于面积的大小。

主塔的变化

13世纪、14世纪和15世纪，无论在构图还是在规划中，原先与主塔有关的各种趋势依旧存在。最常见的是住宅型主塔，将居住功能与其他作用融为一体。当社会危机加剧时，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14世纪中期，当百年战争因地区间争执持续不断而孕育冲突时，居住型的主塔却进入了真正的兴盛





期。1361年开始建造的万森王家主塔是新生代城堡最壮观的一个模式，此后产生了布列塔尼的埃尔旺和乌栋主塔、普瓦图的拉罗歇尔主塔和安省的特雷武主塔，以及诺曼底的圣索沃尔－勒－维孔特主塔等等。其式样丰富，有的甚为讲究，从简单圆形一直到八角形，最常见的是带墙角塔的长方形主塔，在15世纪，它成了中等规模的居住主塔的原型。适合当时流行的设计，在四周角落有附属小塔。

自12世纪，内穆尔或梅茨－勒－玛埃莎尔也有了带墙角塔的长方形主塔。13世纪和14世纪，这类主塔一直遐迩闻名，例如科比耶尔（Corbieres）的阿尔克主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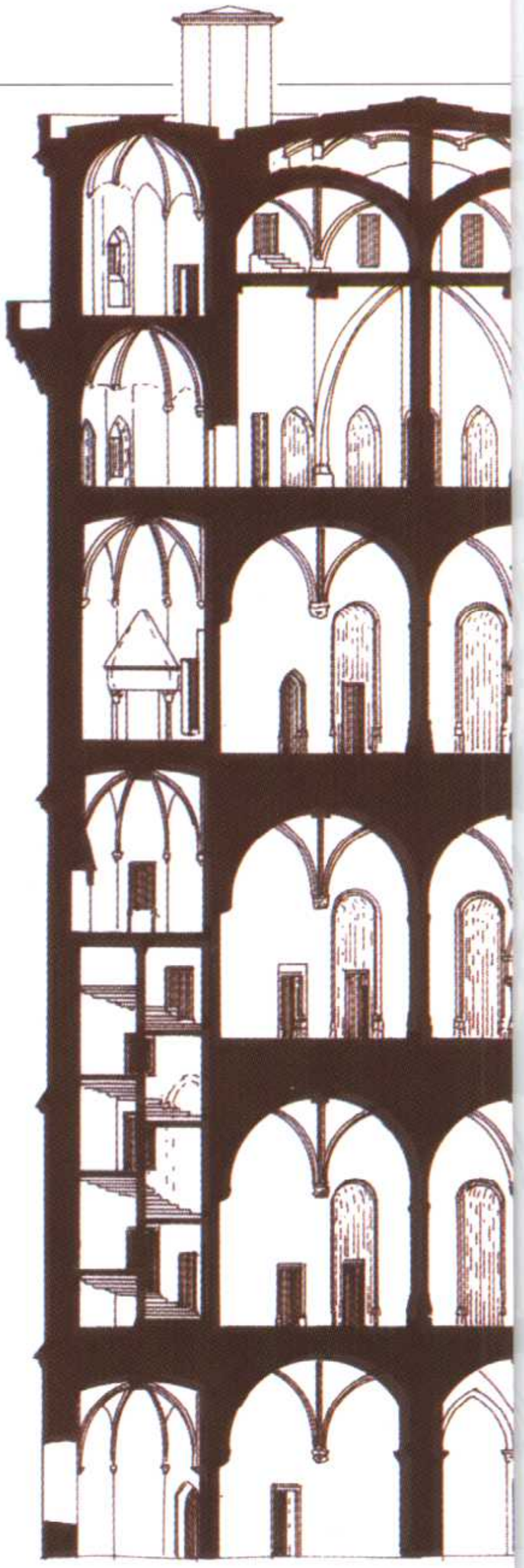
日耳曼城堡内通常有些无人居住的狭长塔楼，被称为“钟楼”。习惯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13世纪，在阿尔萨斯（Alsace）的拉特桑沃森堡（Ratsamhausen，上图）增建了一座圆形的、可居住的主塔。这些钟楼通常是有防御意义的突角形，1255年至1265年在阿尔萨斯建造的奥腾贝格堡（Ortenberg）塔楼就是如此（左图）。一道带箭垛和木廊的多角形护墙紧围着它的底部。



和巴黎的圣殿主塔（Temple），在15世纪成了中等主塔的典型。对大多数中等地位的领主来说，这是他们的宅第，贝利（Berry）的莎尔扎伊主塔就是如此。在样式方面，长方形主塔和侧堡重叠在一起了。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同样的变化，同样原因得到同样结果，人们或许尤其会想到的是苏格兰或爱尔兰的主塔。

“门”：安全的象征

在许多时候，城堡的门是最重要的防御地方，许多规模不大的城堡，门还额外担起了主塔的作用，这情况并不少见。从最远的年代看，11世纪在帕雷西－斯格利姆勒特和12世纪在瑟农什就有此类情



1360年起，查理五世（Charles V）在万森堡内造了一座长方形木塔（上图），四周有小塔。木塔中央有王家内室（在第二层），周围是单间和祈祷室。楼上也是同样如此，有间王子的内室。其他守护人和仆人居住的楼面也是同样安排。





况，13 世纪中期贝利－孔特－罗伯特堡有两座同主塔一样的长方形门塔。有些城堡的门还是重要的居住场所，12世纪末克雷皮－昂－瓦卢瓦就有这样的城堡，在14世纪下半叶，这种现象在布列塔尼或公国一类城堡中尤为显著，无论是公爵城堡或相似阶层的城堡都有这类门塔。如维特雷或苏斯西尼奥及布列塔尼的蒙托邦均为如此。

门有时极易受到攻击，建筑师就在门上建了座小教堂，并置有祈神守护，于是门便在圣徒的保护之下了。罗曼时期，多尔多涅省的蒙费朗－迪－佩里戈尔堡和佩斯蒂拉克堡就是这样。后来，让·德·贝利受了这影响，14 世纪末，他在耶夫尔河畔的默安堡中就用了这一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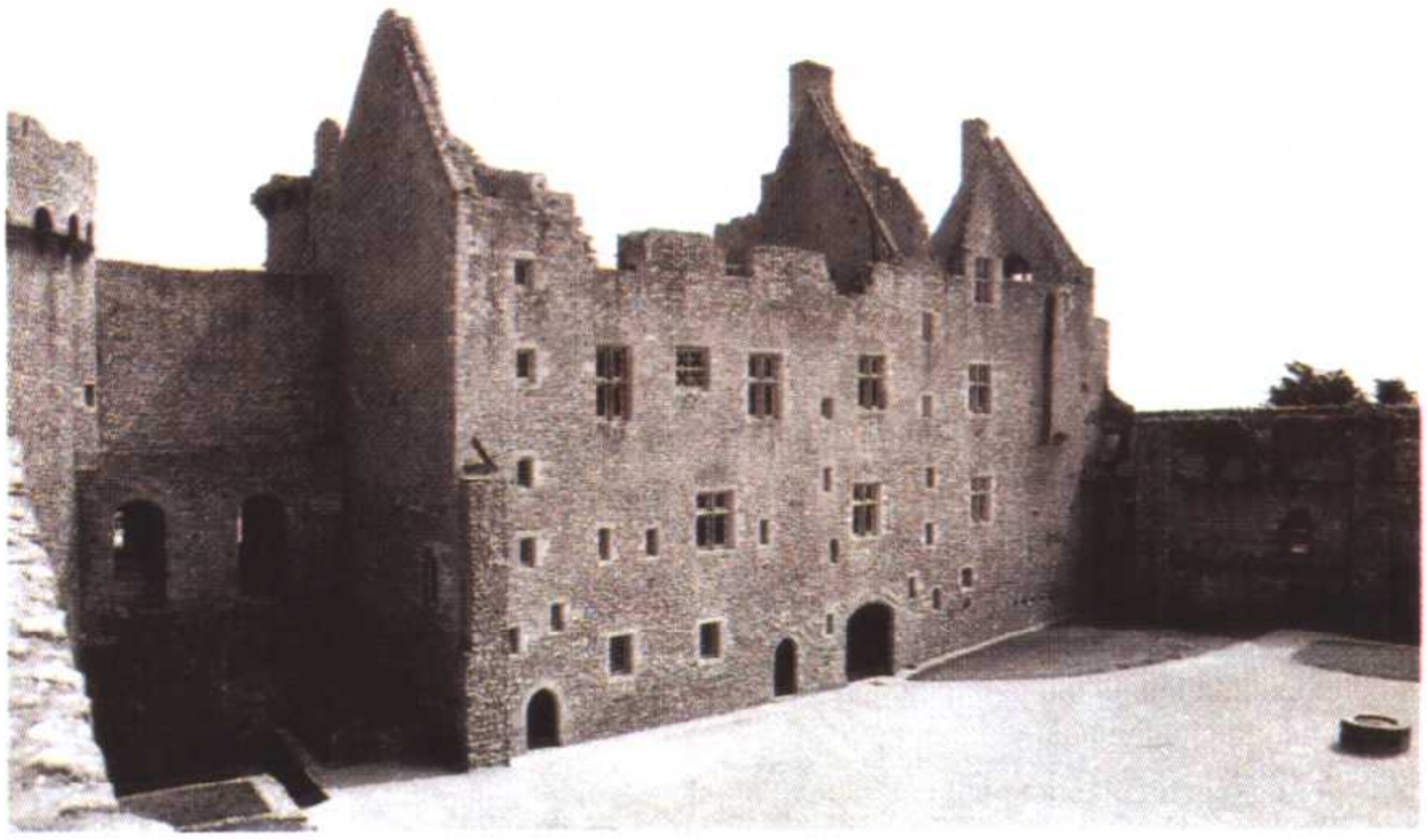
弗兰德伯爵家族（Flandres）阿尔萨斯的腓力（Philippe d'Alsace）在 12 世纪后期完成了根特堡（Gand）的建造。护墙上有守望台，这居住性的主塔是在一个 11 世纪大厅填高后建成的。在围墙出入处的上方安了座小教堂，墙边有 2 座多角小塔，把宗教守护作用和防御作用结合在一起。



从象征意义上看，在门口建造小教堂或住宅，其效果是一样的。因为，在一个代表着保护神威力的宗教建筑的地方，领主住宅的存在完全有同样的意义。在门的上方，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军事与世俗的力量，不仅给大门带来安全，同时也带来了庄严与高贵的氛围。

门除了有宗教保护作用外，同时它历来还是领主喜欢炫耀建筑华美、防御坚利的好场所。13世纪末，可以看到到处盛行防御设施复杂的大门，如美男子腓力（Philippe le Bel）时期，普罗万、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卡尔卡松（Carcassonn）及艾格·莫尔特堡（Aigues-Mortes）。

门既有防御作用，又有象征与装饰作用。14世纪末，在维特雷（上图）如同在朗热（中图），由路易十一（Louis XI）建造的城堡里，在装饰精致的突堞下有一架吊桥。



有时，因在通道上有领主的住房，门就显得格外重要。维特雷（左页图）是这样，苏斯西尼奥（旁图）也是这样，布列塔尼的让四世公爵（Bretagne Jean IV）在该地造了一座城堡，它是一幢长方形楼房，入口处两旁有二座门塔。偌大的一幢建筑，楼上、楼下都有厨房、大厅和公爵的内房，朝院子的门却被远远地安排在一旁。

14世纪末，贝里公爵家族的让（Jean）将耶夫尔河畔默安的雕力式城堡改成了城堡建筑中的真正瑰宝，侧塔顶端饰有花边状的石饰，烟囱林立，图画精美的突廊围绕着护墙和主塔，墙上凿有哥特风格的网状窗棂。在门前有座凸形的建筑物，上面盖有彩色玻璃的小尖顶与三角帽的小教堂。

具有军事作用的侧塔、箭垛、木廊、突廊



侧塔(les tours de flanquement)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建筑术语中被称为“tournelle”，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另一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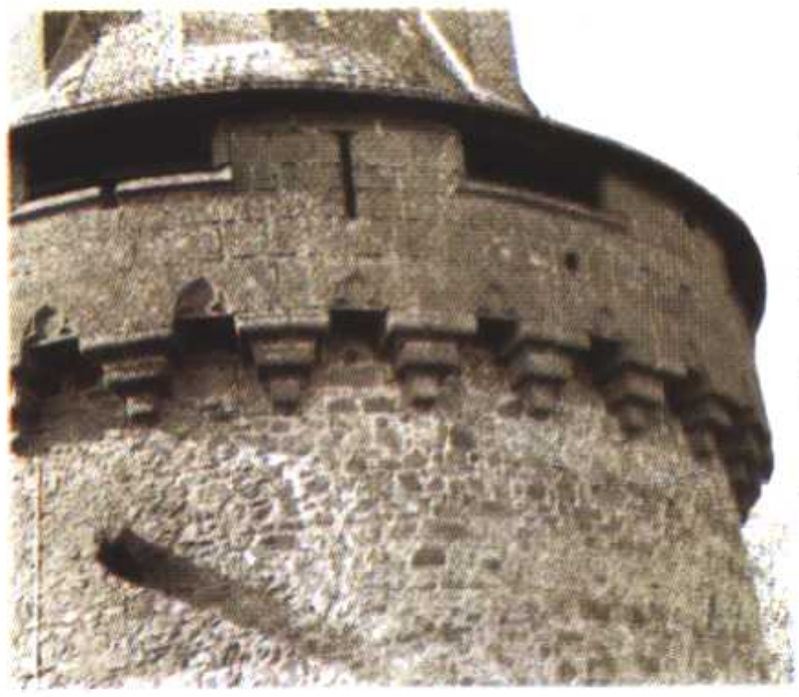
与土台或主塔不同，并不是在于它们的存在，而是在于侧塔的数量或位置。许多古代文献中这样来描述侧塔：“数量众多，其高度远远超过其他建筑物，……”12世纪下半叶它才在中世纪的堡垒中出现，后来在王家建筑中迅速得以普及。首先是方形，后来是圆形或半圆形。

由侧塔数量来表达军事实力的这一特性有了变化，出现了侧塔的其



西班牙城堡的丰富多彩装饰，城堡的顶饰、雉堞、突廊和哨楼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安普迪亚堡（Ampudia，左图）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参见61页和书末的名词解释）。

他特性，这些特征与其说表现在封建制度上，倒不如说是表现在军事实战上，甚至是专业上。就拿城堡墙上的箭垛来说，它的出现就意味军事实力的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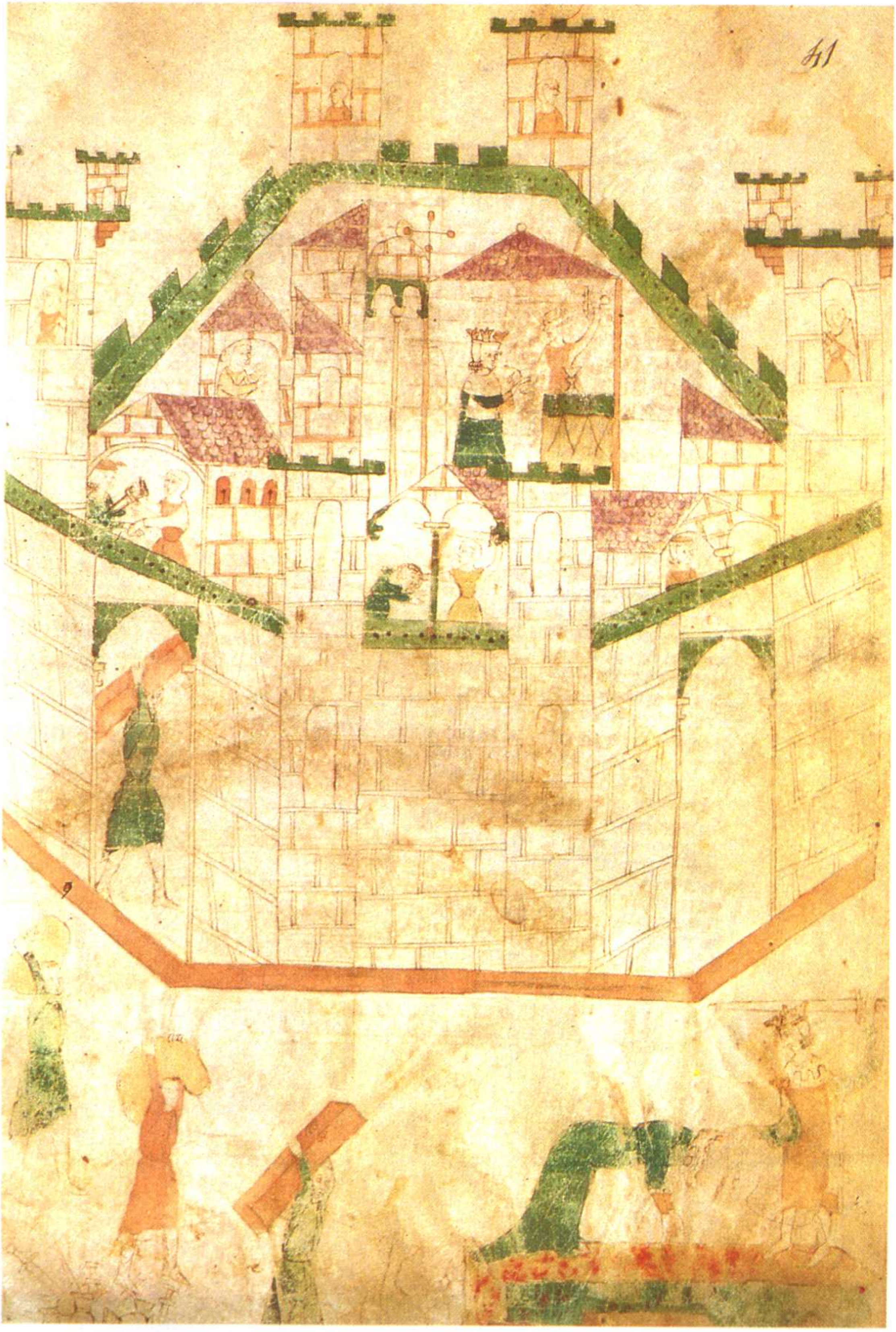


领主为了炫耀自己，有时将箭垛凿在弓箭无法企及的高度。自13世纪起，箭垛成了城堡的重要标记，不管其效用如何。

城堡顶上的防御也是个表达实力的机会：木廊，悬突的木胸墙，还有托架上的石突廊都是城堡实力的象征性语言。毫无疑问，这些设施确实有现实的防御功能，但也越来越起到了明显的炫耀封建等级的作用。

自14世纪起，突廊成了城堡装饰的一部分，例如布列塔尼的孔堡（Combourg，旁图）。

九座浮现在树林的塔楼使万森堡显得气势雄伟（下图），城堡的设计是让每座在宏伟的王家塔楼俯视下的塔楼，都有与查理五世最亲近的朝臣居住，在它的防御设想以外，更能体现封建体制的观念。



加尼埃必须建造蒙塔日（Montargis）的所有小塔，每座小塔的费用为40磅，墙厚5.5英尺、直径8英尺，小塔有两层楼、一道胸墙和一道带雉堞的围墙。两座小塔都有门，门前竖狼牙闸门，并凿好射击孔。每门塔的收费为100磅，用来支付所需的石灰和木料。

腓力二世的施工说明书，
1205–1212页

第二章
式样与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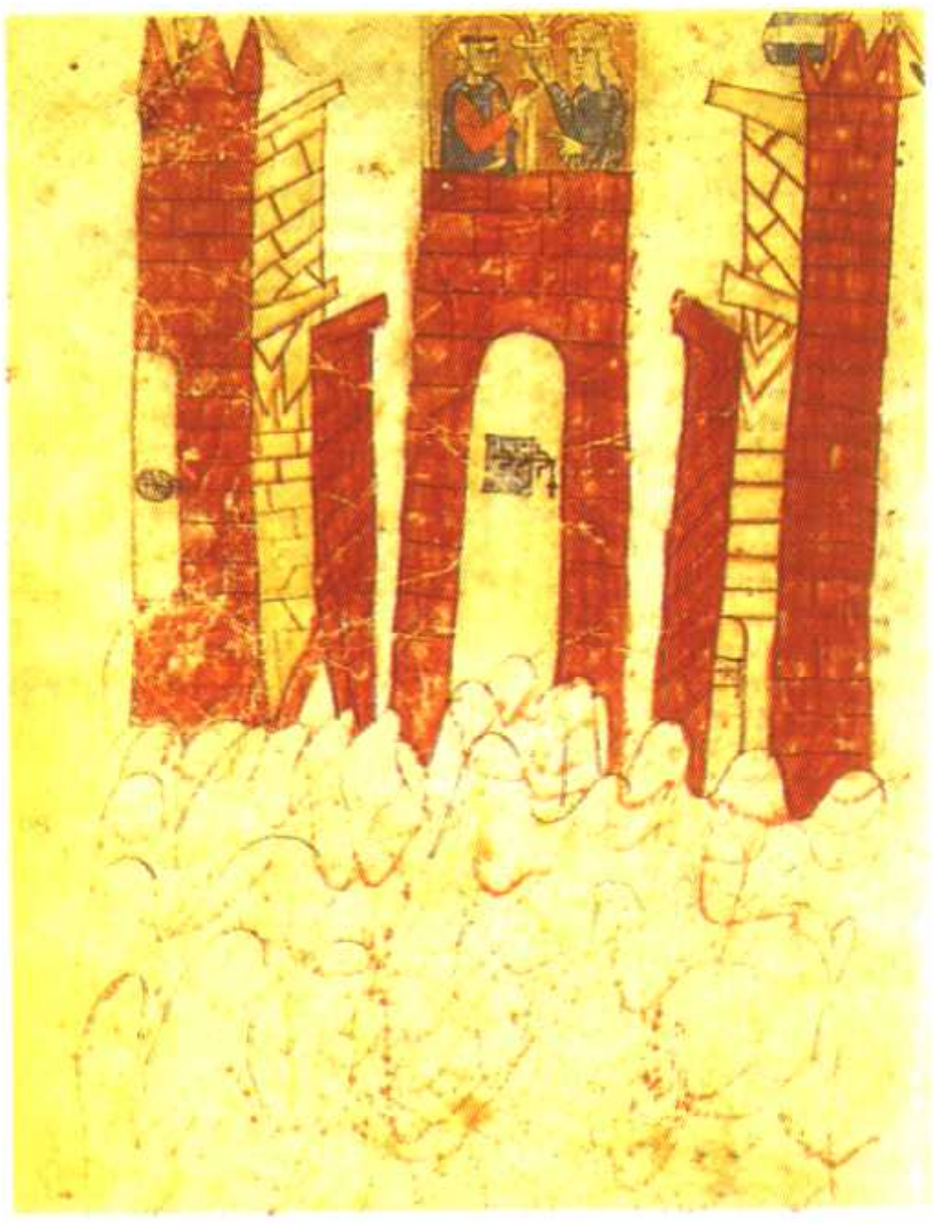
建筑式样的完美一贯是设计者的宿愿。这些几何图形是神奇完美的反映，当然它们还得在生活现实中作检验，……

城堡的式样历来是城堡建筑师的表达象征，简洁的土台是城堡的一个特性，垂直的主堡是另一特性。在11世纪与12世纪期间，城堡的式样足以满足城堡建筑师



的炫耀需要。

12世纪下半叶是个转变期，城堡结构越来越紧凑、简明、几何图形化，技术的进步使城堡建筑师能依据自己的能力而造出不同式样的城堡。这个变化与当时封建社会的财政、经济的变化同时出现，事实上已经抛弃了传统的土堆城堡的方法，开始用砌石技术。在主塔的建造上可以看到这些效果，它们一旦渗透到城堡的设计理念中，将远远超越城堡建设的本身。



两位人物站在门塔高处，可能是朗斯洛（Lancelot）和圭妮夫尔（Guenievre）。他们从具有罗曼风格的拱廊窗台上审视着四周。其他的塔楼由于带着雉堞，便显得像军事设施一样。门上的那个门栓透露出一种相当复杂的内心状态，它与城堡有关呢，还是与那两人有关呢？

城堡建筑师与地位显赫的国王对城堡式样在观念上的掌握，大概在12世纪下半叶。可以肯定，这是因为吸收了十字军征战时见到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或在城市的古代建筑的风格，然而，这一同化只有在一种政治与社会结构设立后才能发生，而这社会结构能再创类似罗马帝国或拜占廷帝国的条件在于：其一，集权化——不管它是金雀花王朝（Plantagenêt）还是卡佩（Capet）王朝；其二，通过有效的税制来调动现金；其三，越来越专业化的建筑技术；最后，对过去的成就再三反思。

这些条件是转变的关键，在这场变化中出现了新的城堡和围墙。

腓力二世的影响与作用：对称的石围墙

腓力二世擅长将这些认识予以具体化，但还得靠有专长的建造城堡工匠的齐心协力。标准的腓力式城堡是，其城堡由长方形的围墙和四周有规则地矗立的侧塔组成。当然，地势不同，式样也不同。例

工匠们忙着搬运石块和砌石，国王在招呼那个建筑师。在这15世纪的小塔楼上（左图），建筑师站在多角形小塔上对领主脱帽致意，绘画人希望由此描绘出建筑师在建筑中的重要性。



13世纪末威尔士被征服后，英国国王对城堡的建筑形成热潮。在这期间，爱德华三世参照了腓力二世的城堡模式。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与其参照模式相比，他们造的城堡更为精致。尤其在正门的广场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在博马里斯（上图）和哈勒赫（下图），从而被称为“门塔城堡”。

如卢浮宫是简朴的方形主塔，而蒙莱里镇的城堡是五角形。

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13世纪初，与法国在历史建筑物文化观念上最相近的英国，给这变化提供了最好场所。该世纪的最后30年里，爱德华三世（Édouard Ⅲ）在威尔士（Galles）建造了一大批中规中矩、富丽堂皇的城堡。包括康韦（Conway）、哈勒赫（Harlech）、博马里斯（Beaumaris）、弗林特（Flint）等地，尤其在弗林特，独立的主塔完全参照了腓力王家城堡（Château royal Philippien）的模式。

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出现了这一变化。即使在一些受日耳曼帝国统治的地区，它们与拉丁文化相隔甚远，但腓力二世的城堡建筑小组引进的城堡式样对当地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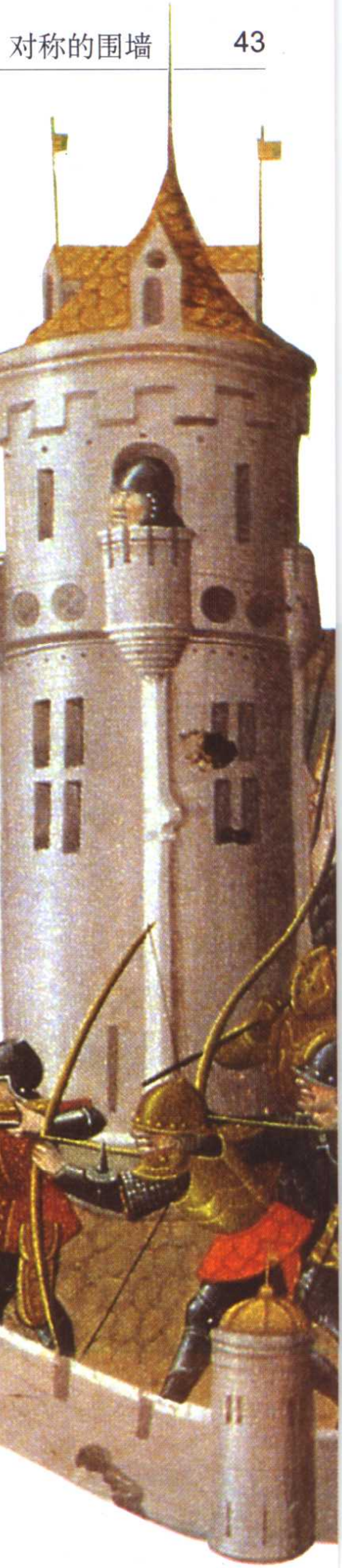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的故事是中世纪插画家最热衷描绘的故事之一。在这件1470年的画稿中，这座圆形主塔周围矗立着护墙，墙角建有规模不大的哨楼，这式样充分表现了当时封建建筑的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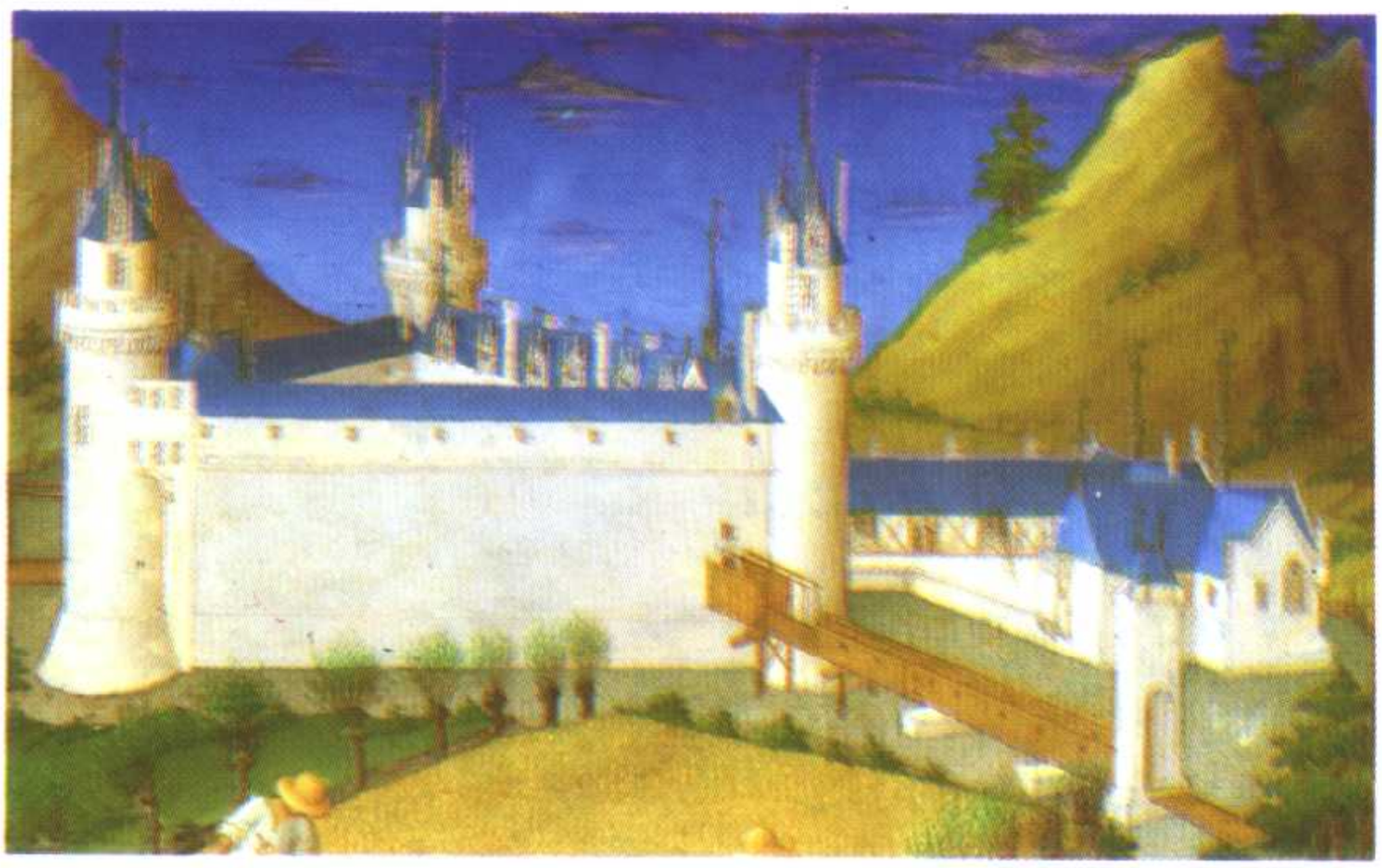


产生了影响，一直传到更远的地方，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在这些国家里，还能看到至今仍被认为“受法兰西影响”的城堡建筑。

建筑师和几何图形

这一变化除了上述的直接结果外，为了满足不断出现的新需求，建筑师的专业分工愈细，造出越来越讲究的城堡。虽然建筑师对有规则侧塔的基本概念极为熟悉，但对式样的格式化还是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于是出现了对称多边形的城堡式样，蒙特堡（Castel del Monte）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它是意大利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 Ⅱ）于1230年在意大利的阿普利亚（Apulie）建造。完美的外形、八角形的主塔、旁有八角形侧塔，共有八对，完全对称，地形优越。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完美的几何图形本身就构成了王室权势的特点。并没用命令来扩大其影响，然而，在西欧不少地方都在介绍这些类似的城堡，这几何图形的影响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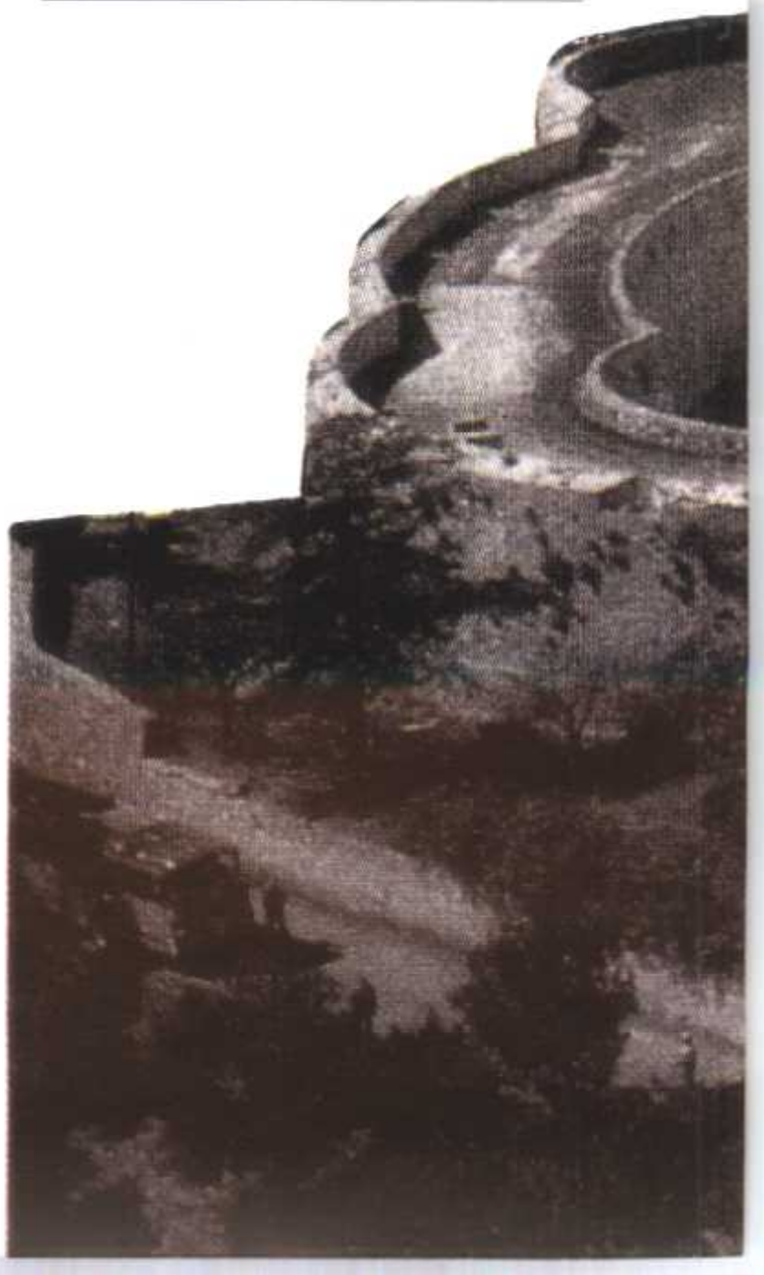


普瓦蒂埃堡（左图）在13世纪上半叶由法兰西国王建造，它是个三角形的城堡。这样图形的城堡不多见。因实用价值不大，围墙的直角取消了。为了让它变成真正的王宫，贝利公爵在14世纪末将该城堡里的住房全部作了改建。

这一变化还表现在等边三角形在城堡建造中的运用，例如圣路易在普瓦蒂埃建造的矮城堡，或1280年在英国加拉弗沃克堡；正方形在城堡建设的运用也体现了这一变化，这一形式得到腓力二世的推崇；它还表现在对称多边形上，例如蒙特堡。但在阿尔萨斯的众多城堡建筑中也不乏其例，其中最好的应数埃盖塞姆堡，还有在其他的建筑中，例如在14世纪末贝利公爵建造的孔科雷索堡。圆形城堡的出现是这变化的最高阶段，这完美的式样有着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这应归功于阿拉贡（Aragon）和马略卡岛（Majorque）的国王。还有贝尔韦尔西（Bellver），他将圆形城堡巧妙地与腓力式城堡（拥有独立主塔与侧塔）糅合在一起，在当时的西方建筑中，这还不多见。该城堡式样在14世纪初期初具规模。75年后，英国的昆伯勒出现了类似的式样。16世纪，旺代省的科默基耶堡也仿效了这一式样。



圆规与角尺是当时技术人员的主要工具（左下图）。城堡往往建筑在山顶与峭壁之间，城堡的建造者（他们通常是专家）按照崎岖的地形设计出复杂的图纸。





贝尔韦尔西堡是中世纪王家建筑中的瑰宝之一。该城堡是热姆二世（Jaime II）于14世纪初在马略卡岛所建，他将雕力风格的建筑（独立的主塔与对称的侧塔）与当时罕见的圆形结构合在一起。内部的院子极为完美，楼上、楼下的哥特式走廊可以通达堡内的大厅。

精神上的向往

涉及到精确模式或精神向往，式样与构图是最有象征性的重要因素。对多角形甚至圆形的追求，只是说明了对完美的向往。天堂般的耶路撒冷（Jesusalem）就是这一代表，在细密画中它总是圆的。确实，由于地形的局限，很少城堡和围墙能采用这样完美的式样。通过对草图、几何图和对称图的研究，人们发现，自12世纪下半叶起这一图形无处不在，它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化。

随着其他标准的兴起，这一象征性图形逐渐隐退了，但在1360年至1370年建成的万森城堡，它那规范的对称图形证明了对这完美样式的运用已到了何等地步，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依旧代表着封建权力。

腓特烈二世皇帝1230年在普利亚建造的蒙特堡开创了一种新形式。这是一座狩猎用的住宅堡垒，城堡呈八角形，四周耸立着8座同样也是八角形的小塔，在城堡的内部，住房沿墙而筑，院子也呈八角形。这城堡形式简约，是马略卡岛国王



的贝尔韦尔西堡，它体现了住宅建筑的理性设计：带拱顶的楼房环绕了一个露天院子。同一时期地中海的所有的新建筑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理念。

侧塔

既然大家一致认为，围墙必须是几何图形，那么关于城堡的其他部分，人们也作了同样的研究。首先是主塔，随后是侧塔或小塔。事实上，有两种表示权力的形式已远远超出了中世纪的年代，其一是圆形以及它的变异式样——半圆形或马蹄形半圆形；其二是长方形，更准确地说是四边形，因此这样说时还包括正方形、梯形和其他类似图形。

除了这两种标准式样之外，还有其他式样，首先是规则的多角形（六角形、八角形，甚至十二角形），其次是非规则的多角形，它有一个防御用的突角形，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式样（如椭圆形）。与过去的说法截然不同，使用这种图形或那种图形只是反映城堡建筑师的本人想法，年代不同，地区不同，图形也有所不同。

小塔的不同样式

在所有式样中，最常用的无疑是长方形（四边形）。由于建造容易，古希腊堡垒建造中普遍使用了它。但在整个西方世界，罗马文明和高卢－罗马文明却更喜欢采用圆形或半圆形。

然而在中世纪，那批最早用石块砌侧塔围墙的建筑师，开始转向建长方形塔楼了。在最古老的古堡中，1136年建造的卡里斯布鲁克堡（Carisbrooke）、1130年建造的切斯特港堡（Portchester）、1140年建造的英国舍伯思堡（Sherborne）和1130年至1160年建起的日索尔塔楼，都可以说明人们采用这种方便的方法。



在西方罗马时代前就存在的圆形建筑一直是罗马堡垒的典范。奇怪的是，在12世纪的最后若干年里，它才逐渐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堡垒建筑中。自1190年起，将它作为西欧的建筑原则予以确定还是腓力二世，他

这种轴心图、圆形图和多角形图，总是是建筑师和画家尝试表现的完美形式。



的城堡建筑师们恢复了罗马王朝或拜占廷王朝有关城堡的老标准。在罗马帝国影响所及的地方，这样的塔楼到处可见。

精益求精的构图

同一年代更讲究的侧塔问世了。在12世纪最后25年里，多角形的塔楼得到金雀花王朝国王们的欢迎，不管是规则型的（如杜沃河、栋夫龙），还是不规则的突角形（如日索尔）。同时，金雀花王朝的建筑师在对设计继续研究的同时，还创造出椭圆形的塔楼。13世纪最初的20多年里，在帕尔特奈（Parthenay）、古德瑞·萨尔帕特和杜沃河都有这种椭圆形的塔楼。同时，霍思斯陶芬的腓特烈二世国王在蒙特堡或在西西里岛的奥古斯塔堡（Augusta）建起了多角形的侧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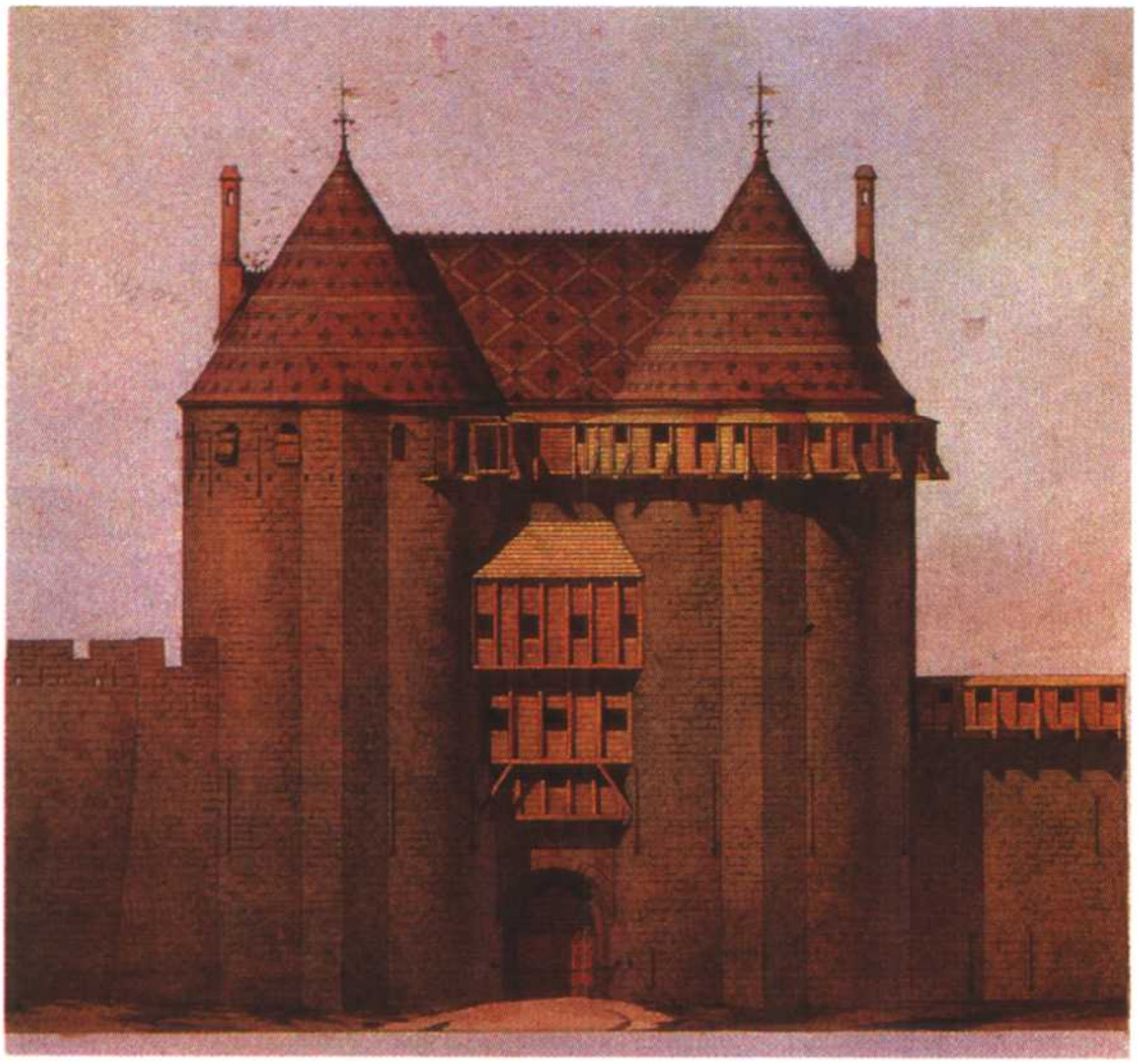
1150年至1250年，西方世界在建筑研究上进入了成熟期。但这一研究仅局限于人口稠密的城镇，在他们征服的近东国家里，这一研究却进展缓

11世纪末，金雀花王朝特别重视城堡形式的研究。1205年前建的椭圆形的洛什堡塔楼（图中）是个极好例子。其目的无疑是让塔楼的墙面较少呈现，不易让石弹击中，但实际效果并不好，因为在突角形的工事角落里的箭垛特别容易受到攻击。





在中世纪的城堡建筑中，城堡样式有很大的作用。建筑师经常用实用标准尤其是防御标准对其研究作解释。但12世纪中期建造的埃唐堡（Etempes），由四个半圆锥体合成的四枚叶瓣状组成，或许是为了建造最好的侧塔，它取消了长方形固有的死角。这一类建筑，人们并不在意内部空间的华丽建筑和圆形在观念上的力量。甚至在一个纯粹是军事的建筑里，例如卡尔卡松堡（右图），浮雕与法圈的突角形工事的结合，在设计上显然极为重视防御功能，但这样的突角形工事并无实效。不过在建筑上它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可以令人感受震撼。



由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所设计的卡尔卡松堡纳尔博内斯门塔（Narbonnaise），是1280年最具魅力的建筑之一（左图）。无论在空间图形上还是在技术上，它体现了全新面貌的王家建筑。

慢。令人感兴趣的变化是，在这些受古希腊、罗马传统影响的地方，圆形侧塔居然在11世纪至13世纪被他们抛弃，取代的竟然是简单的长方形侧塔。事实上，阿拉伯贵族在9世纪就会建造这圆形侧塔了。这些国家不得不从西方引进新的式样来重建新城堡，真可称“返回源头”了！

全亏了腓力二世的规定，

圆形侧塔才成了西方的首选。如果当时有人做统计的话，这种式样可能占绝大多数。但这并没妨碍建筑师偶尔采用一些古老模式，主要用在较为复杂的图形上，13世纪末在建造法兰西王家堡垒时，同英国一样，他们再次将多角形当作时行式样，例如卡那封和拉弗尔；或用更尖峭的式样，如弧形的卡尔卡松。



标准塔楼：是终结，还是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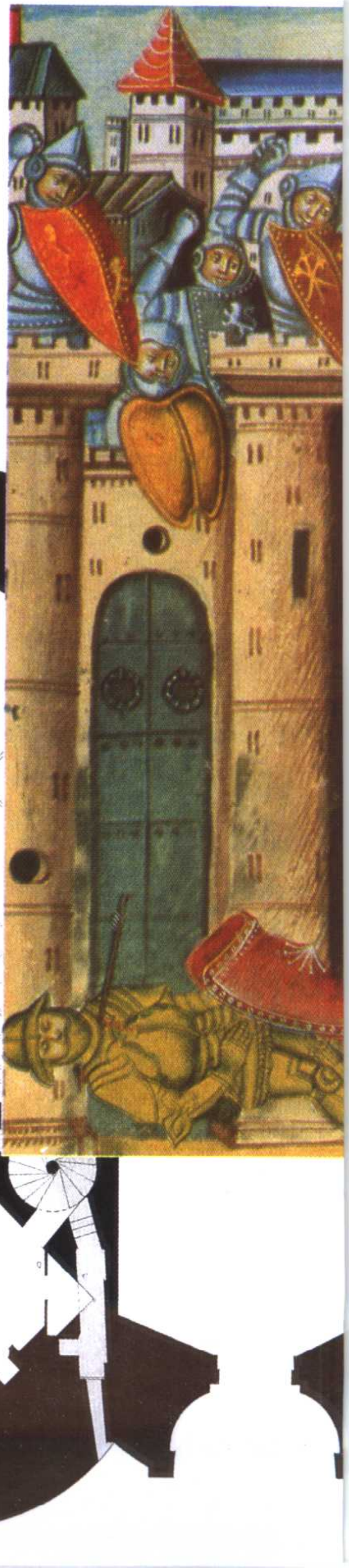
侧塔或小塔变化到最后成了标准塔楼，意大利文为“torriones”。塔楼为U形，墙厚约5米左右，这些侧塔在15世纪发展迅速。有时直接建在13世纪的古堡遗址上，有时（应说是经常）建在平原上。在整个15世纪，这些庞大的建筑物是封建社会



叙利亚（Syrie）萨奥纳堡（Saone）建于12世纪，是中东最早的圆形塔楼之一（上图）。

昂热堡（Angers）建于12世纪的30年代（中图），是圣路易国王所建。其建筑之宏伟、气势之磅礴，能与古西堡媲美。虽然没有主塔，但有无与伦比的一系列圆塔，每座塔直径约18米，各自相距30米，城墙上凿有大量箭垛。尚帕（Champs）门旁有两座塔楼，弧形突廊将它们相连（上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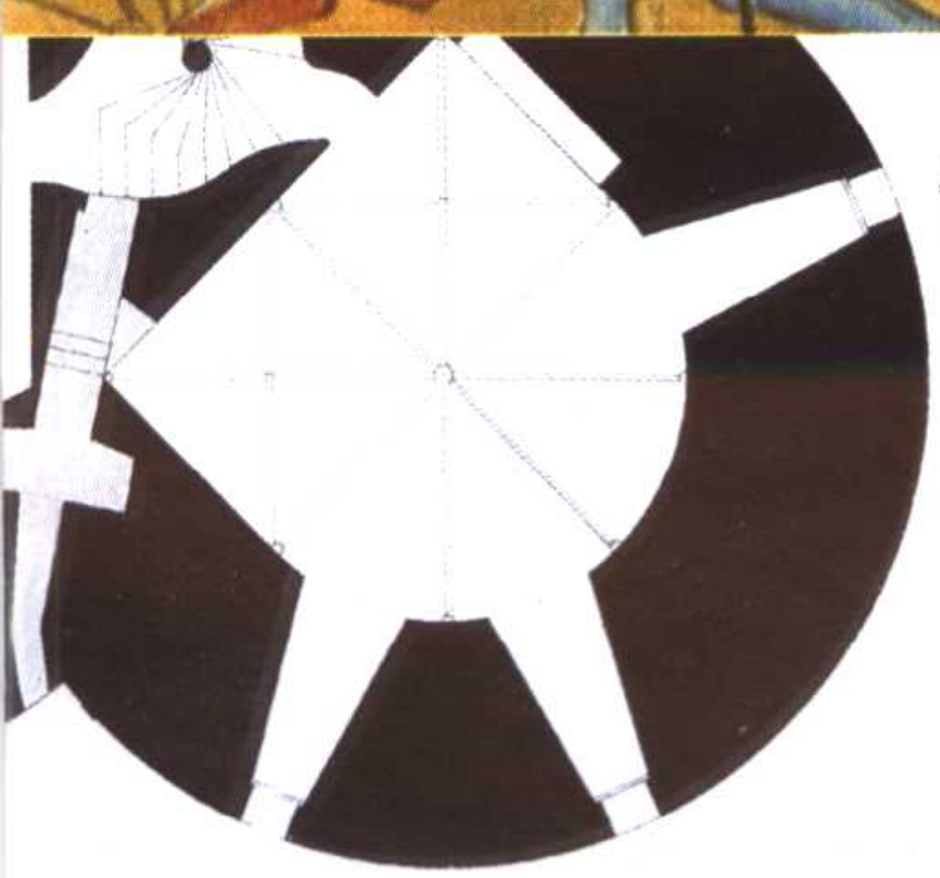
演变的必然结果，是建筑体系的最高顶点，也是一种技术的集中表现。然后演变成16世纪初在意大利或可能同时在法国兴起的堡垒。

如同腓力式侧塔一样，不管是国王建造还是布列塔尼公爵建造，是勃艮第公爵（Bourgogne）建造还是城镇建造，这些15世纪的标准侧塔在堡垒技术发展中，占据了具有决定意义一部分。

这些标准塔楼，无论是厚实还是低矮，都有一样低矮厚实的护墙位于两侧，它们是封建体制与技术条件之间的过渡性产物。在封建体制中始终存在“技术性”与“炫耀性”哪个为主的问题，而在技术条件中，仍然以技术考虑为重。



火器出现于14世纪中期，其发展极为缓慢。自14世纪起，箭垛有了改进，凿了不少可以用中口径火炮的射击孔，如同这围城的图画所示（旁图）。14世纪开始的30年，出现了扛在肩上的火器。建于14世纪60年代的朗布斯堡（Rambures，中图）充分显示，不仅射击设计上有变化，而且在经受圆弹的攻击上也有重大改善，它由六座粗矮的圆形塔所组成，厚厚的城墙相互倚靠。克利松（Clisson）设计的城堡体现了这场变化的最后结果（左图），在13世纪至14世纪的城堡前，那些庞大的标准塔楼建于15世纪至16世纪，塔楼的矮小为了躲避敌人的射击，厚墙（通常超过5米）的小缺口专门用轻武器，重武器架在平台上。



箭垛：一种防御作用……

自12世纪下半叶起，为了使用绳索射击器、弓箭和弩炮，塔楼和护墙被凿了不少孔洞。它们绝大



多数是些简单的凿在墙面上的横洞。按箭垛的斜面不同，洞的长短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洞的式样取决于可不可以朝下射箭。

且不说箭垛的防御功能，它们是城堡象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读了君主们针对建筑者设计建造凿箭垛或箭眼的禁令，就足以明白炫耀箭垛这一事实足以体现领主的社会地位。从这观点看，腓力式塔楼是个特别的模式，并不是说以前的堡垒没凿箭垛，而是指这些在不同高度和不同间距有箭垛的城堡和护墙，它们最终成了所有建筑的明确参照物，很快得到推广，当然这离不开法国王朝的扩张政策和对海外的影响。

12世纪末，在所有的城堡上都同样可以看到箭垛，它被斜面拓宽窗洞联在一起（上图是13世纪的法莱斯堡主塔〔Falaise〕）。为了方便射击，人们精心建造了十字形横箭垛，以及下端被拓宽的马蹬形箭孔，粗尾十字形箭垛成了城堡装饰和象征的一部分（13世纪初的于绍堡〔Uchaux〕就是个例子〔右页上图〕）。有时，箭垛纯粹起威慑作用，没实用价值。1250年的纳雅克堡（Najac）的箭垛竟然长达6米（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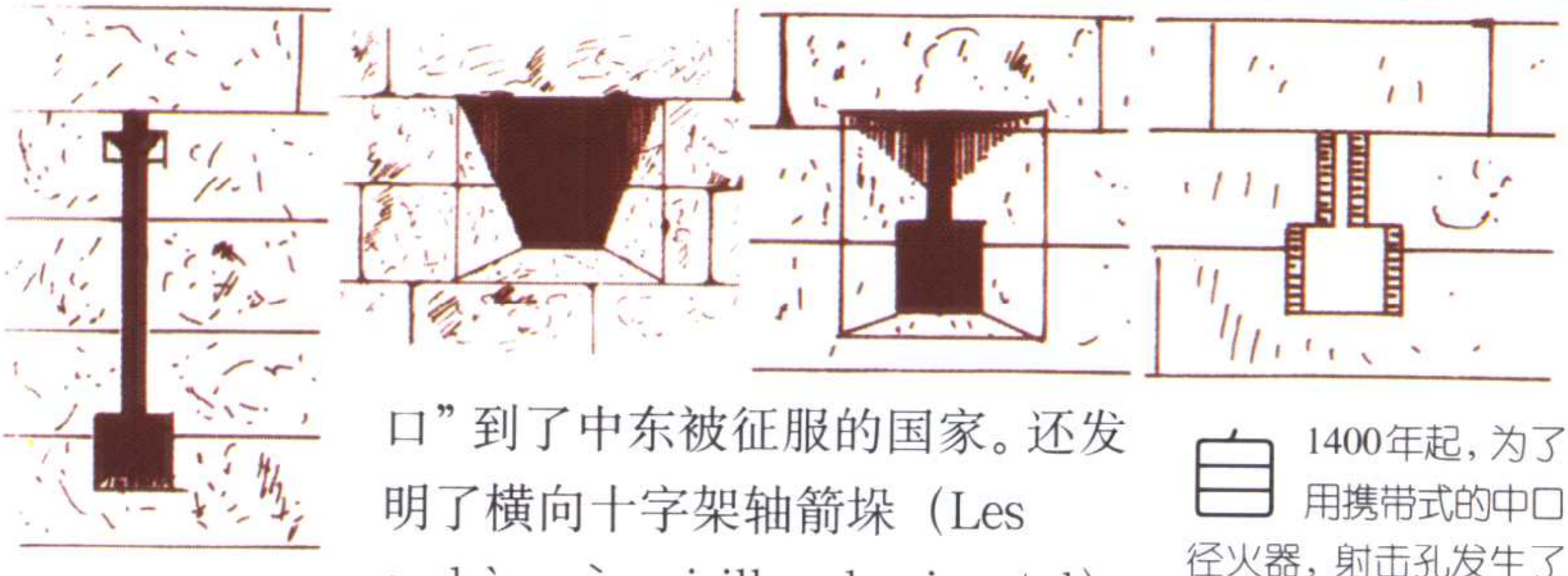
也有威慑与装饰的作用……

威慑作用显而易见，当城堡遭到围攻时，人手不足，不可能在每个射击孔后都有弓箭手。城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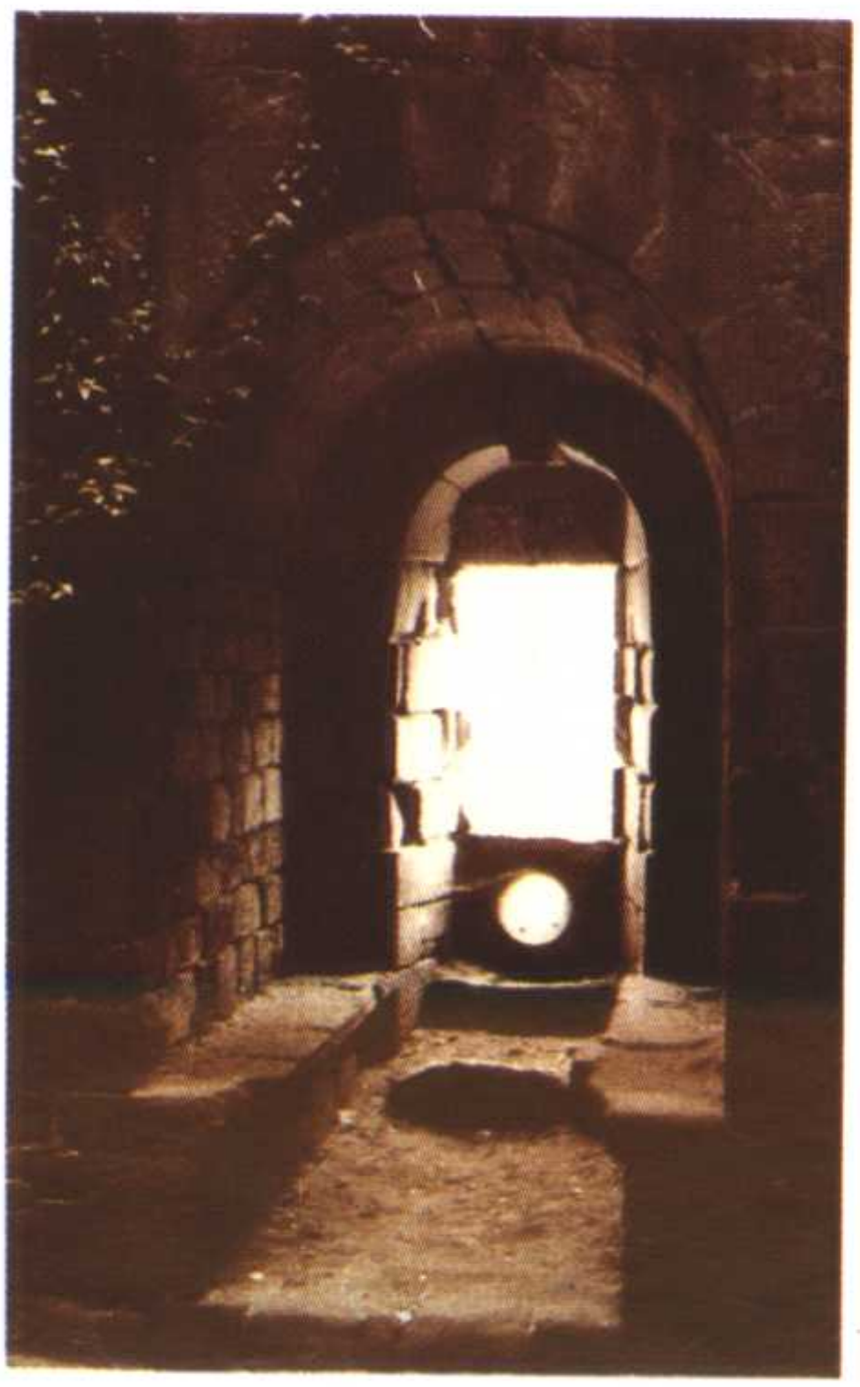
的箭垛无非吓唬来犯者。因没人敢肯定，在围攻时黑乎乎的垂直孔洞后究竟是否有人把守，尤其是某些在高处的箭垛完全是起威慑作用。

城堡的象征性同样可以由那些精美的图形来体现，这些图形往往为了实用的需求而制作。弓箭手很难使用那些简单的射击孔，因为缺乏瞄准点，无法朝下射箭。许多建筑师尤其是12世纪最后25年的英国城堡建筑师，努力设法改善拉弓射箭的条件。在规定拓宽孔洞下端的同时，还将那些横洞的瞄准点改建到与弓箭手的眼睛同一高度。于是，马蹬形箭孔（Les archères à étrier）问世了，该孔洞下端扩成长短不一的三角形或长方形，这更容易对付冲到城堡墙跟前的进攻者。在法国这类箭垛大量涌现，尤其在卢瓦地区的南部，此外，这一做法也“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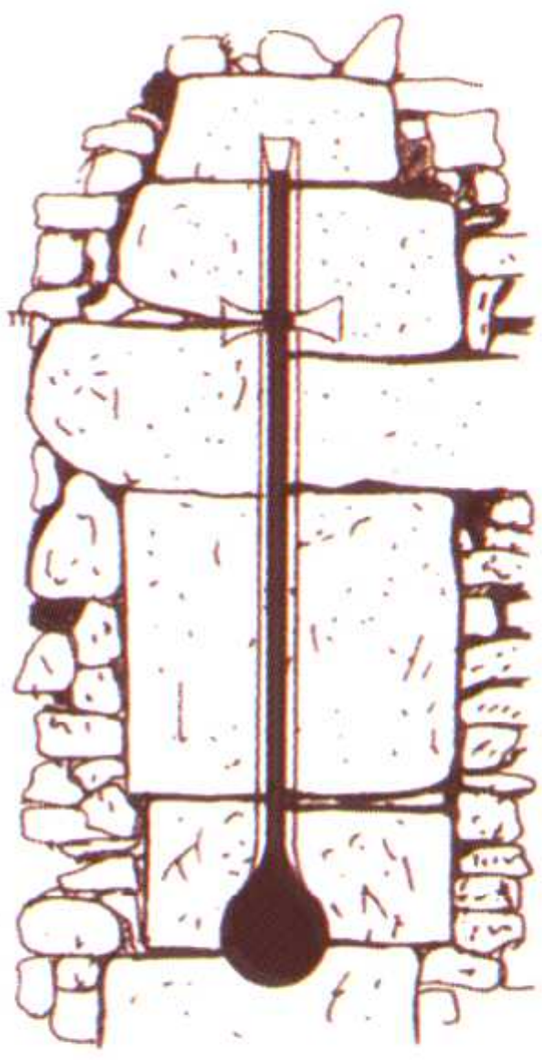
口”到了中东被征服的国家。还发明了横向十字架轴箭垛（Les archères àcroisillon horizontal），以便藉助最好的角度来掩护自己，以及监视对手的进攻。

英国的堡垒都非常喜欢采用这类技术，至今在法国的吉耶纳地区（Guyenne）还存留着这样的堡垒。以至于在1250年至1350年，发展成为纯粹的几何形和装饰性的孔洞，它们被称为“粗尾十字架”(la fente en croix pattées)。这是些在十字架支架上的三角形的马蹬形(des étriers triangulaires)箭垛，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



这种形状的孔洞既有宗教象征意义，又有防御功能，这一混合使其意义更加重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个世纪之后，这种英国式的图形竟然还重现在法国普罗旺斯的王家建筑上。

1400年起，为了用携带式的中口径火器，射击孔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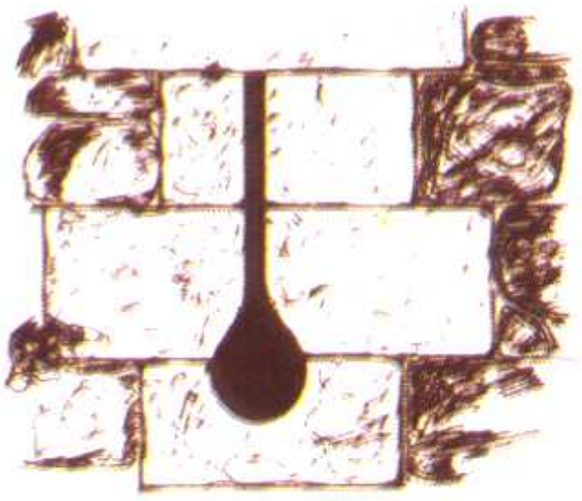
变化。最初是孔的下端开了道长方形或圆形口子，这样可以用火枪，也可以用弩箭。在15世纪的最后25年里，“法兰西射击孔”有了发展，可躲在没有装饰的墙内使用，可灵活射击，不损坏城墙（左图和上图）。



从箭垛到射击孔

1400年起，一些箭垛逐渐变成了“枪眼”，也就是说，在这些箭垛后，人们开始用起了火器。与此同时，其外部图形也出现了变化。

显然这是出于实用需要，火器的式样日益增多，有携带式也有半携带式，各种各样的火枪、14世纪和15世纪的火炮或长炮。于是在垂直的箭垛下添了圆洞，便于这些火器进出自如，为了使用反后座力的火器，还必须在斜洞里配上瞄准点，并给守护人有个藏身处。自15世纪中期起，为了增强侧塔的防



整个科卡堡(Coca)是黄砖砌起（上图），建于15世纪末。它是典型的“西班牙射击孔”。火器可架在十字形洞上使用。

御能力，射击孔洞缩进了墙内，并朝外拓了斜面，人们将此称为“法兰西射击孔”(embrasure à la française)。





如同箭垛一样，功能上的演变带来了图形上的象征变化。在这方面有众多记载，用得最多的是锁式简易圆形孔洞，其他更具装饰意义的是十字轴横洞（la fente à croisillon horizontal）、粗尾十字架孔洞，现在是在底部为圆形的孔洞。

“法兰西射击孔”还带来了其他的异化图形，在15世纪和16世纪期间，墙外的圆洞丰富多彩，有模仿起狮子嘴巴、人的嘴唇，或者是几何图形和不规则图形等等。

顶端围墙

任何建筑物的近处安全同样要侧堡来护卫，从侧堡顶端朝城堡的墙根处俯射。任何堡垒的周围都有这类侧塔为防御设施。最先是城堡顶端的突出的木头结构堞道，地板上凿有箭垛，这就是突廊。直至15世纪，在主塔的顶端都有这种突廊，至今还能看到那个时代留下的突廊，例如莫特·弗利堡（Motte-Feuilly）和屈朗堡（Culan）。这个防御设施是如此重要，以致它逐渐变成了塔楼的统一模式：腓力式城堡（les châteaux philippiens）用上了这一结构。但随着演变，木头结构建筑逐渐被砖石结

12世纪起，石头托架上或砖石大梁上的木突廊对护墙与主塔的保护起了极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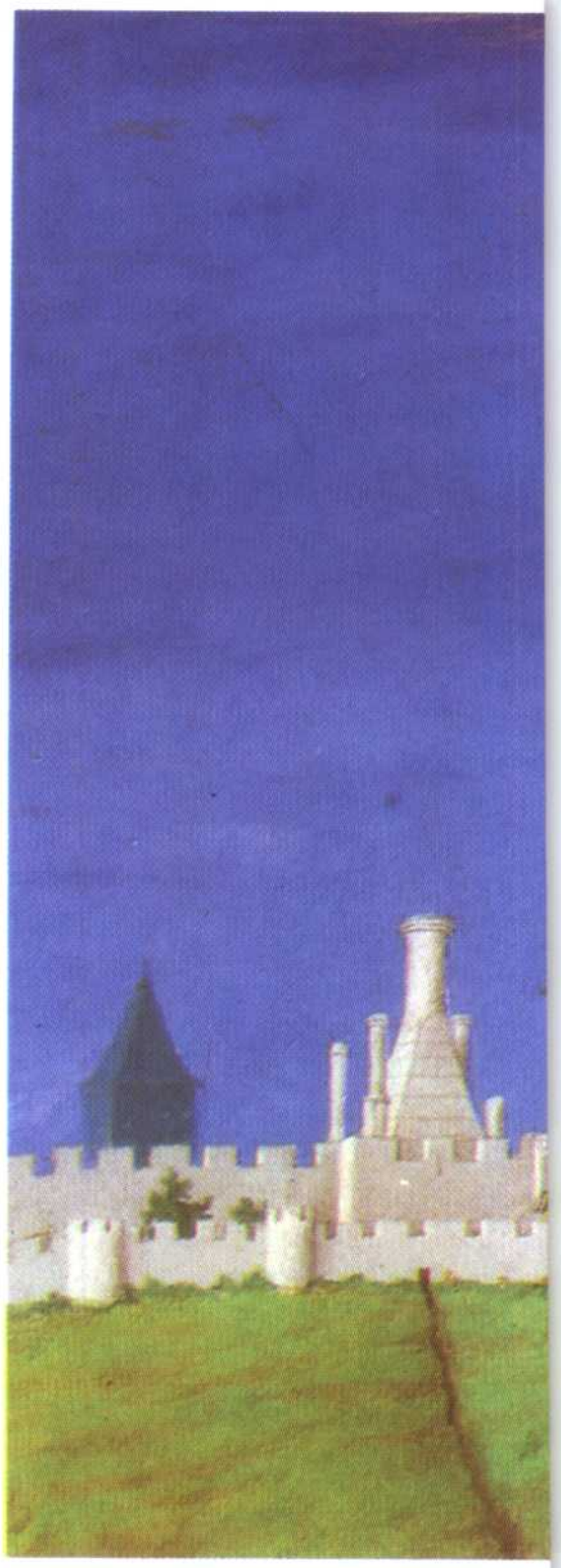
堡垒用木突廊，也用石头托架上的突廊。这幅15世纪的绘画显示出，当火炮瞄准围墙时，在围墙内这两种方法都用。维奥莱·勒·杜克在19世纪修复了卡尔卡松堡的石砌体的顶饰（上图）。

构建筑所取代。自12世纪中期起，绝大多数木突廊被倚在护墙上的石突廊所淘汰，例如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Coeur de Lion）在1190年至1200年建造的“坚固城堡”（Château-Gaillard）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该地建造了不少矗立在砖石护墙上的突堞，前面有法圈装饰。这些防御性的突堞与整个建筑长久地浑然一体，只要看一下建于14世纪初的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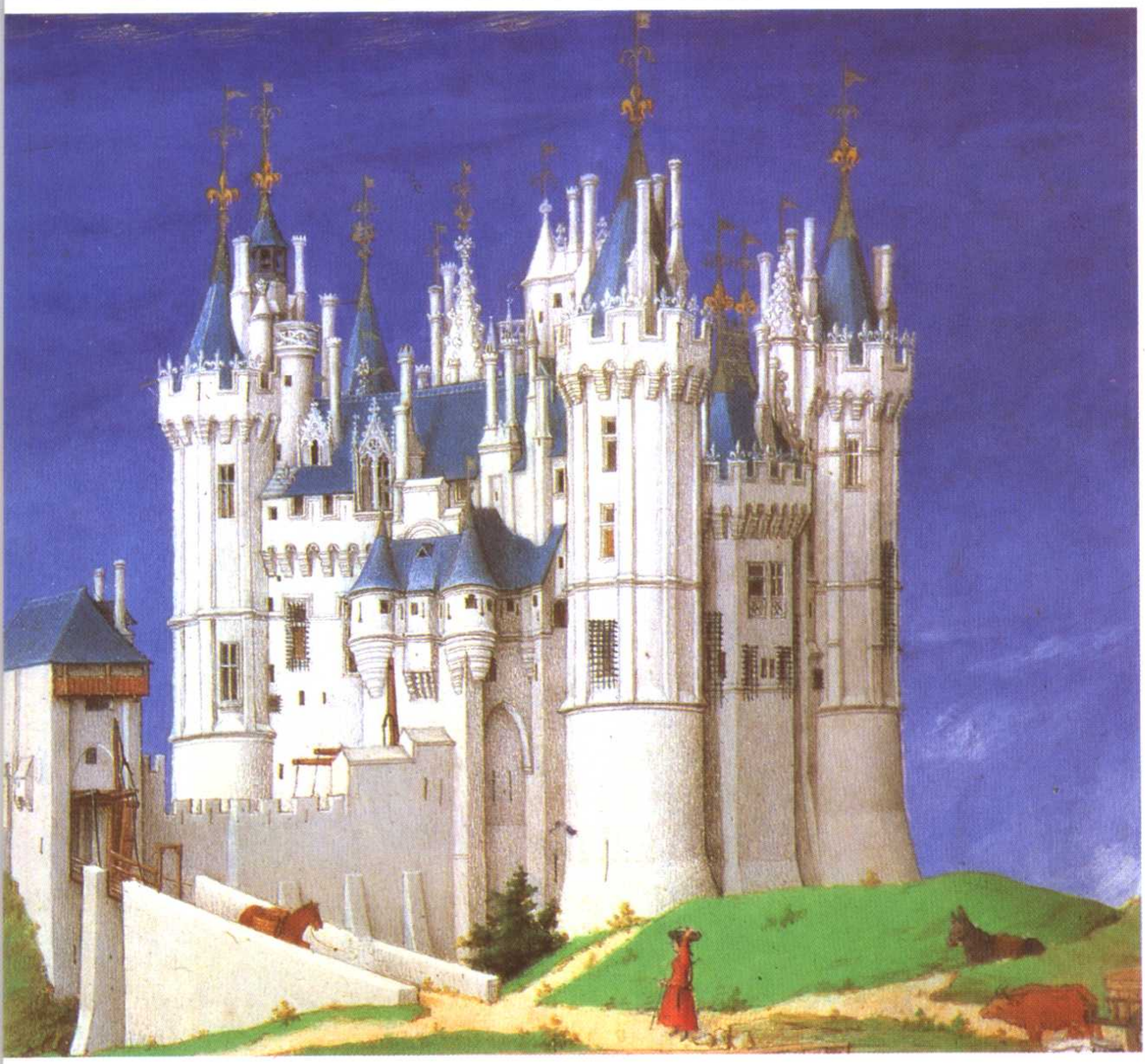


维尼翁的教皇教堂（Le palais des Papes d'Avignon）就可以明白，这些被称为“法圈装饰上的突堞”已成了教皇教堂的一部分，法圈装饰更衬托出护墙垂直，两侧墙上还挂了些大槌。法兰西岛（Ile-de-France）、法尔瑟维勒（Farcheville）、拉格兰奇·布莱诺（Lagrange -Bléneau）和谢夫勒斯（chevreuse）都成了13世纪采用这技术的另外一些例子。

当建筑师们明白，只要将承载木廊的托座集中在一起，使它们能托起砖石墙体的突堞时，突廊朝突堞的演变便真正地发生了。在古西和罗扎蒙（Rozemont），还能看到这样的托座。在东方，自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穆斯林和十字军的堡垒在准备造间距哨楼时，建造者可能运用了这方法，例如克拉克骑士堡（Krak des Chevaliers）和玛加博（Maeqab）。只是在14世纪后半期，它才真正成了统一的模式。自此后，石突堞成了围墙或城堡建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13 35年至1370年，阿维尼翁的教皇教堂（左图）得到了扩建，但其主要建筑是在1352年前伯努瓦十二世（Benoit XII）和克莱芒六世（Clement VI）时期建成。整个建筑四周耸立长方形的侧塔，由于护墙上的突堞或弧形拱上的突堞，使整个建筑显得充满活力，这些突堞成了该城堡的特点。



从实用到装饰

石突堞迅速地普及，人们开始用绘画与雕刻来装扮它。对建筑物来说，主塔顶饰和护墙是具有炫耀意义的装饰性的“王冠”，对建筑者来说，它也是种颂扬。出于杀敌需要，托座的空隙处是用来投掷各种抛射武器（尤其是石灰等），并用来发射箭矢。尽管如此，建筑师还是对这些地方作了精心打扮，在托座过梁上，他们雕刻了弧形和三叶形的雕像，绘上了精美的翅托侧面图。以至于在14世纪下半

14世纪最后30年，以13世纪腓力式的建筑物为基础，安茹公爵家族建起了索米尔堡（Saumur）。它成了14世纪王宫的主要建筑。在雉堞与竖着烟囱的屋顶下面，突堞顶饰在城堡建筑中起了重大作用。





12世纪至13世纪，耶路撒冷的圣让医院骑士团（les Hospitaliers de Saint-Jean-de-Jerusalem）在叙利亚建造了这座克拉克骑士堡，它是座最令人产生遐想的堡垒。在12世纪下半叶，圣殿骑士团建起了中央围墙。在13世纪开始的25年里，沿这中心围墙上建造了巨大的边坡，同时他们又添了道外围墙，在周围相隔一定距离建立了若干圆形哨楼。1271年，在一场激烈的围城战后，拜巴尔斯一世苏丹（Baybars I）攻占了这一城堡，他在该堡的四周又建起了长方形塔楼，堡垒顶端被改建成连在一起的突堞。

叶，突堞既是不可缺少的军事设施，又起到了装饰作用，这两个特点交融一起，成了当时城堡建筑师的标记。

在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防御设施上的雕刻及其精心绘制的图画，是城堡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建筑物优雅的外表后面，显露了一种军事意志。而突堞顶饰的运用及其象征力，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中世纪。在当时的年代里，它意味着领主的社会地位。只要看一下建于17世纪初布列塔尼的凯古纳黛阿斯（Kergournadeach），或者夏朗德省（Charente）的萨斯乃勒堡（Château-Chesnel），便足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海登赖希施泰因（Heidenreichstein，下图）钟塔保留了华丽的木突廊，它表明在日耳曼文化影响的地区这类型塔楼的常盛不衰。



砌石块还是涂泥灰?

今天，绝大多数城堡都以现代的面貌呈现于世。对公众来说，城堡上的裸石似乎是远古时代的证明。然而事实上，过去并非如此，矗立在眼前的那些粗糙石块在当时被一层泥灰覆盖，只露出门窗框架。现代的修饰完全掩盖了中世纪城堡的真实面目，只要看一座小城堡就可以领悟到当年中世纪城堡的景况，例如被涂白石灰的莫特·弗利堡。由此，在莱茵河彼岸的德国，在那些文化传统中鄙视裸石的国家，不管是德国、瑞士还是那些东方国家，还留存不少诸如此类的建筑，可以从中看到中世纪城堡的当年风姿。其外表全抹上泥灰，呈现出白色、赭色或玫瑰色，其色彩并不像城里住宅那样醒目。在中世纪的肖像画里也可以找到这一现象。在中世纪，那

些经过好几代人流传下的质量蹩脚的裸石，尽管说它是真实的，但在中世纪不会被人们接受的。

然而，石头砌合术有自己的语言与影响力，它的存在使这些泥灰变得毫无用途。石块砌的好坏意味了建筑师本领的好坏，长期以来（可以说自古代起），绝大多数堡垒是用大石块堆起的，甚至是硕大无比的巨石，根据邻近石块的大小，画好每块多边形的石块，毫不犹豫地将它们砌合在一起以显露工艺的高超。

石块大小与浮雕

在中世纪，关于如何使用裸石，自12世纪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有规律地将石块砌在一起，它由细心切削的长方形石块所组成，有规则地置放。在12世纪末的王家城堡的建造中，这种方法





爱好裸石是当前的倾向。然而在中世纪，人们并不怎么喜欢裸石，除了雕凿精美、巧妙砌合的优质石块。碎石必须要拌上泥浆：尽管法国人已不再用这一方法，但在莱茵河彼岸的许多城堡里还能看到这样的遗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帕西根堡（Badingen，下图）或奥地利的海登赖希施泰因钟塔（中图）。

在整个中世纪期间，甚至是过了中世纪，石头砌合还是城堡建筑师使用的模式之一。在1443年与1458年间，对阿拉贡的国王们来说，那不勒斯（Naples）的诺奥沃堡（Castel Nuovo）的建造，是结合军事功能和文艺复兴的装饰的最佳使用石块的好机会。



甚为明显，不管是腓力式城堡，还是金花雀王朝式的城堡。在外表上，这样的石块不要有任何人工痕迹。在中世纪，有钱的君主最欢喜用这一方法，他们花钱请工匠切削这些石块，并从一般处在远处的采石场购进这些石料。

第二种方式自古就有，无论是希腊还是中东，城堡建筑师们想方设法用浮雕来修饰外墙，那些光滑的、有光滑凸面的石块（平顶浮雕）与未被粗加工过的石块（粗浮雕）砌在一起，往往会产生一种力量与坚固的强烈效果，尤其是在光





与影的对比下。这一平顶浮雕始终保存在中世纪期的中东堡垒上，不管是东方式的堡垒，还是西方式的堡垒。但在中世纪，无论是中东还是西方，使用最普遍的还是粗浮雕技术，自12世纪中期开始，在文化混杂的地方它成了封建建筑的重要标志之一，并扩展到罗纳河畔和德国莱茵河的东边，从朗格多克一直到波西米亚，成了日耳曼堡垒的建筑规则，以至有时它被称为“霍思斯陶芬技术”，因为它是12世纪和13世纪德国建筑的象征。在13世纪，它普遍出现在中东的堡垒中。在13世纪末，它再次出现在法国王家堡垒的建筑上。

在一度冷落后，直至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这方法再次得到恢复，让这外表上张扬的特征的建筑与当时盛行的标准主塔的影响进行抗衡。建筑师通常喜欢这粗浮雕技术，可以从朗格勒（Langres）、勒阿弗尔（Le Havre）和波旁拉尔尚博等地堡垒建筑可以略见。但有时也会走极端，有人雕刻出半球形的浮雕，如同嵌在墙外的炮弹一样，例如在蒙特勒伊·贝莱（Montreuil-Bellay）和杜尔诺埃勒（Tournoel）。

人们对浮雕极大关注，并在军事上证明它的必要性，然而浮雕首先是用在美学上。自古代起，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它得到广泛的运用。在阴影与阳光下，浮雕格外醒目。从12世纪至14世纪，在整个日耳曼帝国，它成



了城堡建筑约定俗成的规定。它的象征作用出现在这幅展现建造围墙的德国画中（中图）。在法国南方，浮雕成了13世纪末的王家建筑的标记，例如在艾格·莫尔特堡，城堡的石块上的雕有工头的印记，目的是为了能认出那石匠（左上图）。





奥弗涅堡和福雷堡
(Châteaux d'Auvergne et de Forez)

15世纪中期，威廉·勒韦(Guillaume Revel)为路易·波旁公爵（le duc Louis de Bourbon）收集了一本纹章图案集，纹章配有城堡图（这些城堡是贵族家族的发祥地）。该画集是由三位风格不同的画家所制作。第一位画家的风格是形象画与工笔画，这里是他画的诺耐特堡（Nonette），它由贝利公爵在14世纪末建造；另外是他画的杜尔诺艾勒堡(Tournoel)，这是座具有奥弗涅风格的双塔堡垒，还有他画的萨多盖堡（Châteaugay）和萨兹翁堡（Chazeron），这些是最具代表性的奥弗涅贵族大厅塔楼。第二位画家更注重城堡的象征，以下三幅画是他的作品：拉维欧堡（Lavieu）、塞维也堡（Cervieres）、蒙博利松堡（Montbrison），这是福雷的市镇（Forez）和城堡。从最近的研究可以看到，除了这些细微之处外，这画家还丝毫没歪曲现实，反映了这些有突廊或没有突廊的塔楼的象征力。










La ville et chatau de monbrison


437
la compte de fores



Ce dois cronicques pour
ceste matere plau
sant entamer et
mettre a effect Il
est a sauoir que
ce premier liure qui contient en soy
xxvi chapitres est comme vng preambu
le et prologue pour lentendement et
instruction de toute ceste presente autre

des cronicques dangleterre Jadis a
pellee la basse hyberne Et de puis
par diuerses guerres et conquestes
de gens elle a soy ty plusieurs noms
Cest a sauoir albion pour dame a
bine et ses seurs filles du roy diodu
desquelles est faite mention en ce
mier liure pour ce quelles y habiter
premierement comme vous orez Et

矗立在峭壁上的那座城堡筑有着强大的防御工事，没人见过这样威严的堡垒。因在这片裸露的岩石上，还有一座灰色的大理石王宫。在王宫里有大约500扇窗户敞开着，挤满了夫人和小姐，她们观赏着眼前吐蕊争艳的草坪和果园。

克雷蒂安·特鲁瓦
《贝尔塞瓦勒或圣杯的故事》，12世纪末

第三章

城堡的生活因素



在城堡里最常见的家具，除了银箱和床架外就是餐具架（右图）。里面可以摆设金银器和豪华餐具，它们是城堡主财富的象征。

中世纪城堡的设计中，战争象征是否起决定作用？某种意义上讲确实如此，但读了一些小说或编年史便相信，战争象征并非是惟一左右城堡式样的因素，生活作用与军事实力的象征有同等重要，城堡经历得更多的是和平日子而不是战争岁月。它的作用，与其说是兵营或要塞，倒不如说

大厅是城堡或王宫的生活中心。靠人字墙处有个台，在大厅中央，城堡主坐在华盖下，两侧伫立着他的妻子和宫廷贵妇。在近处的餐具架上，炫耀似地放着种种器皿，象征着城堡主奢侈的生活方式。沿大厅墙壁放了一些凳子，但是人们走动的多，坐下来的少。高台上不时传来乐声。城堡的节庆典礼、宴会和司法活动都在这里。

它是个行政管理中心。

大厅：司法、行政与日常生活的场所

司法权与行政权历来需要在能容纳公众的场所实施。不管怎样的年代，帝王们都需要个宽敞的地方从事司法活动，举行典礼和欢度节日。观众要精心选择，是些臣服他们权力的人。希腊－罗马长方形大会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移植在加洛林王朝的王宫中，它就成了封建年代的大厅（拉丁语为aula，英语中称为hall）。

自封建社会开始，城堡就有个公共大厅，领主在那里用餐、召集幕僚商议大事和实施司法。

当用餐结束后，撤去桌子，有时放好座椅，就进行领主的司法活动；到了晚上



的夜宵用完后，搬走搁凳，架起木床，供最尊贵的客人休息。在中世纪小说里常可读到这种多用途的大厅，它完完全全是城堡的生活大厅，司法与行政管理的中心，接待客人的住所。晚餐后，大厅里挤满了客人，这样的盛况今天已经风光不再了：游吟诗人唱着歌，随后大厅里铺上草褥垫，让那些狩猎或比武归来而疲惫不堪的骑士安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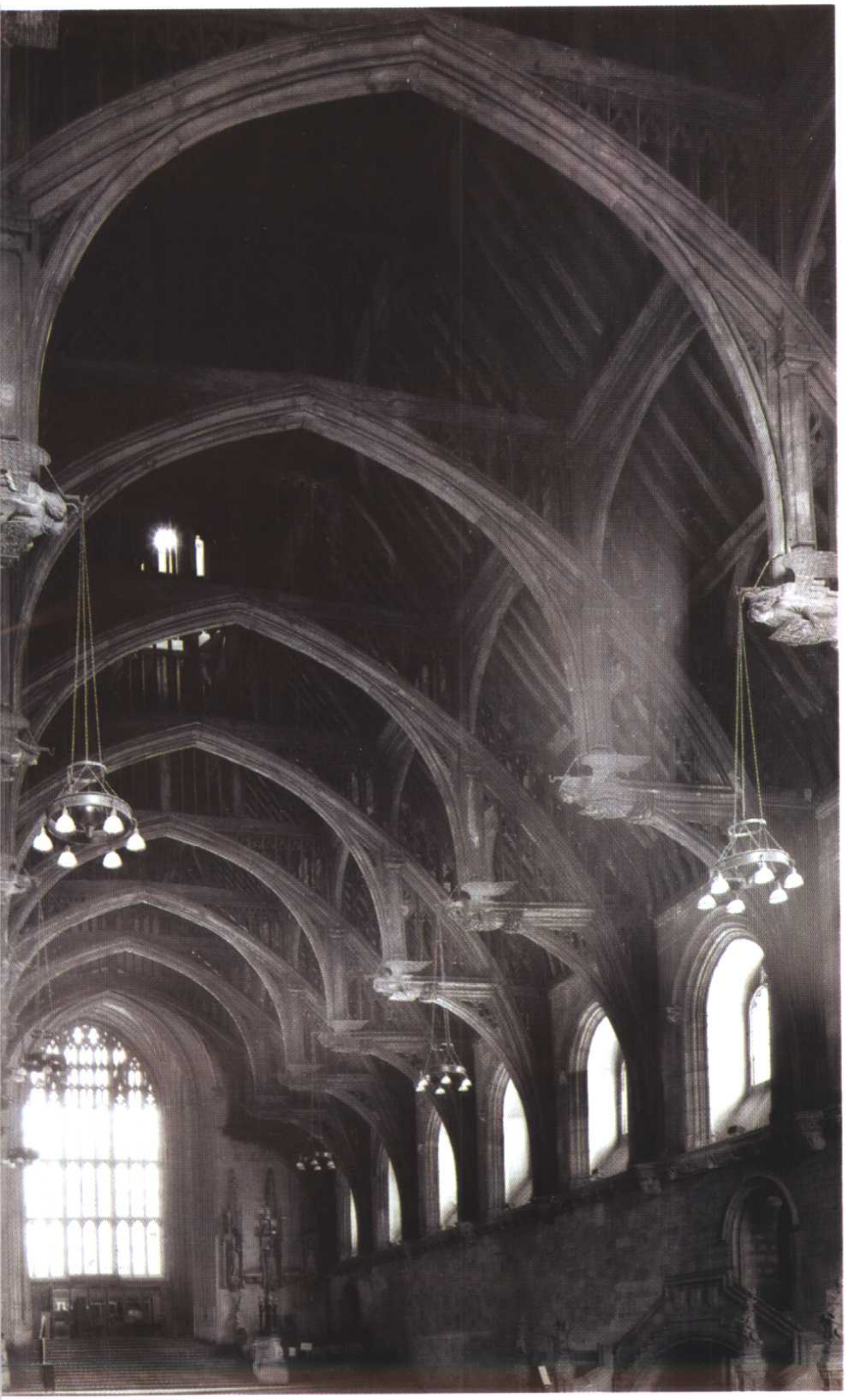
大厅的面积与地位

随着年代与规则的变化，大厅作用也日益专门化了。大厅面积是城堡主地位的标记。 最好的例子是威斯敏斯特堡（Westminster）的大厅，它由英国王朝建于 11 世纪与 12 世纪，其面积为1440平方米，长为72米，宽为20米。宽大的大厅可以召开人数最多的大会，国王能在此主持司法。此外，几乎所有正式的典礼都在这里举行。直至一个半世纪后，美男子腓力重建的城岛宫（今为巴黎法院）的大厅，其面积才超过了它。帝王的炫耀或骄傲是最重要的





王在城堡的大厅中接见使臣，四周的墙上装饰华丽（左图）。



在所有非军事的建筑中，威斯敏斯特堡的大厅堪称一绝。整个大厅异常宏伟，长72米，宽20米，顶上辉煌的屋架显示了12世纪英国木匠的高超技艺。它建于12世纪，当时的统治者是红发威廉。在14世纪最后的30年里，在理查德二世国王（Richard II）统治下，该大厅再次翻修。它可容纳数百名贵宾参加王宫里的重大典礼，庞大的大厅则意味着城堡主出于炫耀的需要。人们曾经传说，当红发威廉看到这宏伟的大厅说：做卧室实在太大，但做大厅又嫌不够，……如同在绝大多数受盎格鲁-诺曼底文化影响地区的大厅一样，它与院子同一平面。而法国的传统却是大厅要更上一层楼。

目的，既然面积为1785平方米的城岛宫大厅，70米的长度略逊于威斯敏斯特堡的大统性的展示是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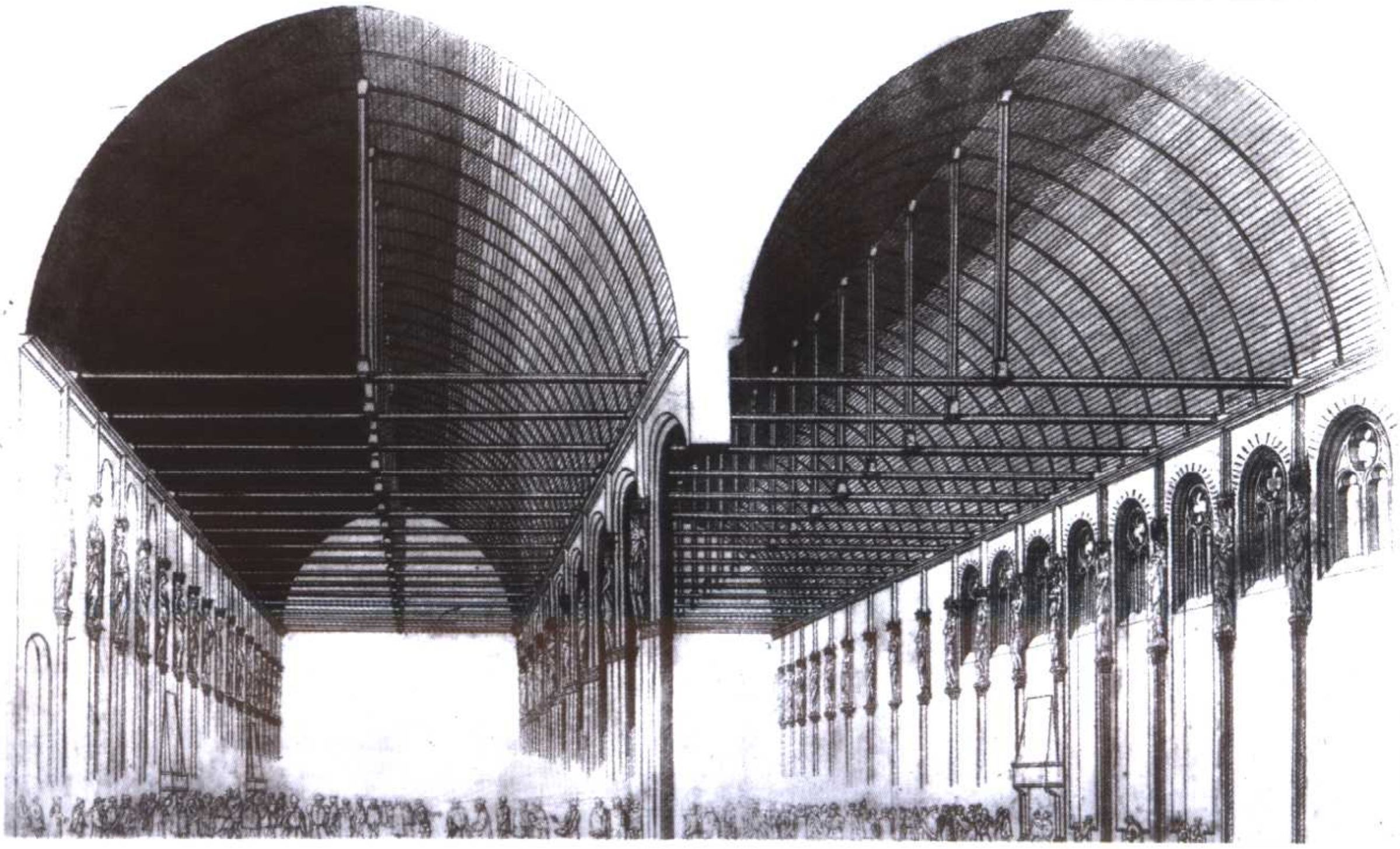
事：拱顶下每根壁柱都竖立一位法兰西国王的雕像。

大厅很少能达到这样的面积，然而对重要的正统建筑物来说，却有扩建大厅的趋势。很显然，军事作用需要城墙的高度，而民用功能则需要场所的宽大。在众多宽敞的大厅中，古西大厅颇令人注目。它由古西的男爵们于1230年建造，1380年被修葺一新，大厅里收藏了中世纪文学作品中一系列主要人物的人头塑像，被称为“骑士像”。它与巴黎大厅遥相呼应，这些从当时骑士概念汲取灵感的雕塑与法兰西国王系列雕像也正好对称。

13 世纪上半叶由法兰西国王建造的蒙塔日大厅，还有 1200 年由埃莉诺 · 阿基坦（Alienor d’Aquitaine）建造的普瓦蒂埃大厅，还包括 1230 年由圣路易的儿子修造的滨海布洛涅的大厅（Boulogne-sur-Mer），都达到了同样的规模，让 · 德 · 贝利公爵于14世纪下半叶建造在古堡遗址上的



13 00年至1310年，美男子腓力为城岛宫建造了双殿大厅（下图），宽度超过了威斯敏斯特堡，殿堂里的壁柱和石柱雕刻着法兰西所有国王的全身像。







布尔日大厅（Bourges）也同样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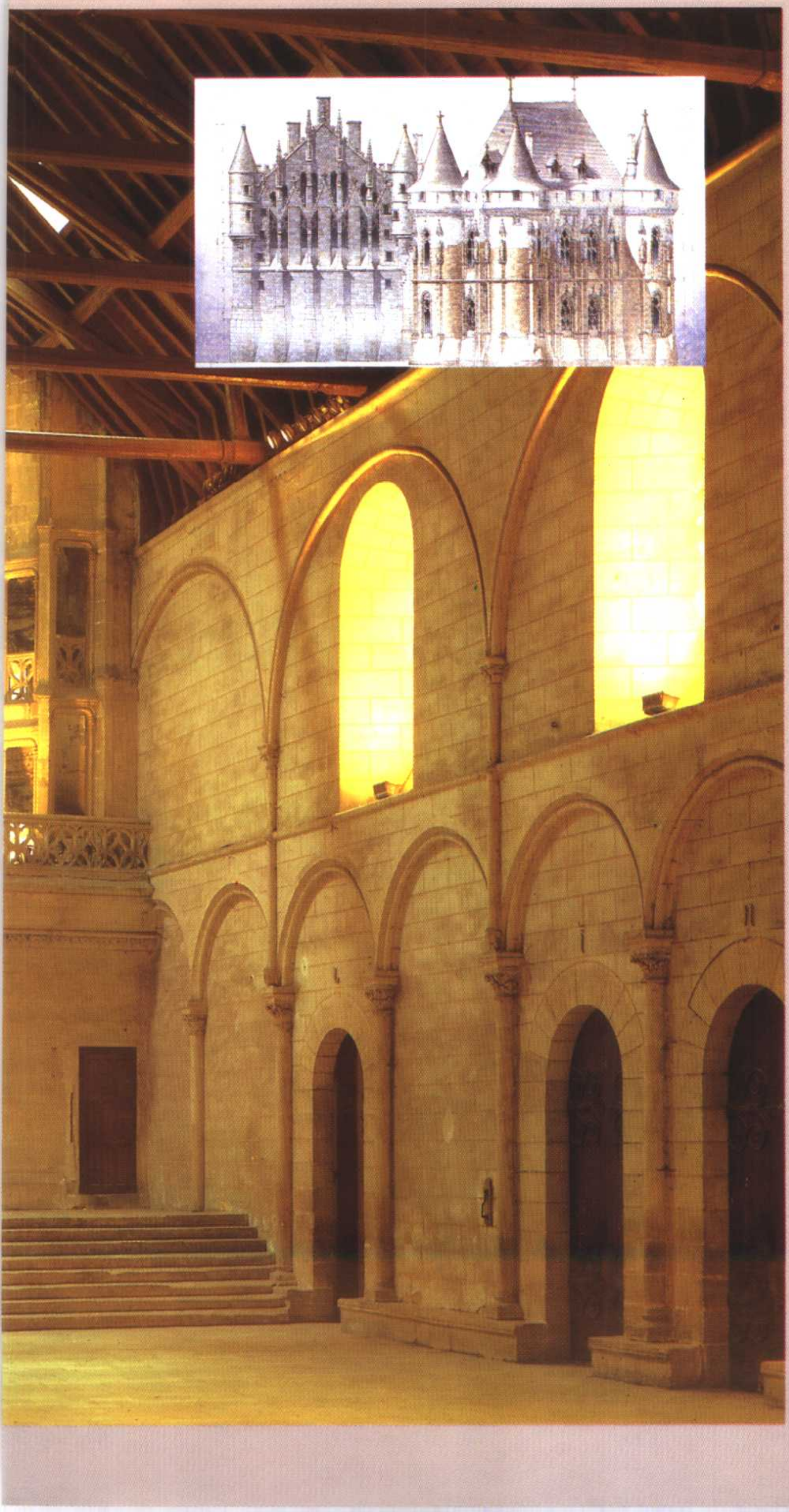
关于大厅的面积，在法国通常在100至225平方米之间。偌大的空间，不管是单独的还是在楼房里的，在城堡建筑中是个有多种用途的场所。从100平方米的大厅到1000平方米的大厅，其作用多种多样。但无论怎样的大厅，它们都是封建社会的生活象征。

住房的装饰本身标志了城堡主人的财富、气派与炫耀。今天，在绝大多数大厅里，常会忽略那些墙上的壁画，它画的是骑士比武、战争（上图为阿维奥堡〔Avio〕中的壁画）或狩猎，有时画一些装饰性的帷幔，如1437年希隆堡（Chillon）的那些13世纪大理石壁上就有这样的画（左图）。

在城堡格局中的大厅

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厅是个独立建筑。在受到盎格鲁-诺曼底文化影响的地方，它是个单层建筑，就是大厅这一层或称Hall。在英国城堡规划中，这是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使在法国金雀花王朝的统





普瓦蒂埃的阿基坦公爵王宫（Aquitaine）由一座被称为莫贝尔容主塔（Maubergeon）和一个大厅所组成，许多住房和它们相连。13 世纪初，埃莉诺·阿基坦当上英国女王后重建了这大厅，在三面墙上建造了罗曼风格的小连拱廊和宽敞高大的窗户，大厅参照了英国模式，是个平面，其规模之恢宏完全体现了女王的气派。14世纪末，让·德·贝利公爵对王宫进行了全面整修，焕然一新的莫贝尔容主塔成了居住塔楼，有公爵的卧室。墙外装饰着他家族成员的塑像。至于大厅，建了新的人字墙，三个壁炉的管道从精致的哥特式网状玻璃后穿过。公爵坛旁有两扇小门，可以从小门走上俯视大厅的讲台，或通过侧面的两个螺旋梯进入墙角小塔的高处。

治区域内，就有不少类似的大厅：由英国亨利一世建造的卡昂镇财政部（l'Echiquier de Caen）大厅保存得极好，并得到整修。可以这么说，它是威斯敏斯特大厅在欧洲大陆的翻版。同样，由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Henri Ⅱ）所建造的昂热王宫的大厅也是个带院子的底层建筑，如同1200年由亨利二世遗孀埃莉诺·阿基坦建造的普瓦蒂埃王宫大厅（palais de poitiers）一样。但是法国的建筑文化却并不如此，他们更愿将大厅高出生活用房或仆人住房。

从象征性上看，这一不同值得注意：它意味着帝王或领主对这一层的重视。从当时规矩看，便很容易理解，贵族们出入的是楼上大厅，而平民进出的则是底层大厅。这一不同意味了骑士地位的上升，从而带来的社会观念上的变化。



至今保存完好的古西堡领主台阶大平台（下图），它在楼梯前，是封建权威的象征。诸侯们在这里奉上各种贡品，在这里宣布重要的法规，尤其是司法宣判。



大阶梯和室外台阶：走向封建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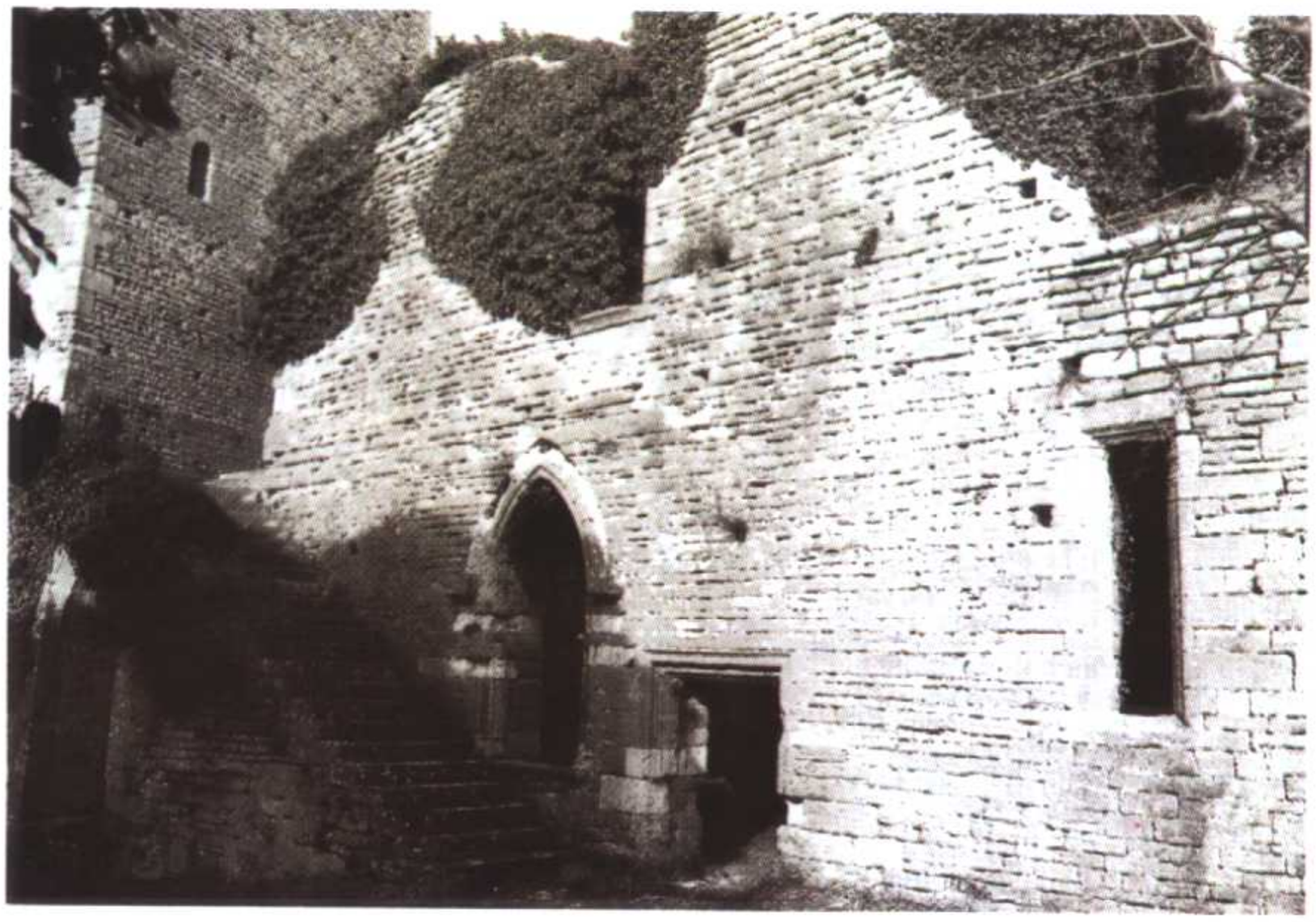
加高贵族大厅必定有两个设施——台阶（le perron）和大阶梯（les grands degrés）。台阶是楼梯通往大厅的大平台，它有多种作用：接受其他领主的进贡，审判甚至执法，最后，还可以让君主发表演说。在古西城堡里就有这样一个保存完好的台阶大平台，三头石狮子驮着这张巨大平台，第四个作咆哮状的石狮子站在该平台上，原来它在通往大厅的楼梯前，它与特鲁瓦（Troyes）的台阶曾起过同样作用，在毁坏前是作为审判台的。

除此之外，在中世纪的小说里，台阶还有个很平凡的用途，那就是给穿着笨重的骑士当上马石。



无论其作用大小，其象征意义无处不在：在这通往大厅楼梯的领主台阶，从演说的站台到

大厅门口的台阶是个重要场所，人们来这里，从这里跨上战马，吻别妻子出发。



布朗雄堡(Brancion)的大阶梯（旁图）在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Philipne le Bon）14世纪末建的大厅与13世纪的主塔之间占地面积并不大，然而，从大厅大门右侧开始，可作为城堡的正面。

垫脚石，成了表达最高权利的重要场所。

先有了台阶，然后又有了大阶梯，这是一个从院子通往大厅层面的楼梯。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大阶梯被描绘成“真正的登堂入室的通道”(conduisant du perron au paler de la grande salle)。为了让参加仪式人流缓缓行进，斜梯发挥了作用，建筑结构并没有朝后退，城岛宫（palais de la cité）、蒙塔日堡（Montargis）、布尔日堡（Bourges）和特鲁瓦（Troyes）的三个坡面的大阶梯就是这建筑的典范。

确实，绝大多数通往高大大厅的楼梯是极为简单的，但应记住，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无论是垂直于城堡正面的楼梯，还是沿城堡进入人字墙的楼梯，它们都是封建象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中的主角是领主，楼梯起了装饰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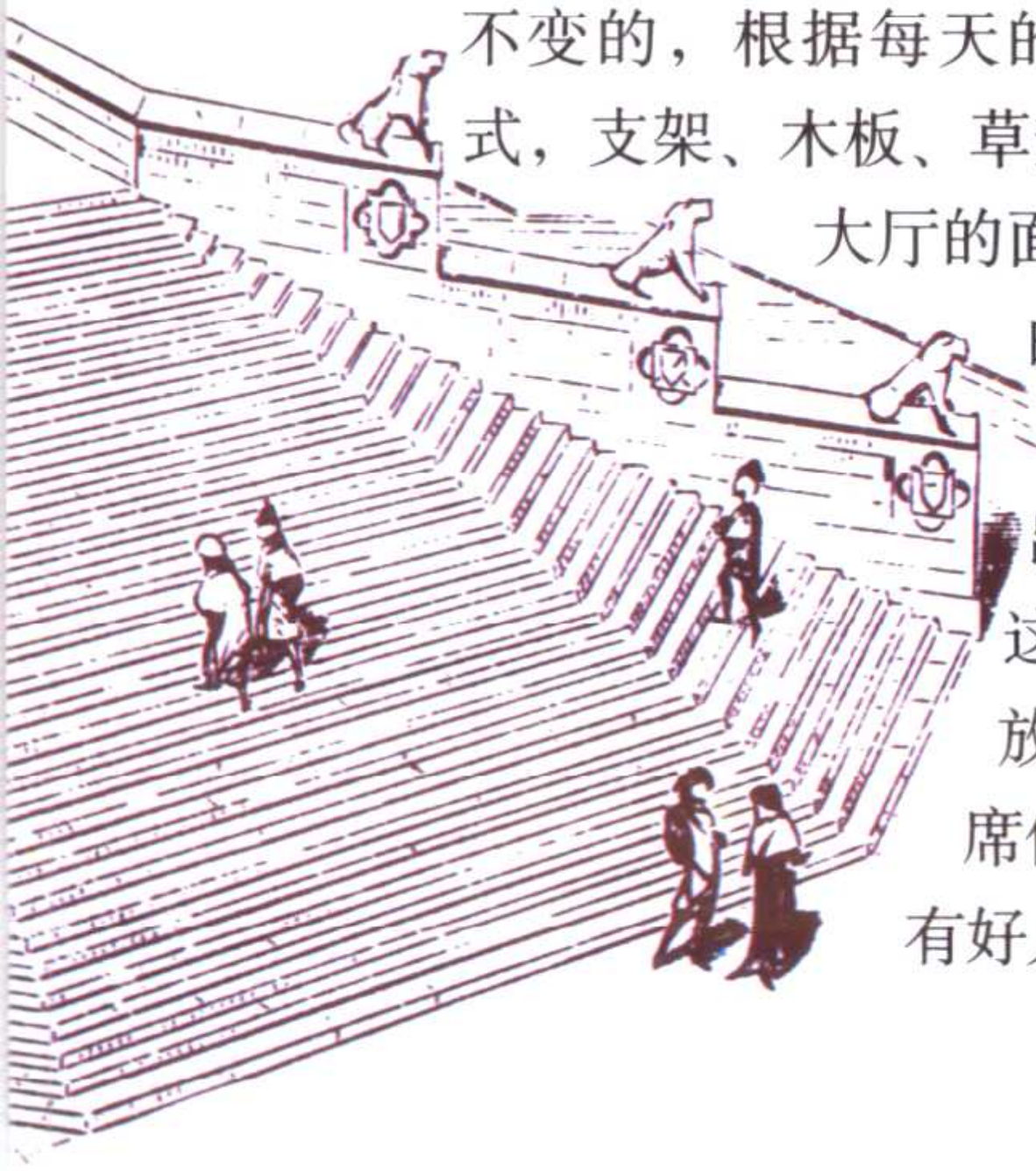
再回到权力逻辑的这一话题，对这些建筑的剖析仅是一个目的：即通向教堂中最神圣的地方，通向领主的讲台。





大厅的空间结构

作为多种用途的场所，大厅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每天的时间或举行的仪式，支架、木板、草垫或床柱都能改变大厅的面目。更有趣的是，由于它的司法作用，大厅里会出现多个“审判厅”，这些临时场所的四周放上法官座椅和律师席位，有时一个大厅可有好几个“审判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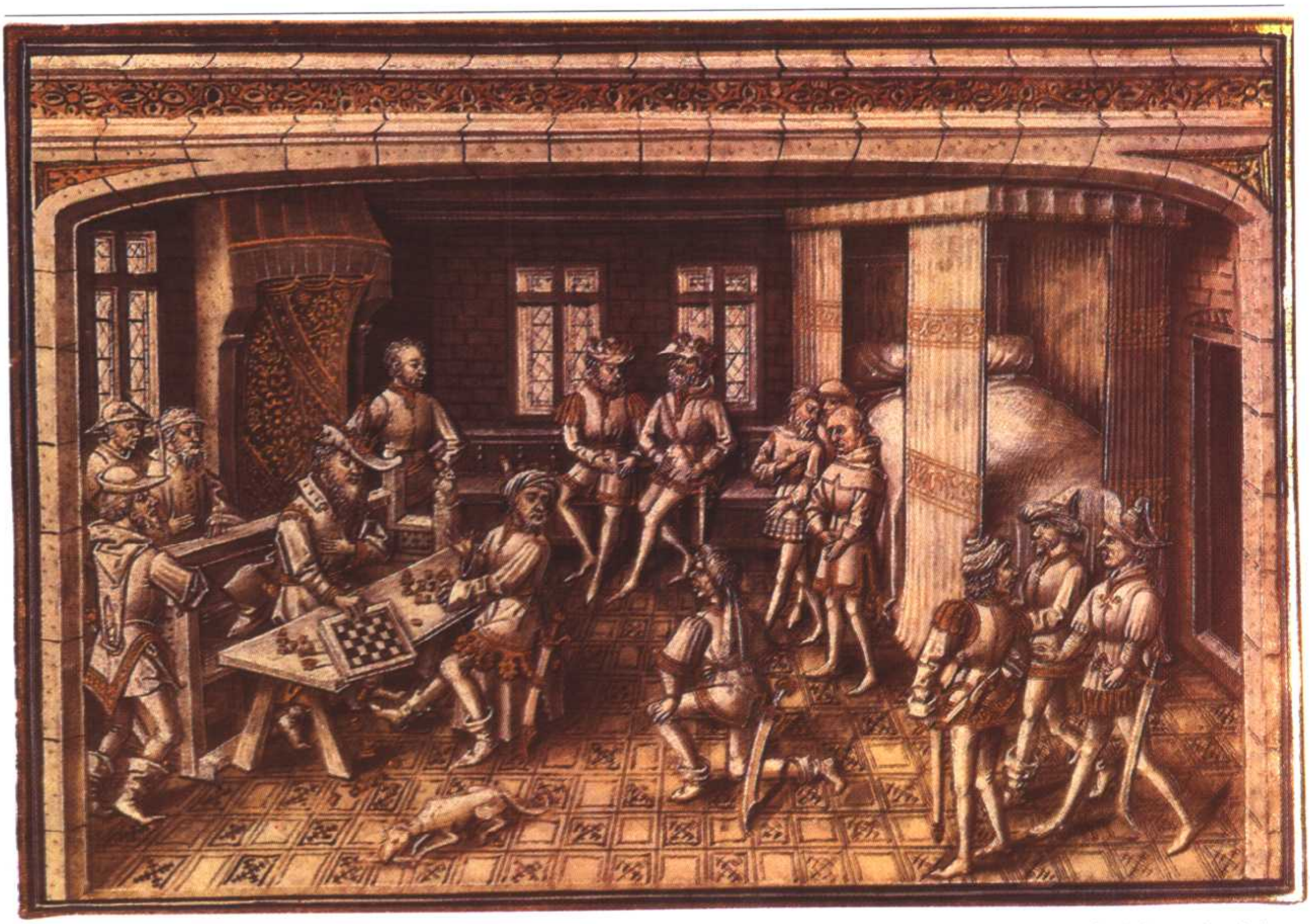
如同古西堡一样，台阶是从大阶梯的平台开始，楼梯和门前的平地构成了整个台阶。有些台阶相当大。美男子腓力给城岛宫里增建的那个著名台阶就是个例子（左图），这三个坡面的楼梯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在当时所有王宫里都可以看到。



大厅都是这样逐渐变成法庭的，如巴黎法院（Palais de Paris）或普瓦蒂埃王宫（palais de poitiers）；大厅的居住作用在15世纪渐渐被司法作用所取代，除了偶然的宴会外，只是在那个时候，小人物的人数才绝对超过贵族。

从王宫大厅到小城堡的领主大厅，无论是面积、内部布置和日常用途都不同，但在城堡主出席的空间结构是不变的，不管出席时间是多么短。领主的座席靠着人字墙，略露出几级台阶。领主在这里就座、用餐和进行司法审理。在桌子背面，座席靠人字墙上的壁炉供热，通常还在这里举行宴会和开审判会议，由长桌子搭起的讲台紧挨大厅檐沟墙壁，这些长桌与人字墙成直角。在大厅中央空地上，让接受审判的人到庭受审，让那些切肉侍从来回穿梭，甚至还可以在这里表演节目，这在中世纪城堡生活

大厅，即使小城堡的大厅，都发挥同样的作用：当用餐时，餐桌搁在支架上，领主与妻子背朝壁炉，在周围朝臣的注视下用餐，音乐与舞蹈为他们助兴。餐具柜经常放在左边，几位客人站在餐具柜前出神。用餐结束后，桌子即刻撤去，大厅又用于其他的用途。



中是屡见不鲜的。

居住空间一般有好几个房间组成。这些房间的私人用途与公务作用分得很清楚。炫耀作用由前厅“承担”，领主并不睡在那里，但在那里招待客人、弈棋子或接见外来使者。

居住空间或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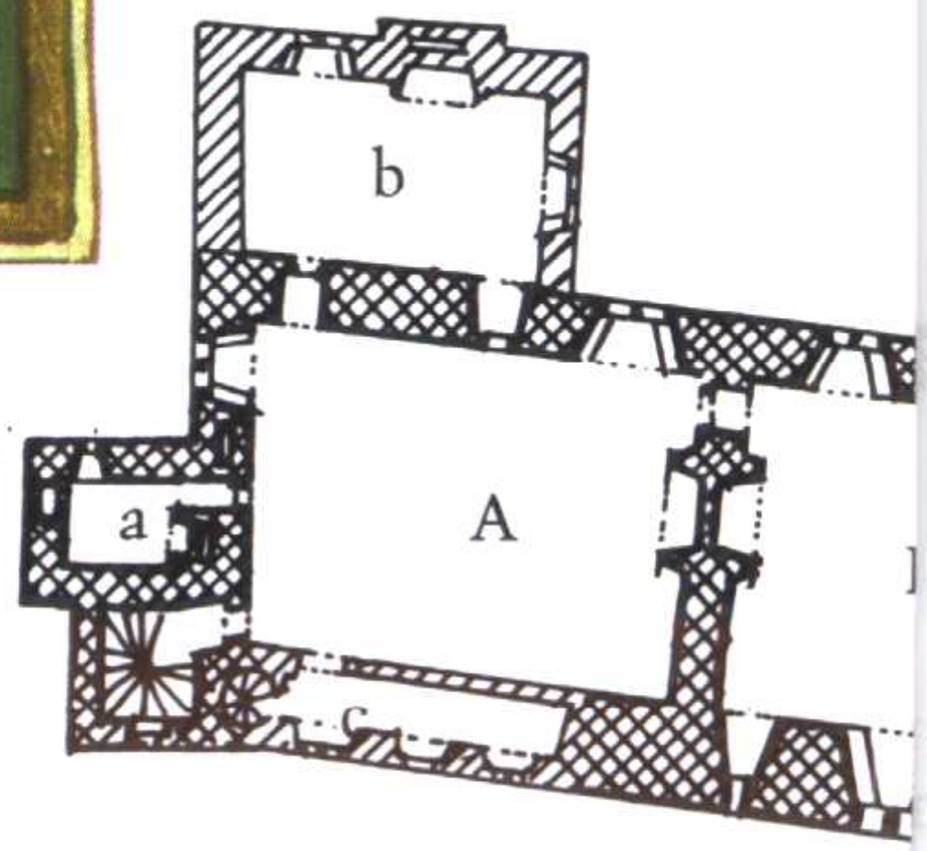
大厅最初无疑是给过往客人留宿用的，有时甚至也住些有一定地位的侍从，仆人只能住顶楼和陋屋。然而，无论是居住城堡或者是王宫城堡，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似乎是卧室，拉丁语则为camera。领主与内眷住在里面，可以与其他人员或过往客人隔开。

11世纪和12世纪的主塔结构证实了，领主有独立居住的意愿，如同伦敦塔楼(la tour de Londre)那样，领主在建筑内部最宽敞的地方有一定数量的房间，它们由好几个小间隔开。最好的例子是12世纪中期建造在法国的波蒙·勒·里查德堡(Beaumont-le-Richard)，领主们在巨大的大厅旁造了一幢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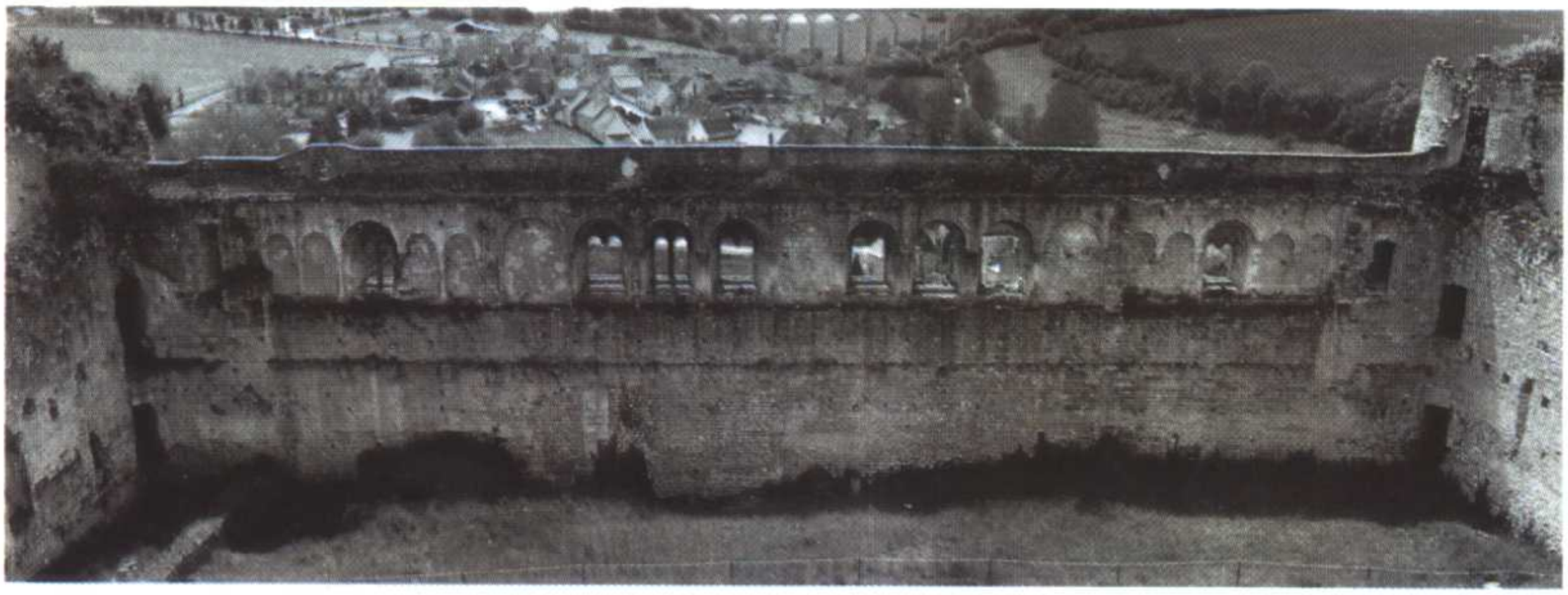
有浴罩的浴桶放在卧室里，领主与夫人懒洋洋地躺在那里，用着午餐。即使女仆人在一旁，他们也不会尴尬。洗澡是桩大事情，通常在卧室里进行。有时用如同左图那样的简易澡桶，有时用浴盆，它在14世纪末开始风靡。

希农堡是座古老的王家城堡，它有一系列房间（下图），从大厅（E）一直到国王卧室（A）。卧室里通常有厕所（a）、藏衣室（b）和私用楼梯。在进去之前，必须登上螺旋式楼梯，穿过“前厅”（B），外面的盖顶走廊（h）将大厅与“前厅”直接相连。



的房子，还有地窖的套房和装饰豪华的小客厅和领主过夜的密室。

就像领主的地位必须有大厅来表示那样，他也需要一间与他人不相干的房间来睡觉，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间“婚房”，他在这里生男育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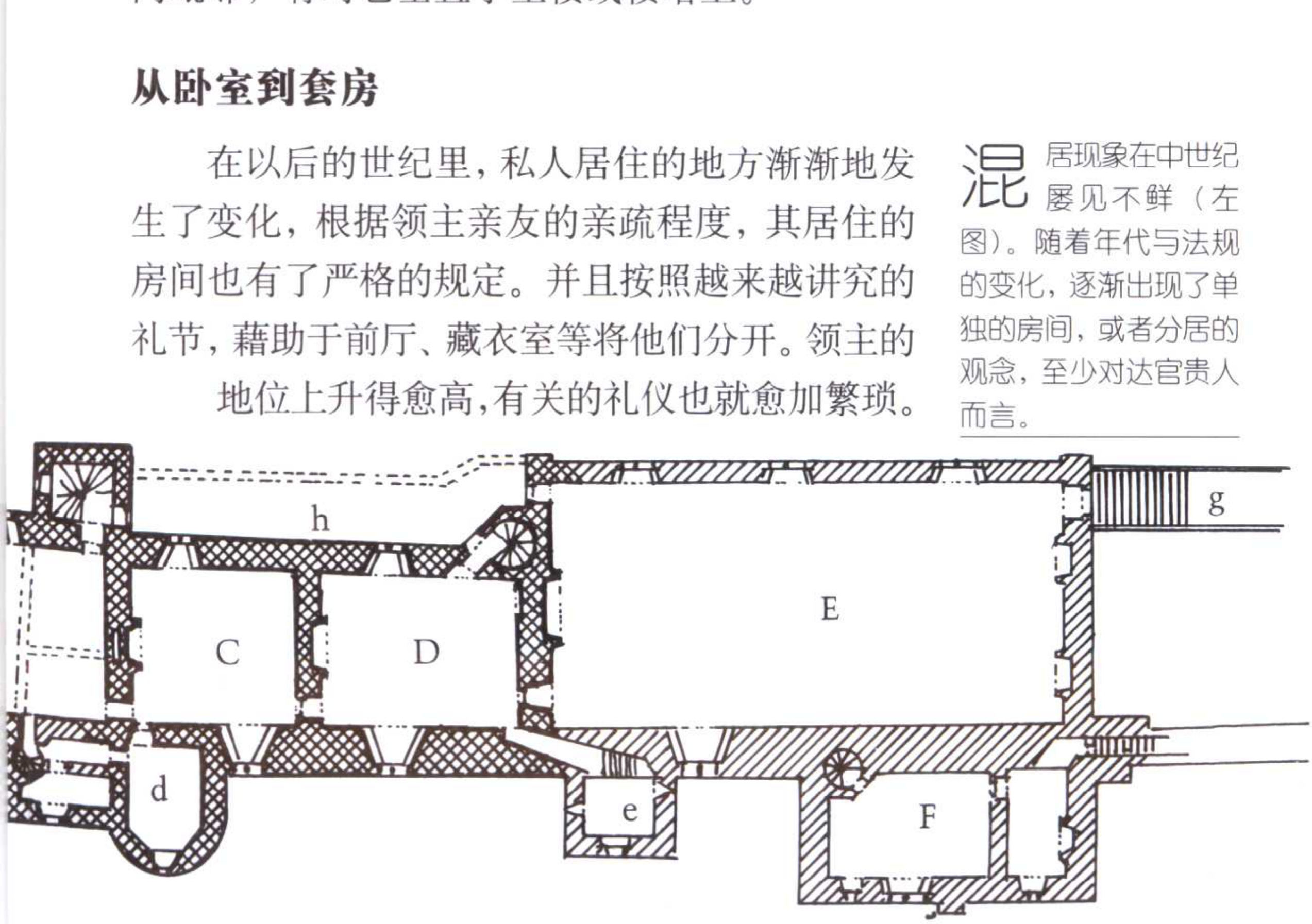
德吕莱贝勒方舟堡（Druyes-les-Belles-Fontaines，上图）是12世纪末的一座华丽住宅的废墟，中央大厅的两侧有一间带厕所的卧室。

旁边至少还有间招待亲友的小客厅。在12世纪和13世纪期间，在城堡或王宫的规划中，人们很容易辨认出这些或多或少不同发展的基本建筑，有时它与其他住房横向毗邻，有时它垂直于主楼或楼塔上。

从卧室到套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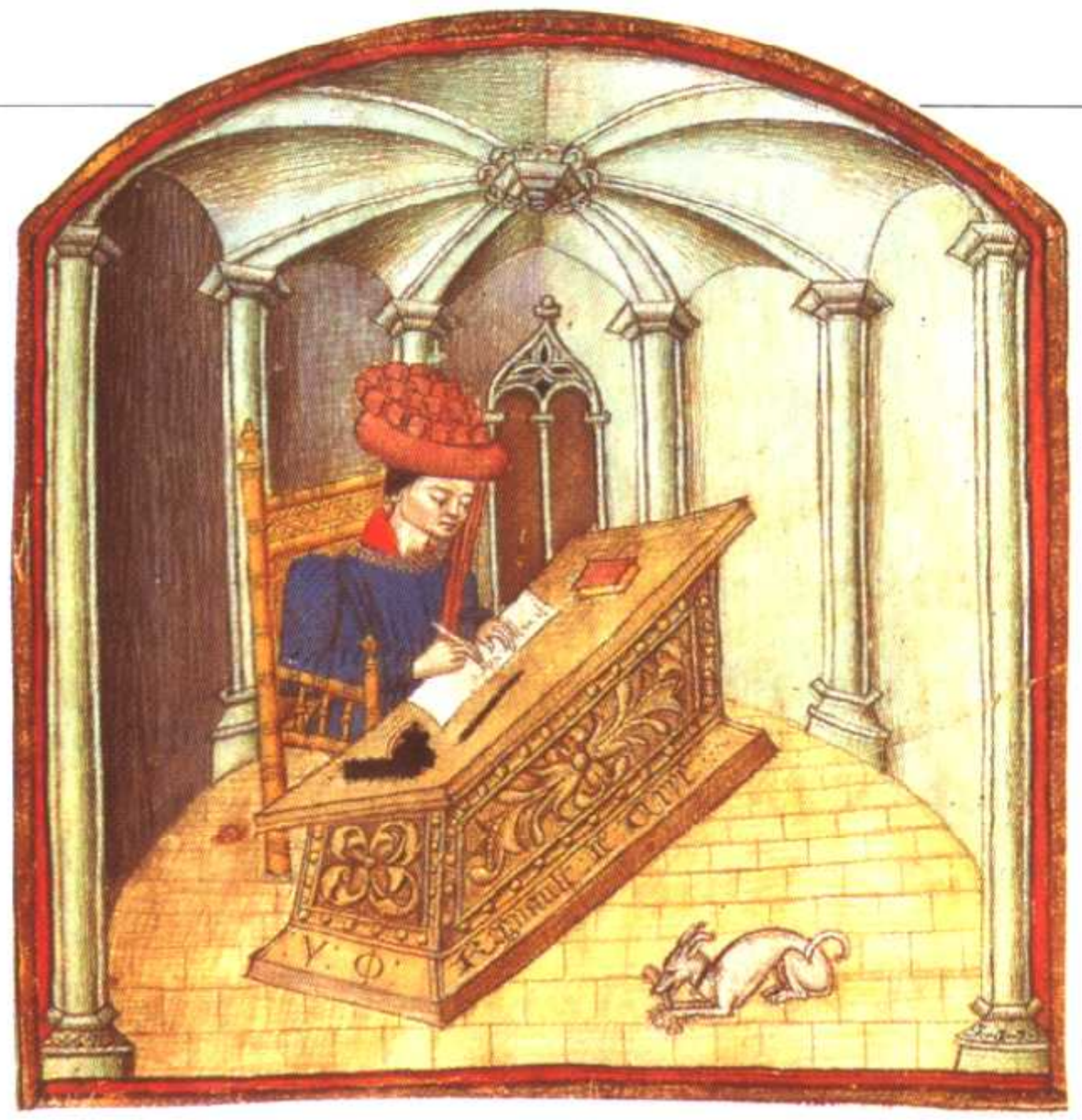
在以后的世纪里，私人居住的地方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根据领主亲友的亲疏程度，其居住的房间也有了严格的规定。并且按照越来越讲究的礼节，藉助于前厅、藏衣室等将他们分开。领主的地位上升得愈高，有关的礼仪也就愈加繁琐。

混居现象在中世纪屡见不鲜（左图）。随着年代与法规的变化，逐渐出现了单独的房间，或者分居的观念，至少对达官贵人而言。



14 世纪和 15 世纪，各种附属建筑也迅速增多，例如专门招待领主亲友的密室和内室，在越来越固定的礼仪中占了一定的位置。同时，随着陆续给领主、妻子和儿女的分配房间，他们的居住愈来愈分散。

社会学家至今还不能确定，究竟在哪个年份，按社会等次，领主的卧室与妻子的卧室被分了开来。可以肯定，自 12 世纪末，在地位最高的城堡里出现了这一分开的现象，而当时地位次等的城堡里，领主与妻子还是有共同的卧室。在许多 19 世纪的布列塔尼小城堡里，人们都能看到，共同卧室依旧存在，直至中世纪以后很久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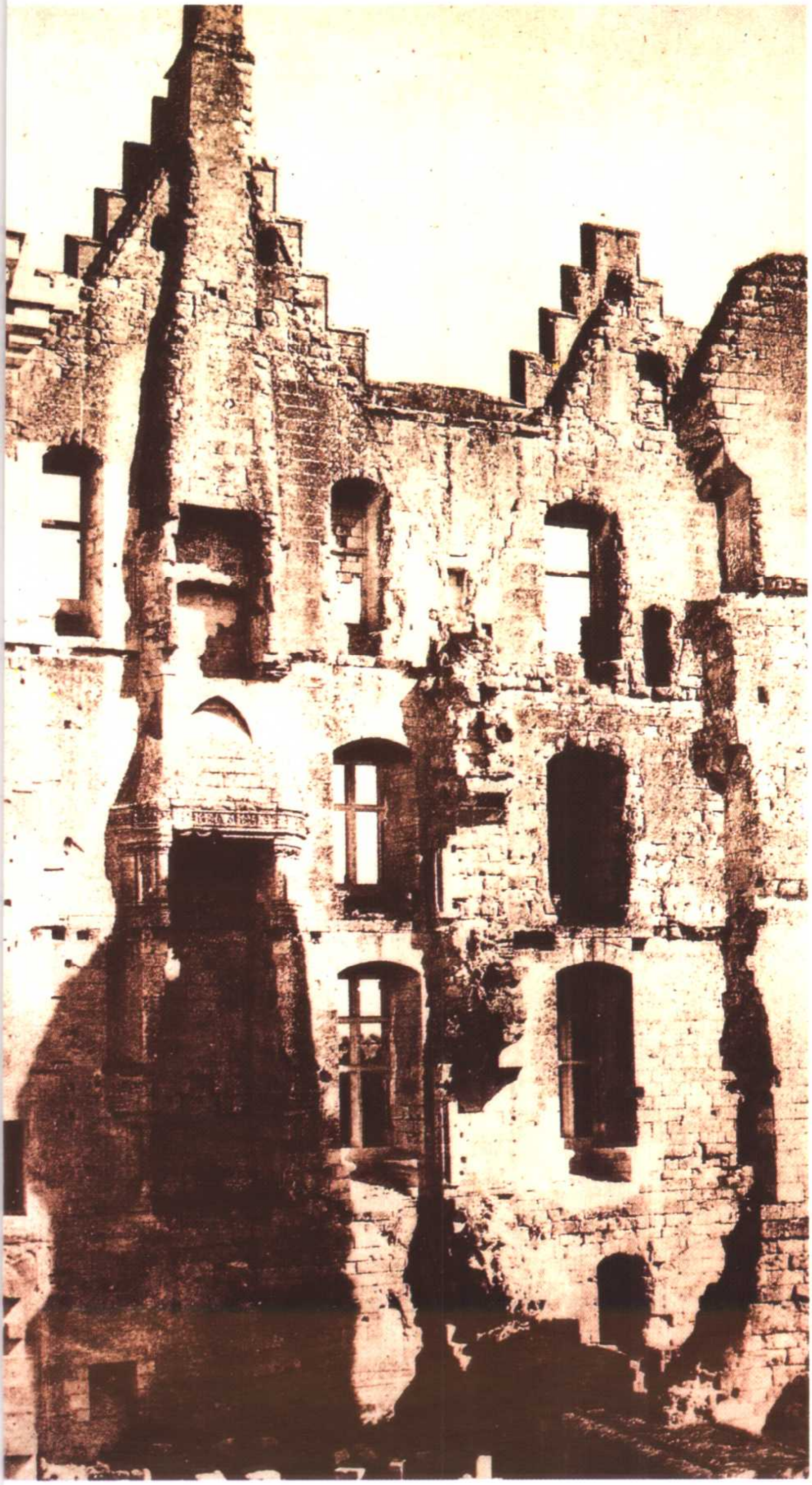


卧室旁常常有些辅助小间作为补充，如内室或书房，君主带其亲信在这里聊天或读书（上图），在另一间房间里御用画师正在给画稿着色。这些幽静的私人场所对于逃避那些公务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活动甚至在他私房里也继续存在。卧室旁有个藏衣室，仆人正在整理从箱子里取出的衣服（左图）。



小教堂

小教堂将领主的权力置于神权的框架内，在中世纪社会演变中，宗教通过它的形式与活动，最终





厕所常建在住宅里，当这些住宅面临壕沟时，墙上突出部分通常是厕所（上图，阿吕耶堡）。任何单独卧室都有自己的厕所，但过去的记载表明，领主常用便桶椅，用完后由仆人将其粪便倒在厕所里。

这是皮埃尔丰堡（Pierrefonds）修复前的山墙（旁图），它建于 1396 年和 1407 年期间。每层依次分成三个场所：大厅、前厅和藏衣室。个人的卧室无疑在隔壁主塔里。奥尔良公爵（Orleans）和其夫人分别住在楼下和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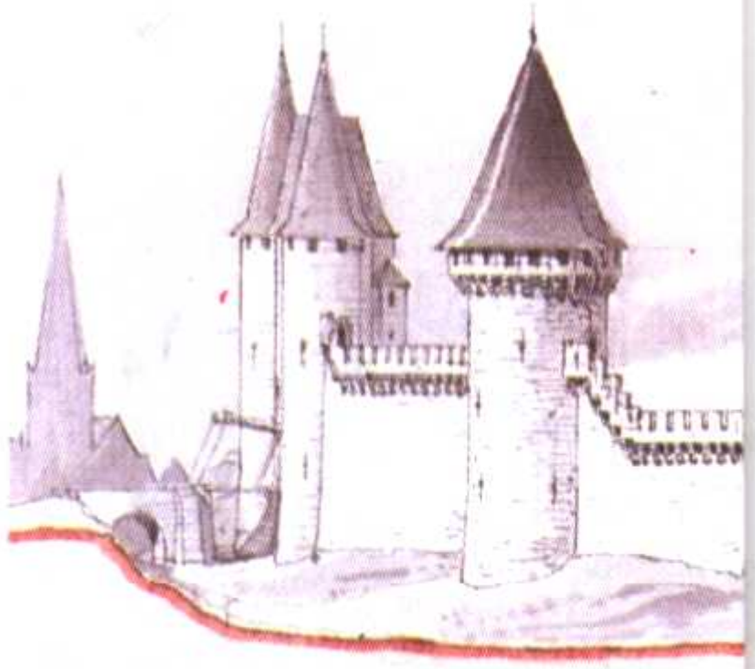


成了不能绕过的轴心，骑士制度的神圣化更认同了这一轴心。

小教堂是城堡和王宫的重要特征。许多时候，在城堡平面图上小教堂与大厅是两个对称部分，在整个建筑的结构中同等重要。著名的例子是城岛宫的圣教堂，它建于圣路易统治年代。该教堂与大厅遥遥相对，长廊将它们相连并通往王家各成员的住处。一般来说，所有圣教堂都藏有圣物，无论是昂热堡的小教堂、波旁堡小教堂、布尔日堡的小教堂、穆兰堡的小教堂，还是万森王家主塔的小教堂，它们都独立于王宫的其他建筑，其原因通常与教堂里教务会的地位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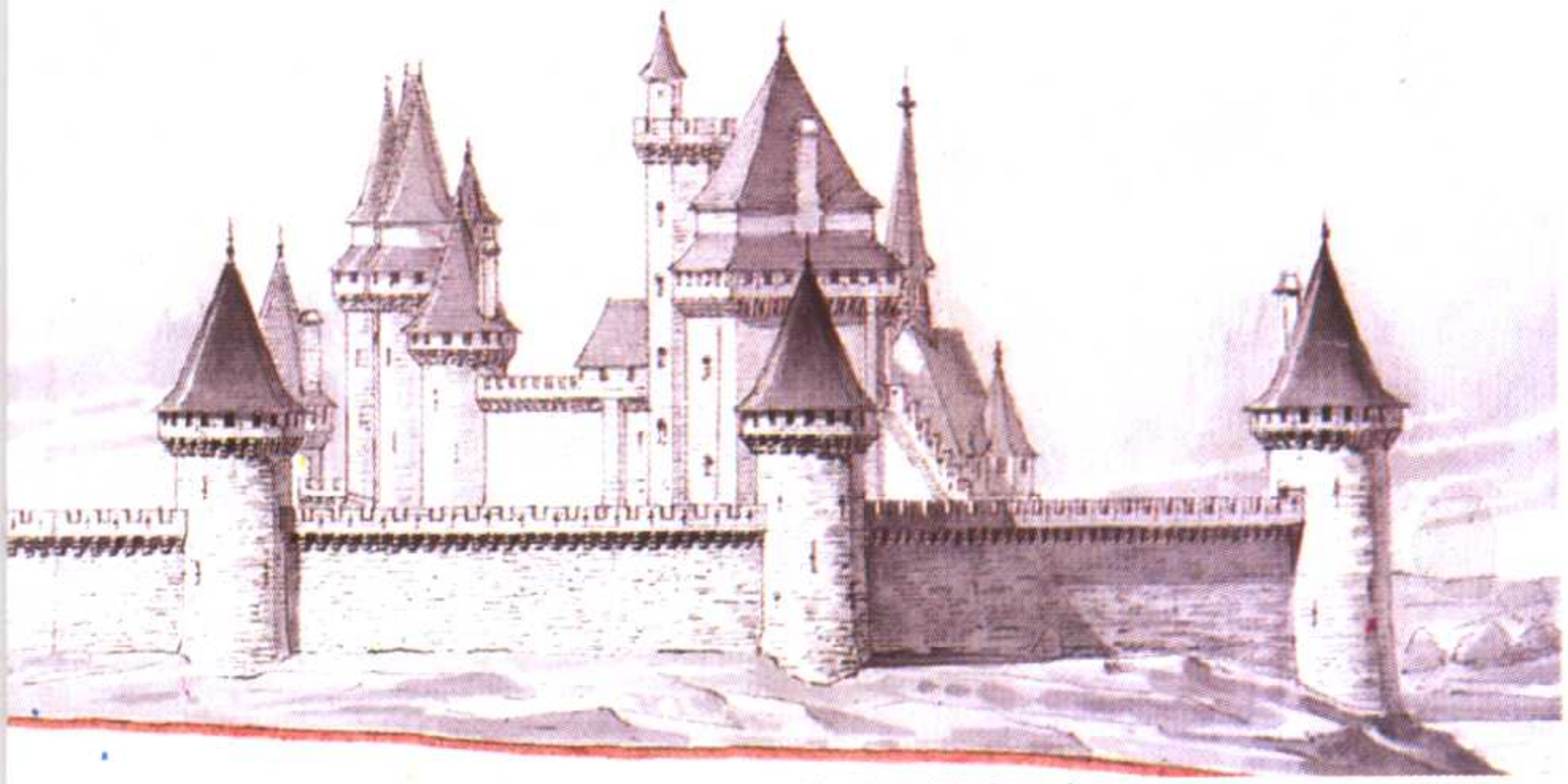
通常，小教堂与大厅紧密相连，它是大厅不可缺少的延伸部分。它常与大厅成直角，但有时也与大厅平行，例如桑利斯堡（Senlis）小教堂，从大厅可以直接进入小教堂，古西和特鲁瓦的小教堂也是如此。小教堂可以是紧贴大厅边的普通祈祷室，如同一幢宗教修室；还可以看到有两层楼的小教堂，一层供大家使用，另一层为贵族所备。不管怎样的式样，小教堂的存在从不间断。这种教堂、大厅和卧室三位一体的建筑，最好的例子是11世纪或12世纪的那些规模宏大的主塔，例如伦敦主塔、法莱斯主塔和洛什主塔。

随着时光流逝，同大厅、卧室一样，在小教堂



茨贝格堡（Landsberg）建于1200年，位于大门之上的精巧“凸肚突”（左图）从大厅沿墙突出，起保护作用的十字型孔令人想起了宗教，而浮雕则是阿尔萨斯的特征。

安茹公爵在15世纪上半叶建造的塔拉斯孔堡（Tarascon）的小教堂，如同所有君主教堂一样，在每个祭坛边有个包厢，靠壁炉取暖。君主们在做祭礼时，不必和其他朝臣混在一起。



建筑师德弗兰（Deverin）在1909年制订的夏多布里昂堡（Chateaubriant，旁图）修复计划中，给哥特式小教堂安排了极大的广场（下图），在小教堂的外墙建有带突廊和小塔的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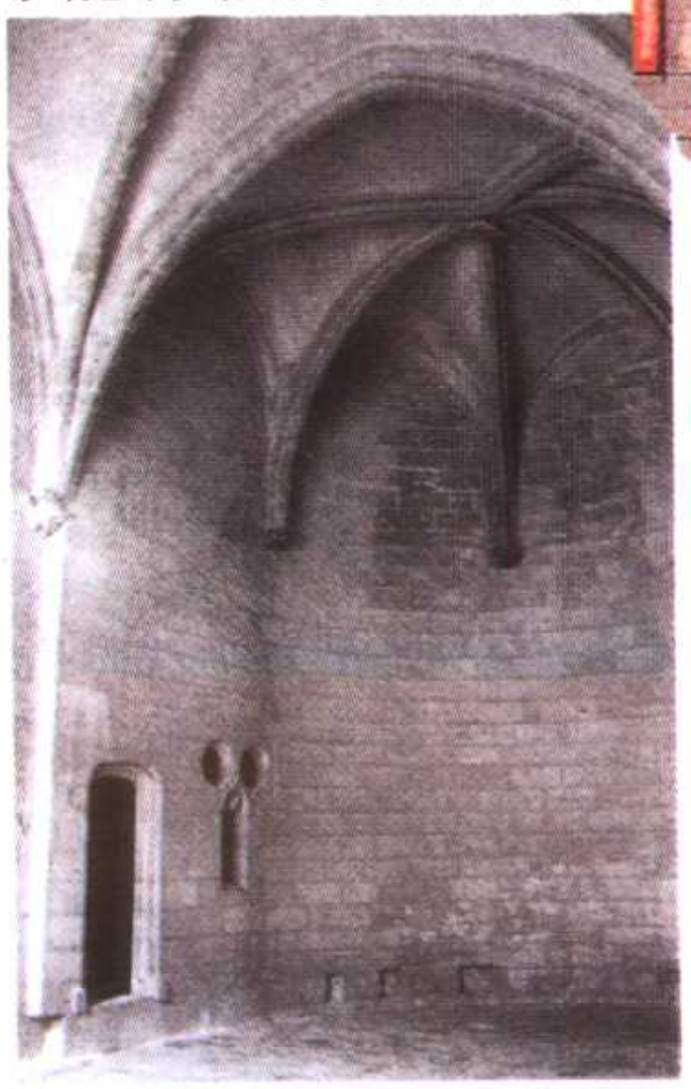
里也出现了领主个性化空间的倾向。

自14世纪中期起，许多领主小教堂在大殿的左右两边有了专供领主和他妻子使用的小凉廊。透过这些小凉廊的窗户，可以进行祭礼的礼仪，而其他人往往看不到他们。

院子的公众场所

具有这些作用的建筑只能在一个结构良好的空间里才能存在，完成各项





教堂管理职务活动。

首先谈一下院子，拉丁文为Curia。它是个在不同建筑物中的空地。是个接待客人的场所，当然必须在围墙内，受住宅包围。不管怎么说，在城堡建筑中它还是很重要。在绝大多数王宫里，尤其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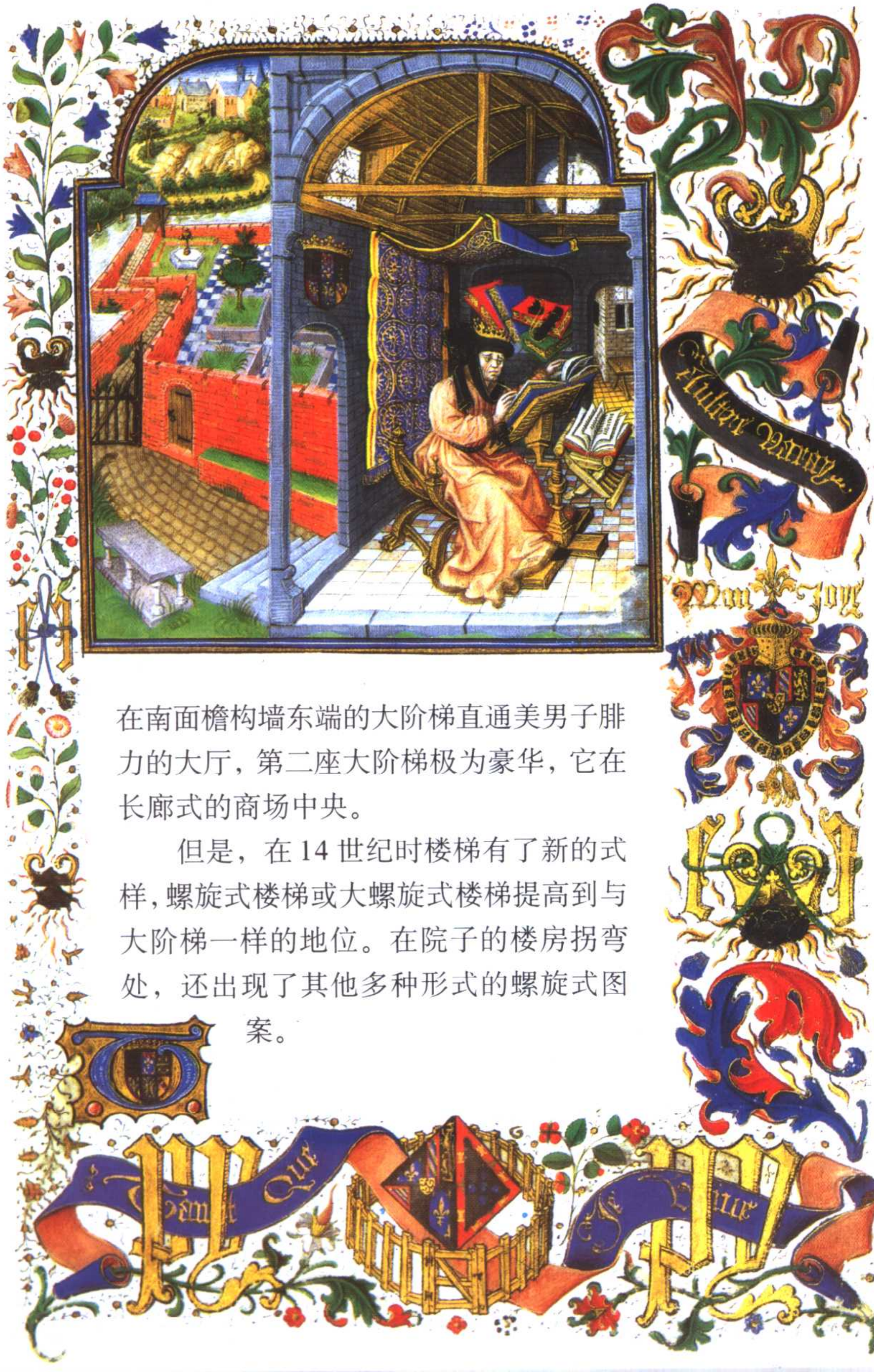
主教城堡里，所有的文献都将具体的院子与聚会的作用结合起来谈。其实，它涉及到关于王宫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与超出小城堡规模的建筑地位有关。

这类封建社会建筑物的院子，最好的例子是古西堡，它的院子与城堡的楼房紧挨在一起，其周围矗立着不同的下有敞厅的建筑，它是上层人物聚集的地方。在一旁，台阶连着大阶梯，附近是小教堂，四周全是高大的建筑，显示了君主的特性。

无论什么时期，城堡建筑中都有个花园，它是人工雕凿的一小块自然风光。无论是卢浮宫城堡，还是万森主塔，查理五世为了把住宅与花园直接连起来，他不是造了几座吊桥？右图描绘了安茹国王勒内（René）在书房里读书的情景，画家在其背景中画上了一些花园，从国王的内室可直接到花园。这些花园为四方形，种上了各种植物，周围有喷泉作装饰，还常有大鸟笼，甚至还有养动物的笼子。君主和领主喜欢在那里休息，喜欢在那里对女性献殷勤，在艳情小说中可常常读到。

从大阶梯到螺旋式楼梯

在院子里，楼上、楼下的外墙通道是主要建筑元素之一。在10世纪与14世纪，惟一连接上下通道是大阶梯，它直通城堡最豪华的地方——大厅。从这点看，城岛宫就是个例子，在贵族院子里，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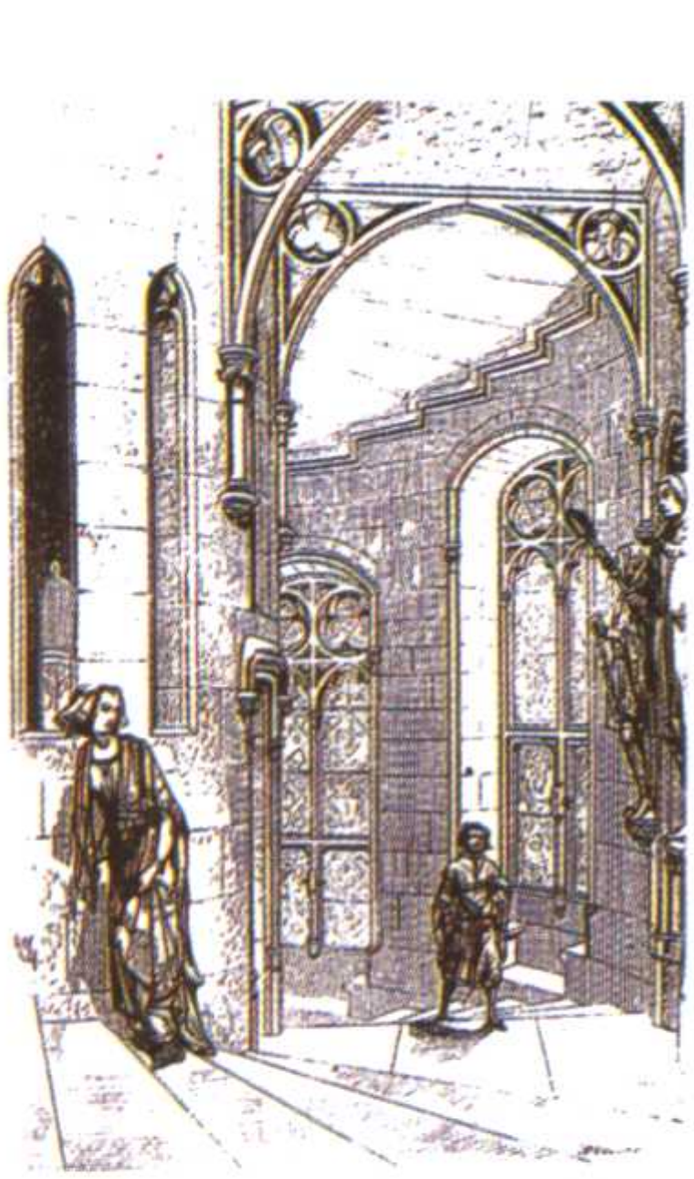


在南面檐构墙东端的大阶梯直通美男子腓力的大厅，第二座大阶梯极为豪华，它在长廊式的商场中央。

但是，在14世纪时楼梯有了新的式样，螺旋式楼梯或大螺旋式楼梯提高到与大阶梯一样的地位。在院子的楼房拐弯处，还出现了其他多种形式的螺旋式图案。

直式螺旋式大楼梯充分表现了领主的张扬心态（如在卢浮宫(Louvre)、索米尔(saumur)和其他城堡），同时也满足了当时的实际需要：楼上与楼下的往来日益频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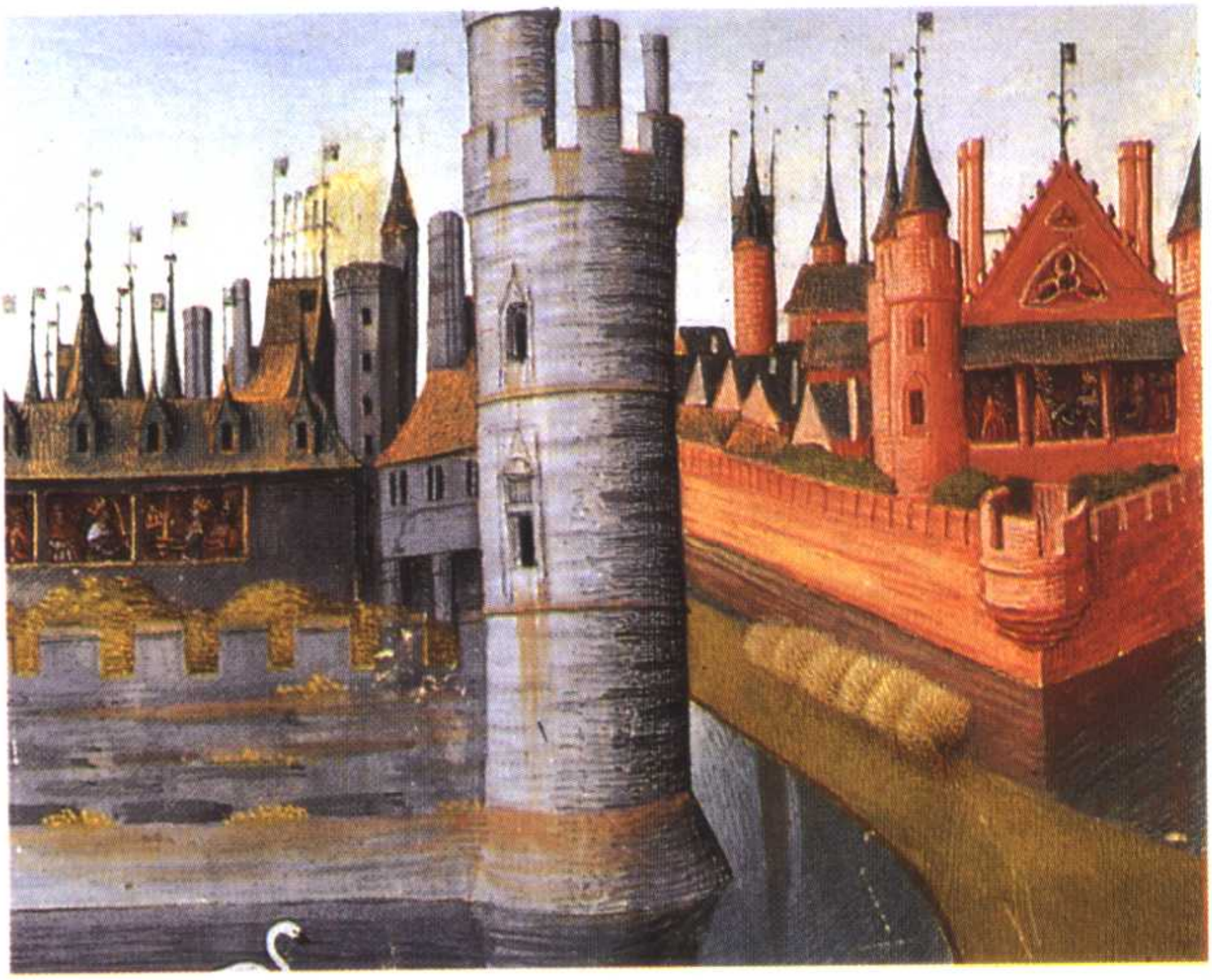
因为城堡院子的狭隘而在14世纪60年代诞生的这种螺旋式楼梯（vis），很快得到了发展，事实上也由此出现了主塔旁的螺旋式大楼梯（grande vis）。14世纪后，在小城堡



也有螺旋梯。直至17世纪甚至更晚些，在一些级别次要的建筑里也开始建造了螺旋式楼梯。







廊：既是通行的地方，也是散心的场所

从院子通往主要住宅，这一来往于上下之间的重要设施也有其“孪生兄弟”：领主住宅或城堡住宅，为了与其主人地位相匹配，必须有横向走动的空间。中世纪曾称其为“敞廊”，随后又称其为“廊”。

拥有更多的面积，这是领主显示地位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作为领主或君主必须拥有更多的空间，尽管它们没什么直接用途。自 12 世纪起，拥有更多空间的欧塞尔王宫引人注目，它的长廊将教务会议大厅与住房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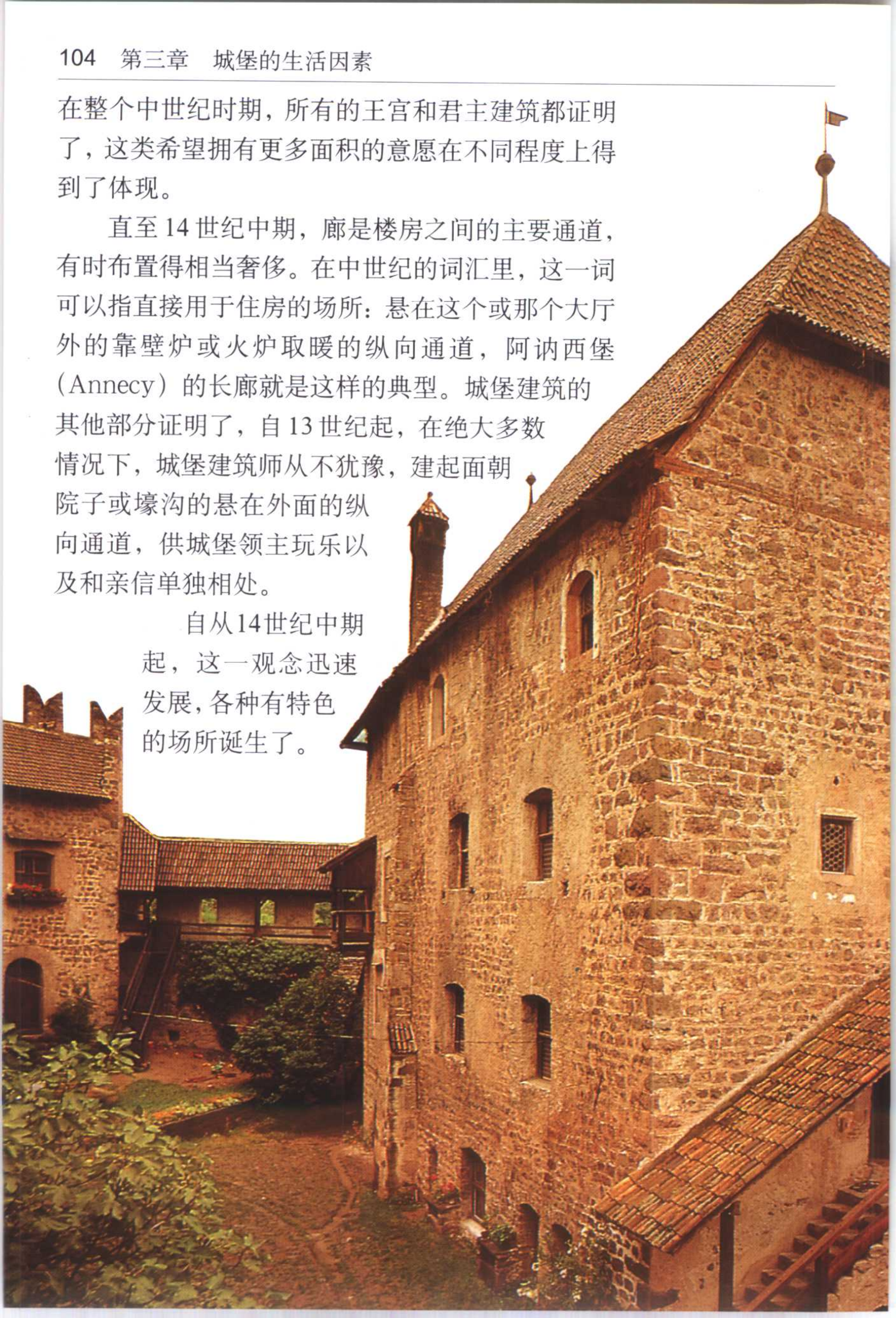
在 14 世纪至 15 世纪的城堡王宫里，“走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它只是那些简单的有顶过道和附属的小厅，专门用来消遣和聊天。

1360 年后不久，安茹的路易一世（Louis I）在索米尔堡里建造了螺旋式大楼梯（中图），它是最早的楼梯之一，仅次于维奥莱·勒·杜克在卢浮宫造的螺旋式大楼梯（左图），它具有装饰功能，并成了君主住宅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这种楼梯的作用极为显著，此外，这种楼梯并不为大厅单独使用，通过它可到达所有的房间。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所有的王宫和君主建筑都证明了，这类希望拥有更多面积的意愿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体现。

直至14世纪中期，廊是楼房之间的主要通道，有时布置得相当奢侈。在中世纪的词汇里，这一词可以指直接用于住房的场所：悬在这个或那个大厅外的靠壁炉或火炉取暖的纵向通道，阿讷西堡（Annecy）的长廊就是这样的典型。城堡建筑的其他部分证明了，自13世纪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城堡建筑师从不犹豫，建起面朝院子或壕沟的悬在外面的纵向通道，供城堡领主玩乐以及和亲信单独相处。

自从14世纪中期起，这一观念迅速发展，各种有特色的场所诞生了。





廊可以是通行场所、过道，也是接待客人和娱乐的大厅。到处可感受到这种拥有更多空间的炫耀。君主或大领主与小封臣的区别，甚至与布尔乔亚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地方。廊的迅速发展与卧室装饰元素的增多，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这种领主住宅后来或多或少成了标志复兴时代特点的套房。

蒂罗尔州（Tyrol）的德伦克尔堡（Runkelstein）是个带夏日住宅特点的建筑，除了那幢在日耳曼地区传统的漂亮住宅外，还有那座像拱廊一样的带顶楼梯，楼梯下还有个喷泉。它是尼克拉斯·德·文特（Niklas der Vinter）于1388年建造，底层有个露天大厅（长廊），通过四扇拱门可达院子，上面的楼层被隔成两个大厅。无论室内还是室外，甚至在沿长廊院子的墙上都有五彩缤纷的画。这些绘画（1504年至1508年被修复）描绘了盾牌、狩猎、骑士比武、舞蹈和打球，还有些爱情诗的节选。



沿塔楼脚下，一座52级台阶的楼梯直通泥灰岩下的各个地道，右边楼梯下的地道延伸到地下仅80米，左边楼梯下的地道在140米左右处被碎石瓦砾堵塞，似乎还可延长，……从这地道走到另外一地道，据说它可以通往迪埃普（Dieppe），但迪埃普的入口处也被碎石瓦砾堵塞了。

对1708年阿尔克巴塔耶堡的描述

第四章

从象征到神话

城堡在众人心目中始终占了难以置信的一席之地。多少故事与传说使它成了充满神秘的地方，它的城墙与塔楼象征了对自由的限制。



中世纪城堡建造以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城堡的象征和特性逐渐被各种神话所取代。自中世纪末起，首先是对城堡逐渐失去热忱，其次是后人对这古老怪异的设施不甚理解，最后是在岁月侵蚀下城堡渐渐成了废墟，这一切使这些古堡变得更为封闭、更为神秘：这一切促成了神话的产生。因此，自16世纪起，所有中世纪的古堡都被划归了“古罗马人”或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名人，例如法国12世纪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英雄加纳（Ganne）或加纳龙（Ganelon）。

18世纪和19世纪是这些围绕城堡的神话的鼎盛时期，由于对中世纪社会及其巨大建筑的不理解，也无法予以“人性化”，于是在脑海里浮现了类似民间传说的种种联想。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堡的破坏加速了这些

作家兼画家乔治·桑（George Sand）用文才和画笔去想象城堡的神奇（下图是她关于城堡的绘画作品之一）。在《莫帕拉》中，她对拉罗什吉勒波（La Roche- Guillebaud，后更名为拉罗什莫帕拉〔La Roche- Mauprat〕）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这个人迹杳无、树丛茂密的地方，在一条壑沟里有座已成废墟的小城堡，在距狼牙闸门百步之遥的地方，发现一些破损的小塔。当暮色降临时，从城堡高处的箭垛里传出一声声夜鹰的凄厉叫声，伐木人与烧炭人脚步匆匆，一声不吭地从那里经过，不时划着十字架，……



想象的滋生和蔓延，浪漫主义也给它添上了戏剧色彩。



地道，或“神秘的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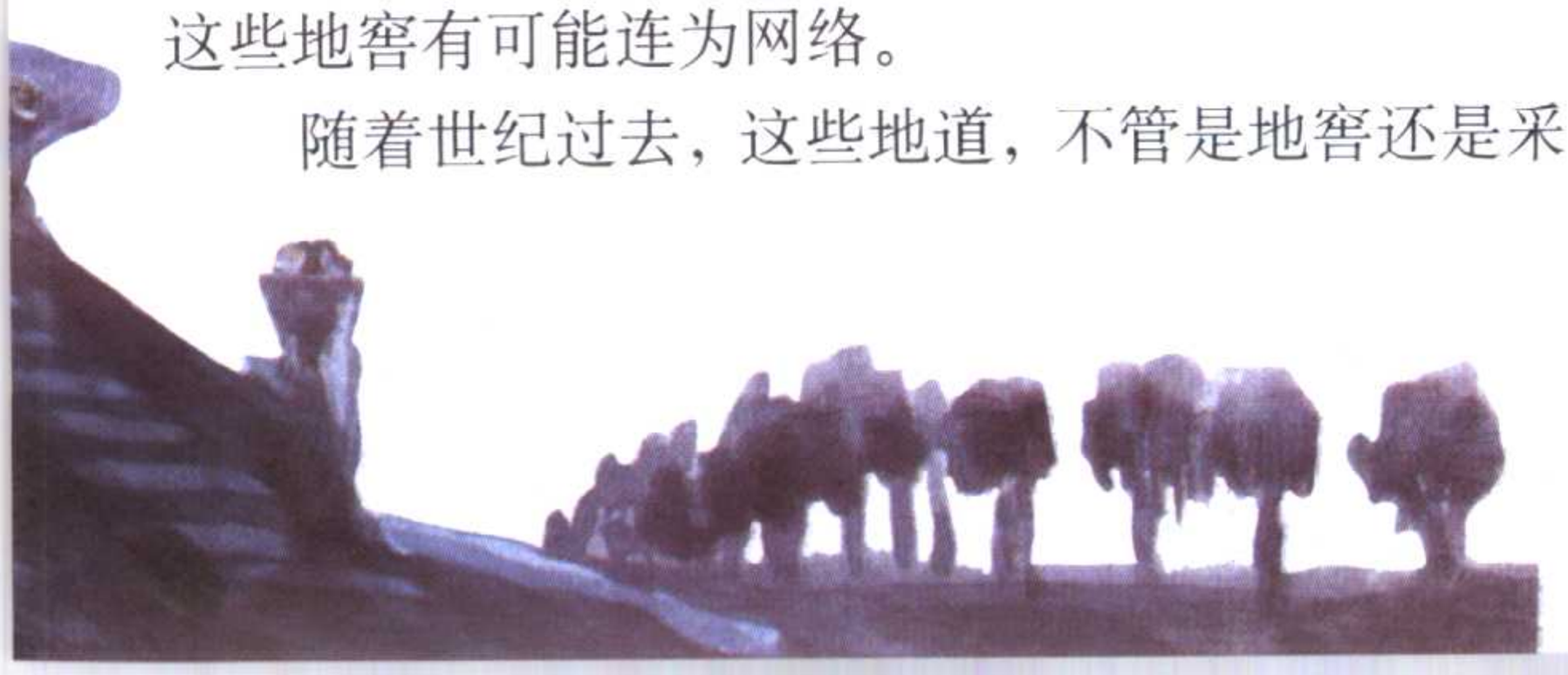
在中世纪，谈到城堡建筑，总热衷谈它巍峨、崇高。有趣的是，流传最广、给人印象最深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却是与地道有关的神话。真实的生活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传说，这是民间想象出来的历史，按导游的说法，哪个城堡没有长达数十公里的地下网络？哪个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地道没有遭到倒塌的厄运，以致今天无法辨认？哪个地道没有某个老人的保证，说他的祖先曾穿过整个地道？

这是流传最广的有关城堡的近代神话之一，毫无疑问也离现实最远。人们在不同时期挖掘的地道，提供了建造高大建筑的材料，或做储存用的恒温地窖，于是神话也随之而出现了。绝大多数的地道只是个地窖而已，如同绝大部分的中世纪城市一样，这些地窖有可能连为网络。

随着世纪过去，这些地道，不管是地窖还是采

“人们一时忘却高矗在那里的方形塔楼，它不再是土台主塔，也不是废墟，这是个巨型‘石珊瑚’植物，伸出了类似可怕的珊瑚虫的触角、脚爪、手指、脖子、螺旋、吻管和长发，钻入里面，把它密密包住。”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莱茵河》，第 28 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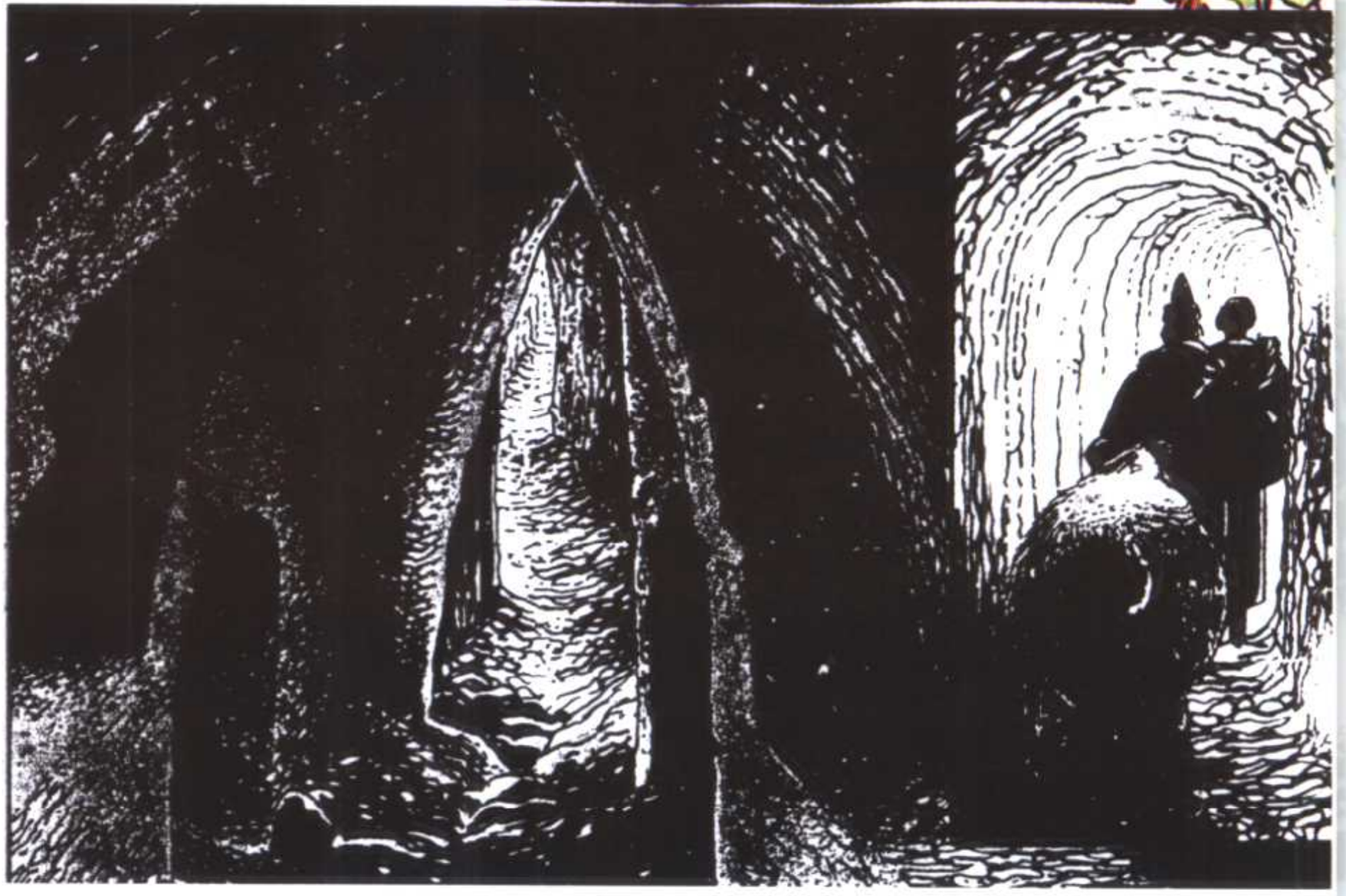


石场，最后终于联成一体，变成交错纵横的地下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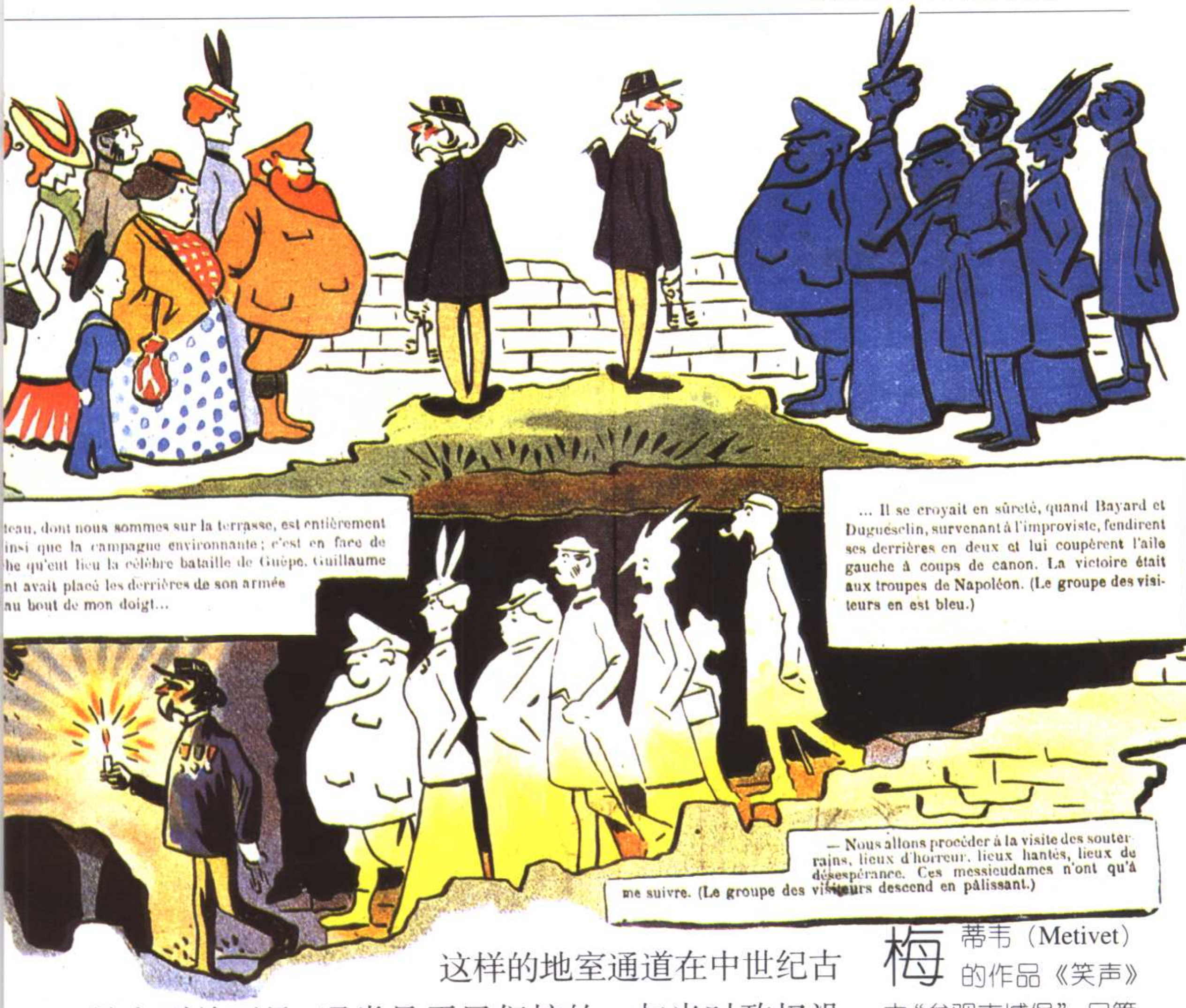
地下城堡

然而，在中世纪的象征中，从未有过逃命的地道，这全是浪漫主义的七拼八凑的创造。那时是不是有人挖过这类地下建筑来保护深陷困境的防御者呢？回答无疑是否定的。与现在相比，中世纪更注重实效而不是情感。“地道”的这一用途在当时并不现实，为了从这地道逃逸，出口必须与出发地相隔遥远，才不至于冒落入围攻者控制地区的危险。但在中世纪，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很多的钱来挖通各城堡和各城市间的地下通道，……



相反，在中世纪有不少可以藏身的地下室，由许多采石场为这个目的改建而成。最著名的地下室要数法国皮卡第（Picardie）的纳胡堡（Naours）的“藏匿通道”，它规模宏大，可容纳3000多人。自9世纪起，它形成了网络状的地下藏身处，在历次战争中都发挥了作用。它与古堡没有很大的关系，它是平民百姓为躲避战火而挖掘的藏身处，与封建因素毫不相干。

地下室是个深不可测的地方，是个漆黑的迷宫，既令人担忧，又令人着迷。当连环画将现实与梦幻连在一起时，人得到身临其境的感受。这是布尔琼的作品《黄昏侣伴》。



梅蒂韦（Metivet）的作品《笑声》中“参观古城堡”，尽管它已有90年历史，依旧青春常驻：当这神话成为老套时，……



这样的地室通道在中世纪古址上到处可见，通常是平民们挖的，与当时政权没任何关系。然而，人们不能否认那些建在岩石下的真正的城堡。从这种观点来看，中东倒有不少这样卓越的建筑，黎巴嫩的“地龙地窖”最有代表性。这个地下堡垒在峡谷里，两侧悬崖峭壁，入口处的险要令人眩晕，在整个十字军东征期它始终存在，甚至战争结束后它还存在了多年。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地下室只有不被人们所知才有价值。



一旦地下室的存在被发现，它就成为了极其致命的陷阱，如同兔子藏身的洞穴一样。与露天的城堡相比，这类地下室受到围困之后的处境更糟。历史充分证明了，人们根本无法守住自己的秘密，只要敌人掐住了守卫者生存必要的食物供应，尤其是水，这些地下室顿时便成了令人恐惧的死亡室。



— Le donjon !... C'est sur le haut de cette tour que le sire de Parquay attendait sa jeune fiancée, la belle Fèvre de Lyon, et dans la salle à côté, ils passèrent une nuit de noce historique, dont il ne reste plus que des vestiges. (Le groupe des visiteurs rougit légèrement.)

沿着梅蒂韦的探访路线，这里是座城堡塔楼（左图）。总算这次不是最后藏身处，而是幽默所在地，……

城堡主塔，或“最后藏身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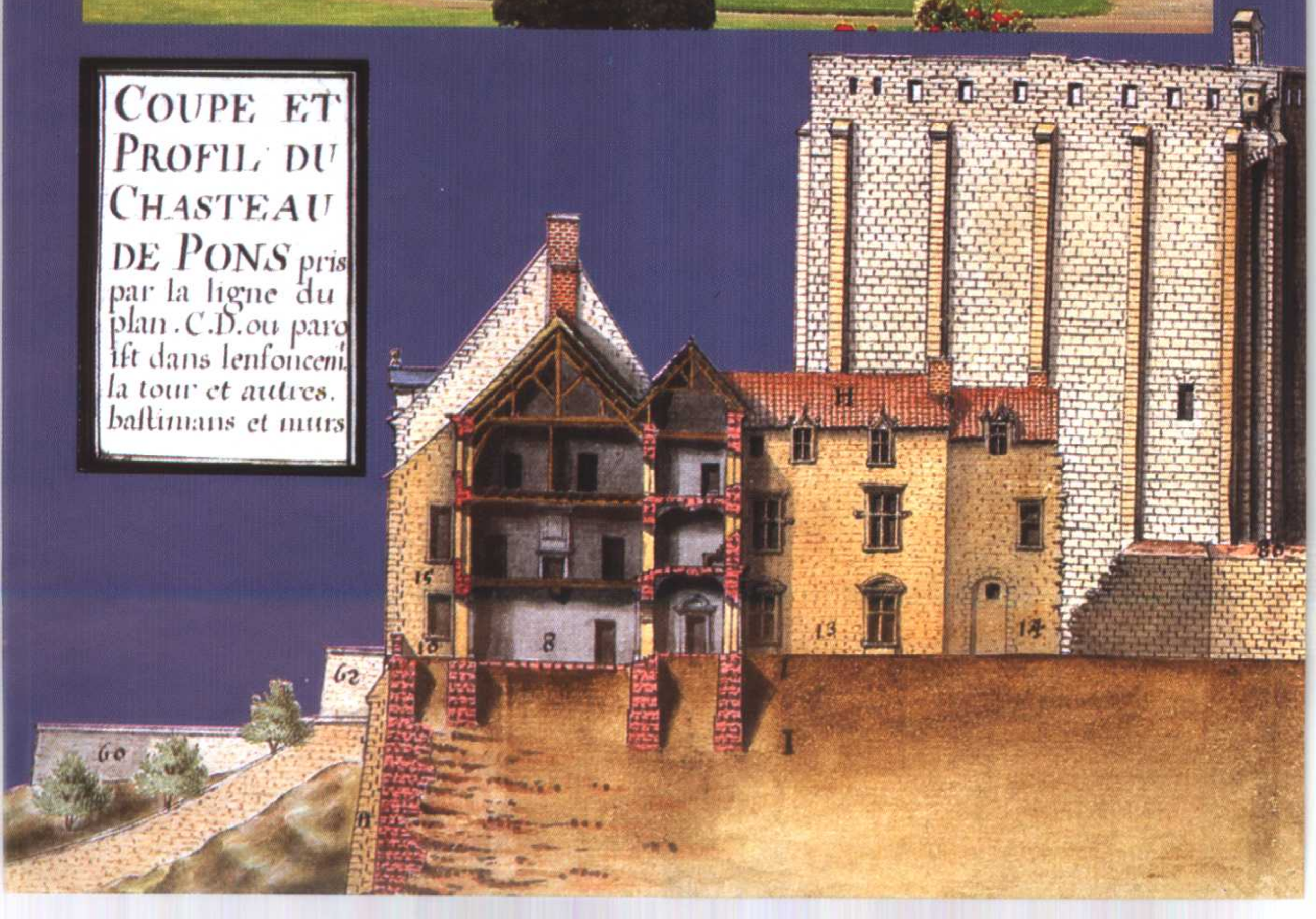
在近代城堡神话中，“城堡主塔”是仅次于地道的热门话题。在有关城堡的传统评价中，有人认为它是“最后藏身处”。其解释极为简单，当城堡遭到围攻时，攻城人将先占领平民院子，随后夺取贵族院子。一旦如此，城堡守卫者必须逃进主塔或城堡塔楼。当围攻极其激烈时，地道又成了守卫者的最后藏身处。在浪漫主义时期，建筑在封建社会关系上、作为身份象征的城堡塔楼，其作用成了单一的军事用途。一旦遭到围城，它便成了内堡。

在中世纪的城堡设计中，主楼肯定负有独特作用。但事实上，它的作用决非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单一。主楼可以是权力的象征，它不能居住；也可以如同腓力塔楼(Philippienne)一样有两用功能，是权利象征，还让人居住；还可以像普罗万塔楼那样是个牢房。在1150年的规划中，普罗万塔楼就是按监狱模式所设计；最后还

“在中世纪，塔楼对城堡的作用，就好比城堡对城市的作用。那些被赶出城市的士兵，就退守在城堡里；城堡失守，士兵们就退守到塔楼里，……除了塔楼，众叛亲离的领主无处躲身了，于是他和亲信躲进塔楼。留给他最后的出路，要么是战斗到底，要么准备逃走，要么投降”，这就是维奥莱·勒·杜克在《建筑分析词典》中提出的有关主塔作用的经典看法。不幸的是，这看法有极大局限性，它将居住方面或象征方面全都略去了，而这些作用在许多城堡中都有所表现的。首先是日耳曼钟楼（中图），它完全无人居住了；但坐落在狭隘山顶上的富瓦堡（Foix，上图）和它的3座主塔，充分显示了它象征的强大作用。塔楼的建造是表明新主人的强大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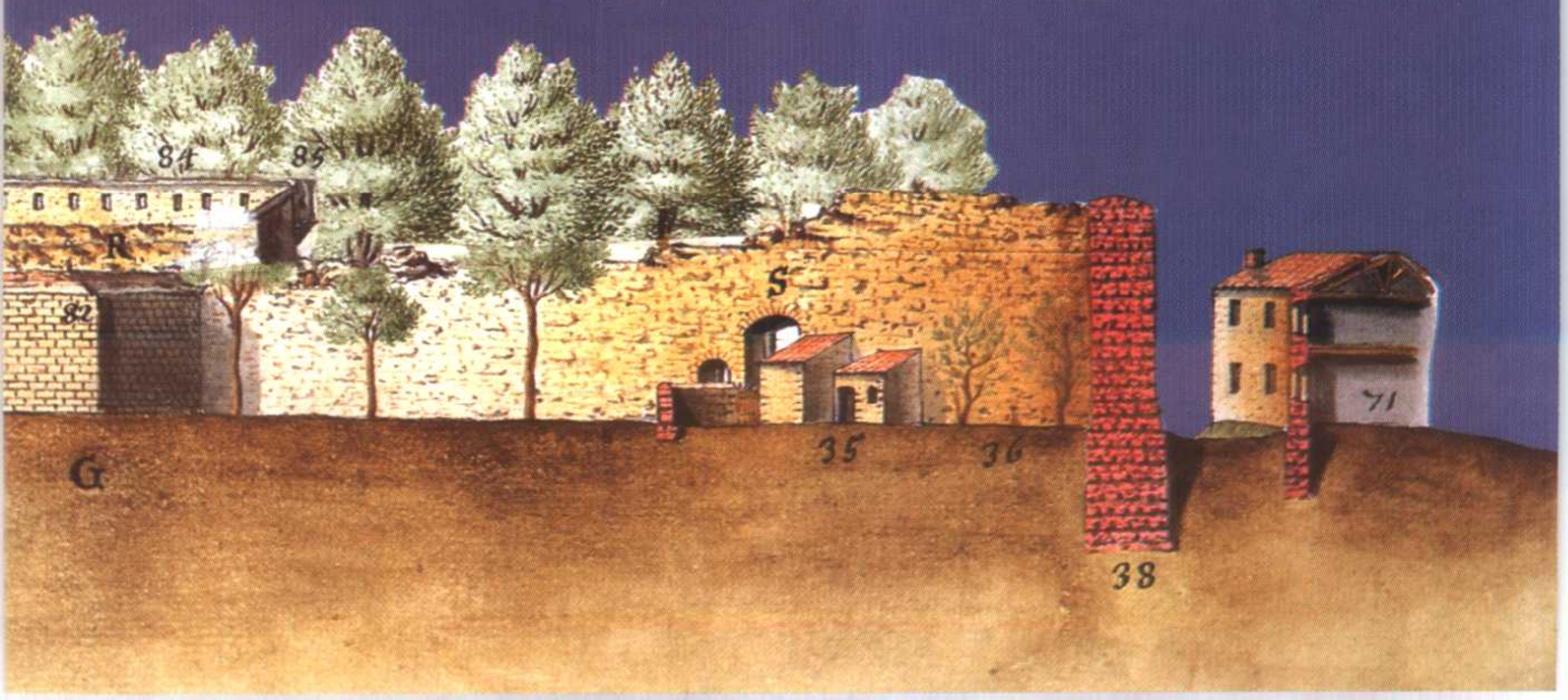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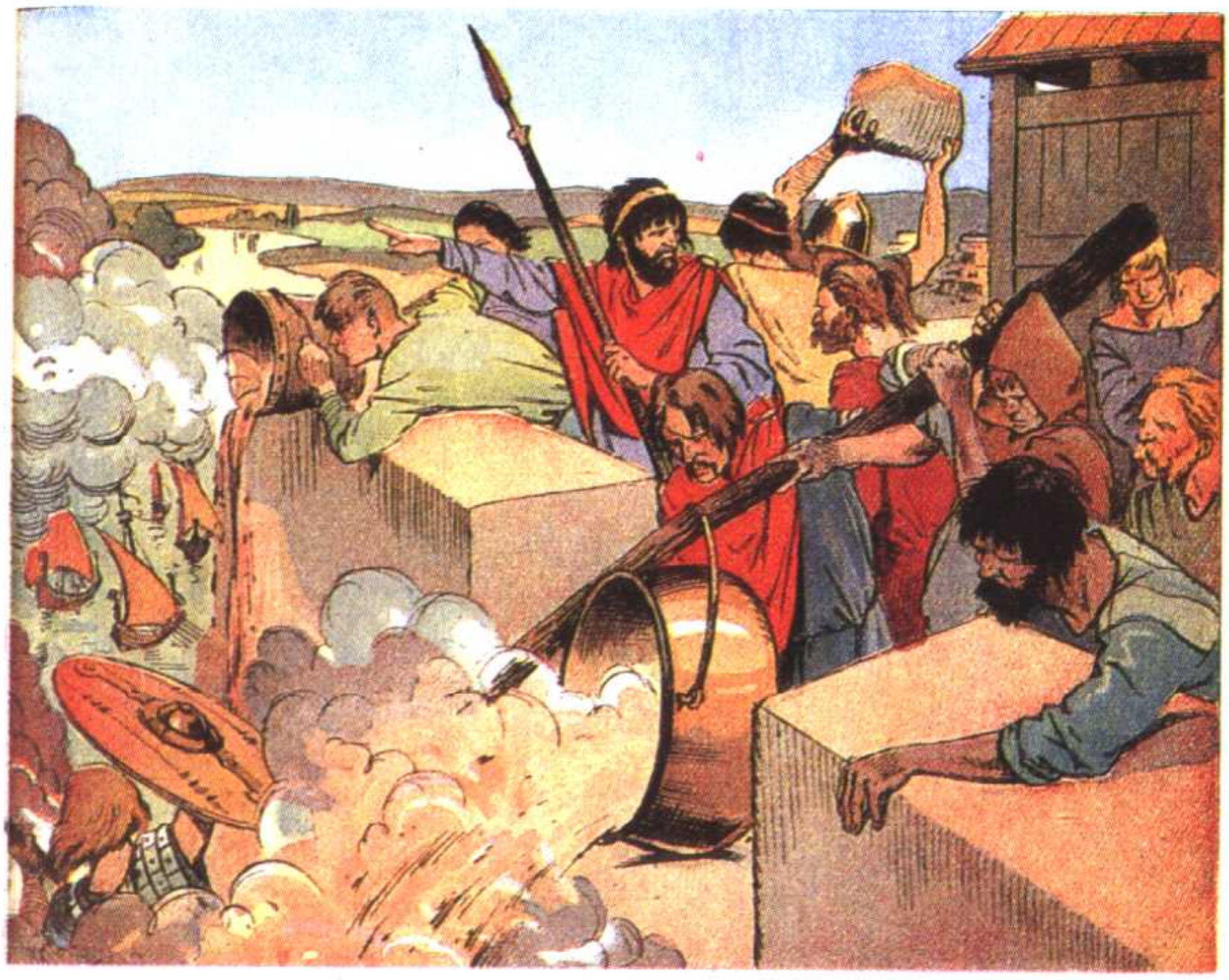
COUPE ET PROFIL DU CHASTEAU DE PONS pris par la ligne du plan. C.D. ou paroift dans lenfoncem. la tour et autres. baſtimans et murs





在修建城堡时，对城堡的想象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哪个建筑师和考古学家没有这样的想象呢？那些负责修复过去年代历史遗迹的建筑师用精美的绘画将这样的想象公式化。例如，1886年马斯卡尔（Masqueray）用水墨画下的朗布斯堡（左图）。不幸的是，想象有时以毫无理由可言的穿凿窗洞、增加突廊来表现的，幸运的是，有时还留下一些城堡昔日的美好见证。通过对蓬斯堡（Pons）主塔的今日状况（左上图照片）与其17世纪的状况相比较（由杰出的工程师克洛德·马斯〔Claude Masse〕所修复，左下图），可以看到这部分梦想。







可以专门供人居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是个单一的“最后藏身处”，惟有受到腓力二世建筑风格影响的塔楼，才可能是个单一的“最后藏身处”，因为它们与城堡的其余部分完全不相干。

是否应这样考虑：在观察古西堡这样一座城堡时，里面主塔按传统的腓力主塔仿造，楼前是平民院子，人们有道理问，城堡的象征意义是不是更大于城堡的防御功能？

与藏身处不同，城堡主塔经常有人居住。由此可见，在中世纪，人们建造主塔并非抱一成不变的僵硬观念，在主塔内可以看到许多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设施，在那里居住用途占了相当大的面积。万森主塔（la tour de vincennes）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许多有圆形小塔的长方形住宅塔楼组成个“大家族”，在地位略低的领主当中，这样的住宅塔楼更是普遍。

维克多·雨果《莱茵河》第28封信的“参观施瓦本贝内斯特堡（Schwabennest）”中写道：“我登上这条小道，它的过去令人毛骨悚然，大量的沸油、冒烟的沥青和滚烫的熔铅从突廊往这里倒。”





沸油：令人捧腹的防御

想到城堡时，浮现眼前的往往是围城场景：进攻者经过激烈的战斗越过壕沟（人们总以为壕沟里有水，其实并非如此），在护墙上架起了长梯奋勇攀登，防御者拼命地向他们投掷各种充当武器的物件。导游最愿意介绍的就是那些滚烫的油。

据近代的传说，这些可怜的防御者不得不在堞道上将火点燃，将铁锅里的油烧得滚烫，随后抬起，将沸油从突廊和雉堞甚至从木廊上浇下去，……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想象究竟有多少是可信的成分？

但只要想一想，有谁会相信，在高高的城墙上，防御者点火烧热笨重的大铁锅，里面晃动着昂贵的油，然后，防御者抬起烧得发烫的大铁锅，冒着敌

根据过去的作者和插图画家的说法，在城堡堞道上造了许多煞费苦心的机关，……事实上，画集与文字说明都证明了从突廊或城堞高处扔下的主要是石块而不是沸油。还有那些垂直的洞，那是用来垂直抛出传统投掷器的。



人的炮火，将沸油倒在进攻者的头上？

相反，据史书记载，城墙上防御用的主要是坚硬的投掷物，首先是围城前就堆在塔楼和护墙上的大石块，当然也会使用类似沸油的卓有成效的“武器”，如生石灰水。

1347年，约格·德·加厄达易拉克（Hugues de Cardaillac）要求比沃勒堡（Bioule）塔楼顶上造生石灰池。另外，在其他攻城故事中提到，防御者还会用一些很无聊的手段，例如在13世纪的阿尔萨斯围城战中，就有人将一桶桶粪便朝着进攻者的头上浇去。

但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主要的兵器还是投掷物。单兵作战往往用弓箭和弩器，群体作战常用投射器和掷石器，还有些徒手用的“兵器”，如石块和滚木。

这些做法确实不浪漫，但必须明白，中世纪如同古代和以后的古典时代，攻城通常是专家考虑的事，这会促进运用各种精益求精的手段。

16世纪的工程师并不注重沸油，对于他们来说，机器或大炮的制作、朝前推进的策略、对坑道和地下室的侦察，这才是他们心目中有关战争的经典教义。



当城堡上了银幕时（上图为《亚瑟王之剑》，后页上图为《克鲁勒英雄的最后行动》），其效果跟梦想与神话是一致的，但重要的还是戏剧性，如在灌满水的壕沟里激战（上左图）。由于攻城，必须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围城军队，还必须找到对方守卫的薄弱处，埋地雷或挖坑道是常用的手段。

黑牢：没有名分的封建公堂

在这些近代的系列神话中，有不少是关于“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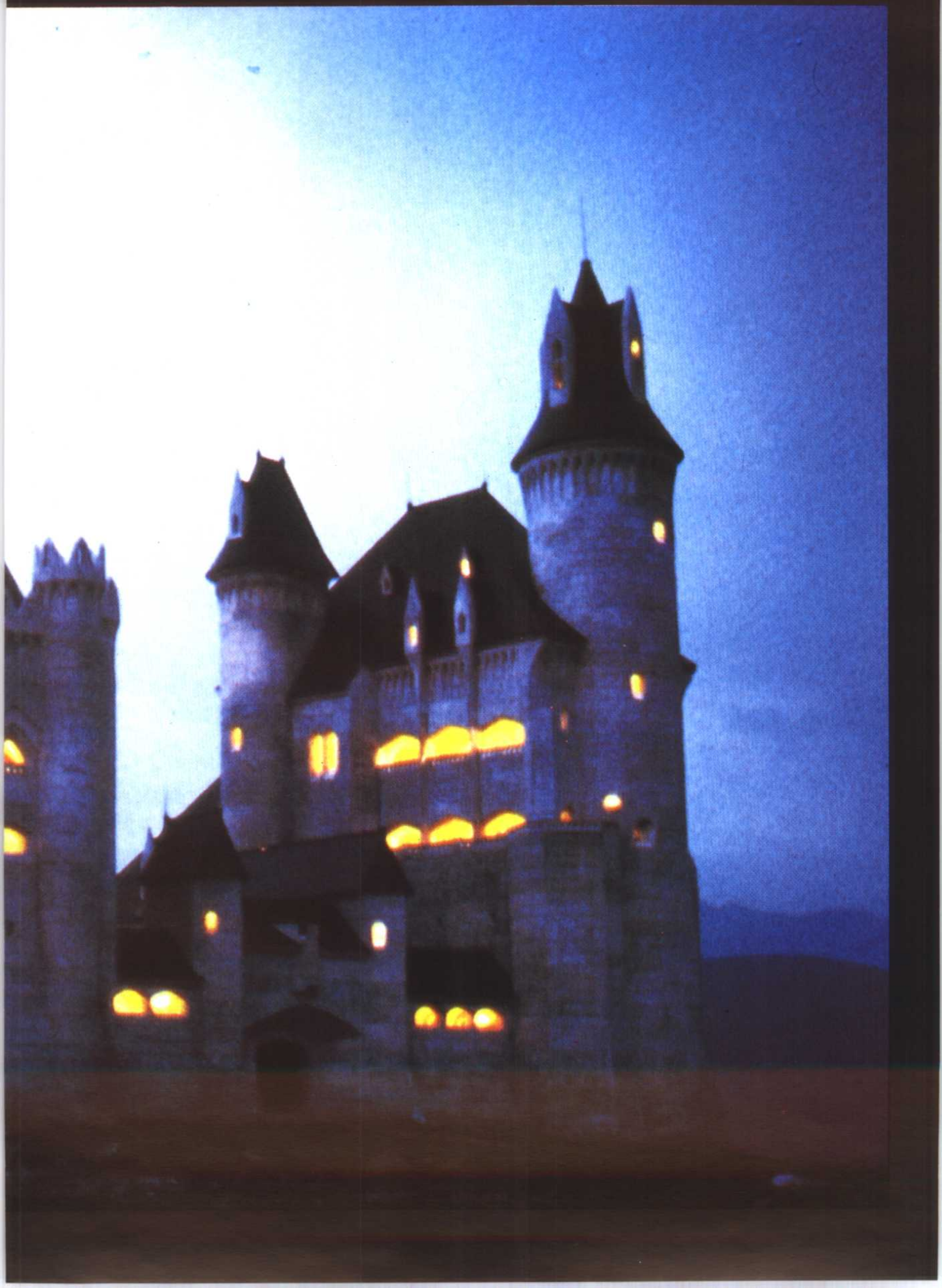
“这里是黑牢！人们将那些垂死的人统统扔了进去。这是无底深渊，底部竖着锐利的刀，……”1902年梅蒂韦继续探访，证明了梅里美（Merimee）半个世纪前的警告毫无效果：“应带着同样的保留态度来看那些冠以地牢名称的黑牢。说什么那是些类似深渊的地方，把囚犯放下关押在这里，让他们活活饿死，或者将囚犯推下去跌死，……”维奥莱·勒·杜克的话也不更有用：“到任何中世纪城堡都让我们看地牢。必须承认，很少发现名副其实的地牢，一般只是厕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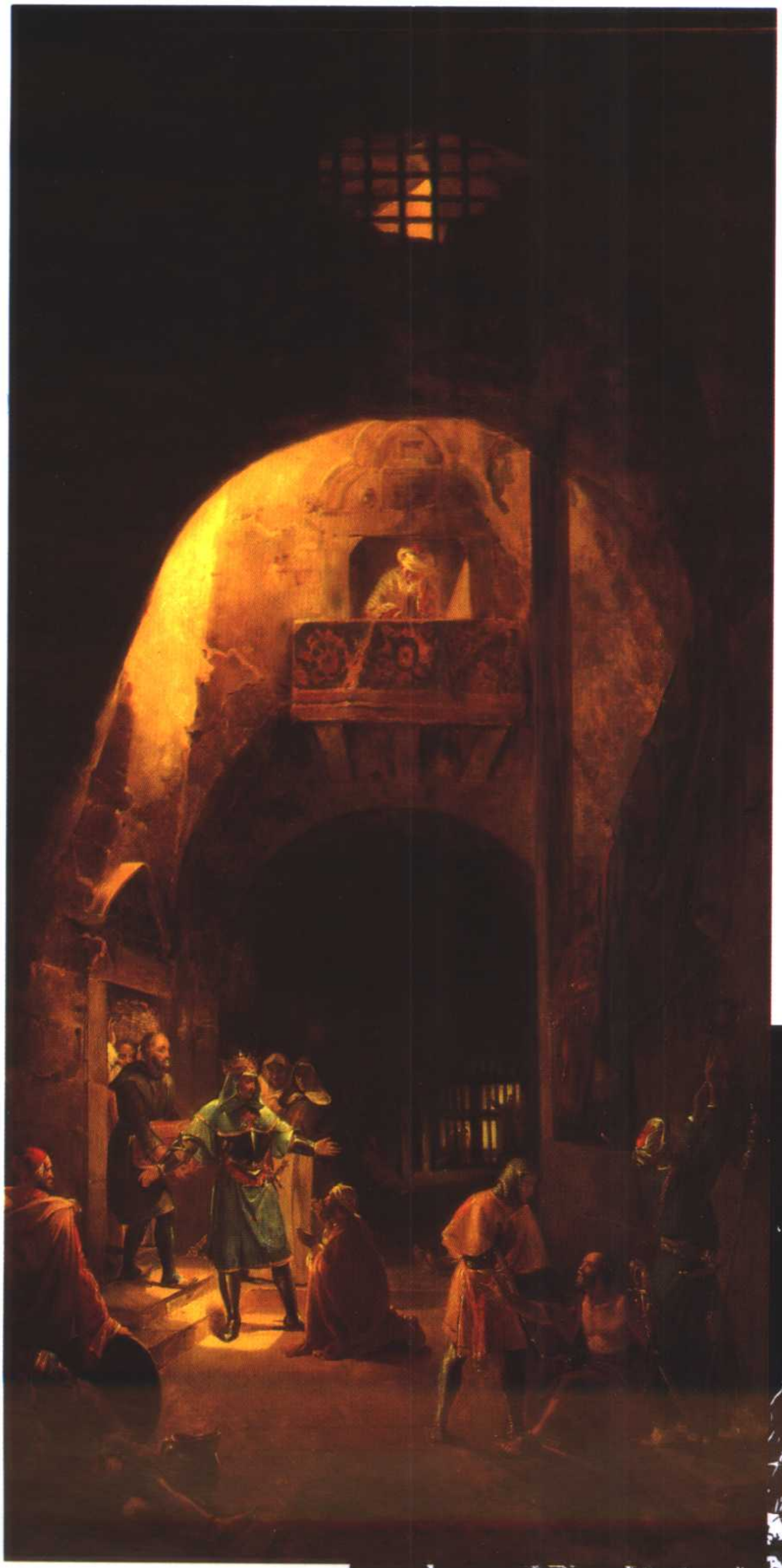
牢”（被人遗忘的地下角落）和“地牢”的传说：领主往往恶意地将囚犯关在里面，不闻不问。“黑牢”和地下室是“孪生兄弟”，绝大部分地窖建在主塔下，如同深不可测的“地牢”一样，许多囚犯被押在这里，受着干渴和饥饿的折磨。

然而，绝大多数主塔下面的地窖为储藏室，通过绞车从拱顶上的洞穴进出。撇开浪漫主义不谈，在城堡内部确实存在着关押囚犯的地方，这也算是封建司法中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不用“黑牢”这词，相反“地牢”则是城堡建筑规划上的一个部分，领主在城堡里主持司法诉讼，城堡围墙内有多处囚禁犯人的地方。一般在主塔底部，凭墙上的厕所就可轻易地找到这些地方。它阴暗潮湿，臭味弥漫，对于普通犯人或无法交纳赎金的战俘来说，这是他们的活坟墓。格拉内（Granet）在绘画作品《圣路易释放关押在达米亚特堡（Damiette）的囚犯》中表现了这一情景（左图）。一个世纪后，布尔琼的作品《黄昏伴侣》（下图）也描述了这一状况。



——“地牢”与主塔地下室的不同之处在于：“地牢”厚墙内有厕所，例如纳雅克(Najac)、古西(Coucy）和勒维维耶（Le Vivier)。“地牢”还常设在塔楼里，甚至占了整个塔楼，普罗万(Provins)就是。

——“地牢”的条件极其差劲，尽管建造了厕所，其卫生条件还是很糟糕。然而，所谓“黑牢”的概念与中世纪社会学极不吻合，中世纪社会学认为，尽管领主屡屡使用暴力，但是“黑牢”意味着权利或者利益。囚犯们是领主的收入来源，因而不能不怀疑，执法者会将囚犯们遗忘在深不可测的“地牢”里面。这并不是在为中世纪野蛮行为开脱，让囚犯四肢健全地从“地牢”里出来，这样的可能性简直可以说是微乎甚微的。

普罗万的凯撒主塔（下图为该塔的模型）与众不同，它的惟一作用就是关押囚犯。中等面积的两个大厅是卫兵用的，周围分离的小间，有的建在小塔里，有的在厚厚的城墙里。楼上大厅有公用厕所和水室。在半人高处有个拱顶走廊，可以用来对外监视。一旦囚犯骚动，卫兵们就从高处的窗子对他们发射箭矢。该主塔最初是领主执法后用的牢房，12世纪末它归了普罗万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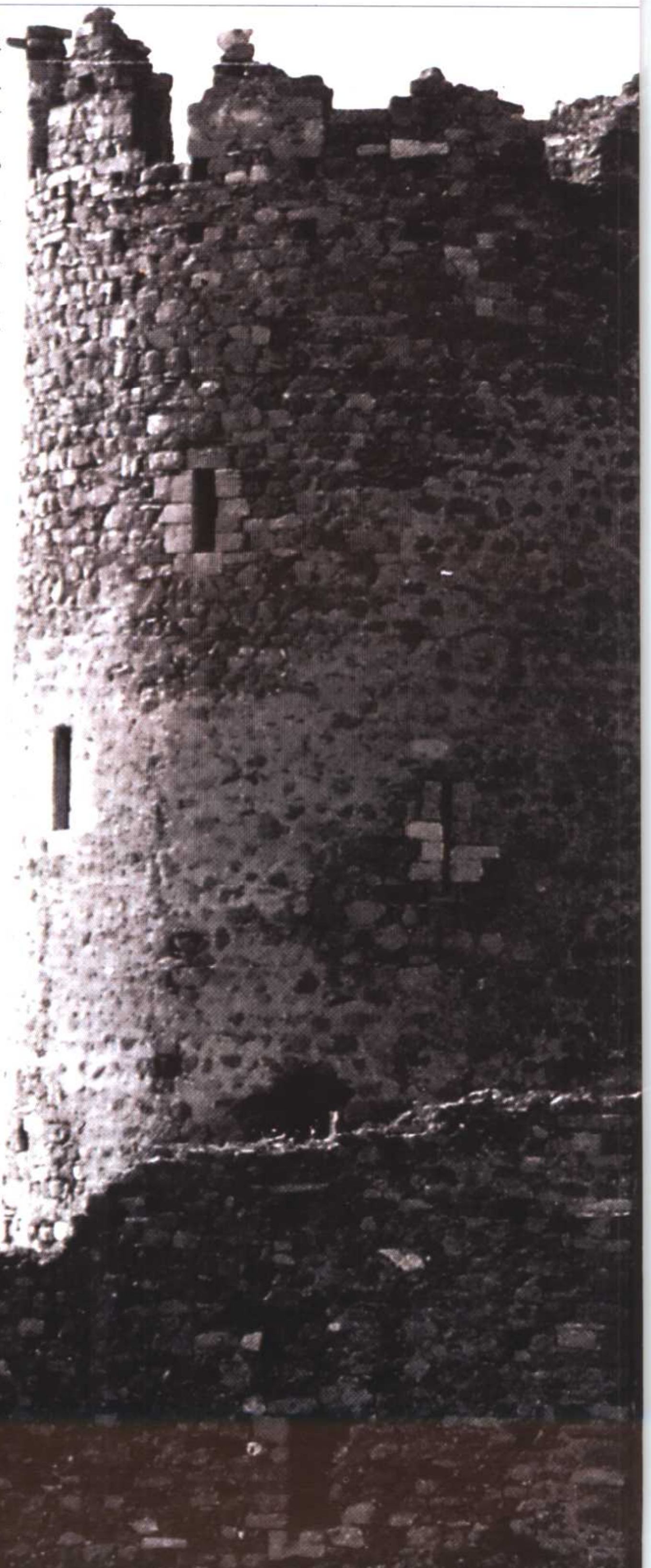
早期的防线或城堡

自从19世纪起，对于城堡的作用就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城堡是防御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在中世纪，每个领主、男爵、公爵、伯爵在自己的领地里都有沃班式（Vauban）的“正方形的决斗场”(prés carrés)。于是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对各封建集团有用的各种防线，对历史的了解愈少，就愈会往这些方面去附会。

这种看法通常与地道的地形有关，作为军事防卫的这些地道与它所依托的城堡紧密相连，以致于当时的法国早就有了错综复杂的地下网络。所谓的中世纪“马奇诺防线”的说法都是在事后杜撰的。

封建时代的权力极为混乱，每隔10年就会有变化，可以排除受笛卡儿主义影响或近代决定论影响的这些看法。中世纪有疆界，它们通常是非物质性的，起决定性的作用中经济因素而更多于军事因素。因封建时代的城堡历来是权力中心，并非是军事意义上的防线。

在这个或者那个年代里，确实存在着出于军事战略目的而建立的城堡联盟，从这点上来说，在11世纪和12世纪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缺乏



足够的了解，因而也就无法断定谁是那些土台的主人。相反，在百年战争时期的城堡联盟不必过于重视，军事战略观念是不存在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像18世纪和19世纪那样的堡垒网络在中世纪从未有过。



13世纪建在科比耶尔的王家城堡，曾被错误地看作抵御加泰罗尼亚人(Catalogne)的防线。事实上，它是个军事据点，为了监视那些叛乱的山民。左图为拉斯都尔的四座城堡(Lastours)。

现实与梦

城堡首先是个生活的场所，不管它的外形看上去是如何壁垒森严。城堡生活的和平岁

月多于战争年代。不应该将它视为古代要塞，那是为驻军所建，以求掠取更多的地盘。在整个中世纪，城堡代表了一个权利的中心，贵族及其臣民赖以为生的领地。它是个居住地方，是个行政中心，当然也是个军事据点。

通过对于法国境内外城堡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堡建筑所展示的一系列象征意义，城堡大厅表现了它的生活象征，主塔、小塔、箭垛和突廊意味着军事象征，卧室、楼梯和走廊则象征了家庭与亲情。

“不管城堡是如何坚固，这些年代悠久的石块决计经受不住游客的踩踏”（下图），还是来听听雨果是如何说的：“这个该死的、令人畏惧的城堡废墟，与莱茵河的其他城堡废墟相比，有其优势，它未遭开发。在你攀登时，没有殷勤的人会尾随你，也没有讲鬼魂的人问你讨小费，更不会有插上木栓或挂着锁的门在半路阻挡你。没有人会帮助你，也没有人会骚扰你。”





在封建社会的500年里，这些渐进的象征与社会现实或许会常常发生冲突，在现实中战争是首位。从那时起，可以按这个社会轴心来解读这些建筑，也可撇开具体的、令人失望的现实，通过具有浪漫内涵的象征来解读。

城堡是个梦的场所。那些过去的象征——大厅、螺旋式阶梯和大阶梯大多已经消失了，遗留下来的是供人思索的“黑牢”、地道和最后藏身处。让我们还是把梦留给城堡遗迹的讲解员吧，因为这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去参观和保存这些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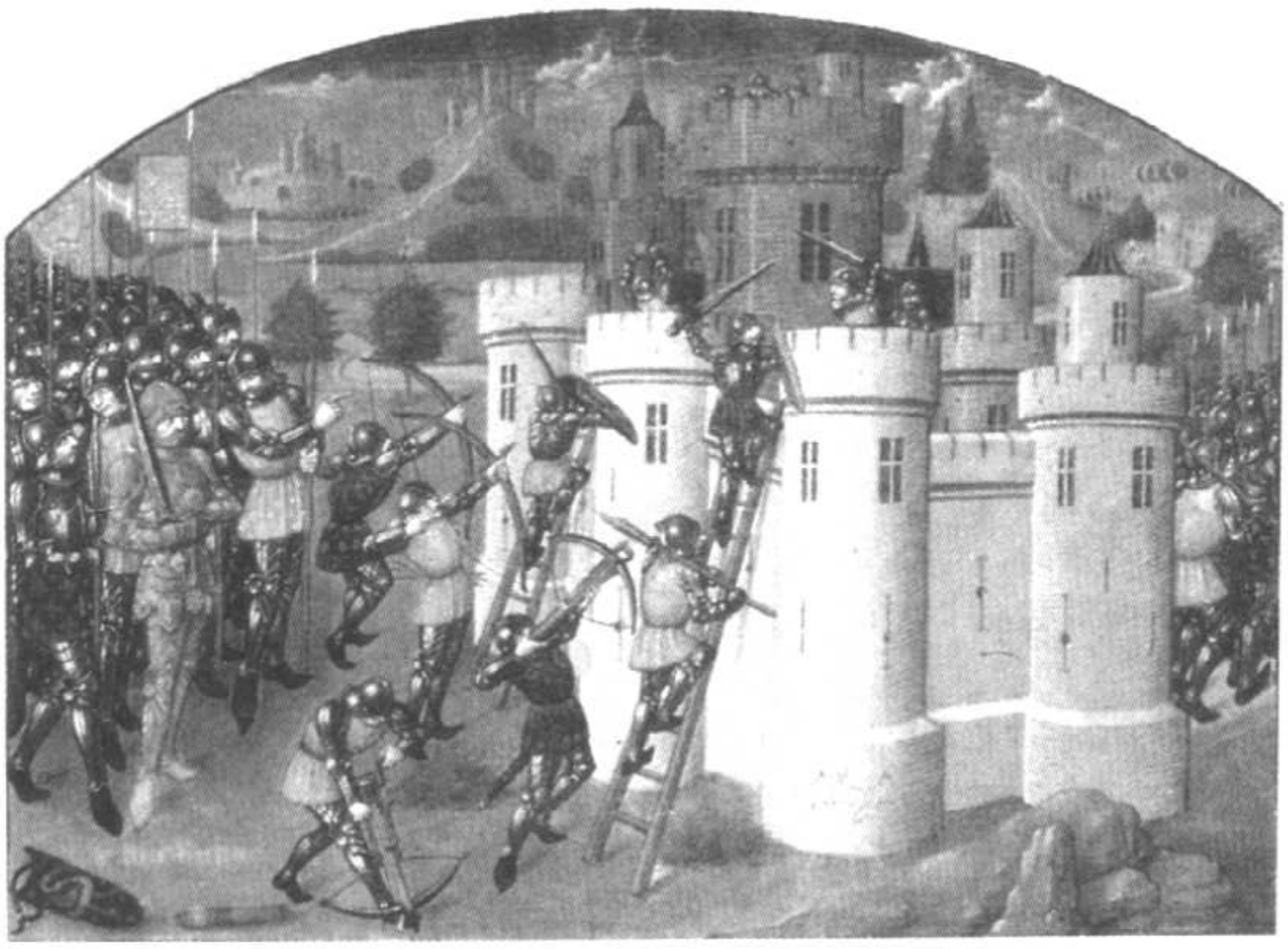


“城堡里一片凄惨。大厅的屋顶和天花板全塌陷了，面朝峡谷的13扇窗户全被打开。我默默伫立在这破房子前，直至夕阳西下，此时正是幽灵鬼魂出没的时候。躲藏阴暗处的鬼魅魍魉都苏醒了，他们四处跑动。沉闷的嗥叫声，诡异的敲打声，尖叫声，树林深处劈劈啪啪的跑动声，就在附近的微弱的叹息声，陌生的呻吟声，以及这些散发凄切声音的畸形怪状的身影，这些尖叫和低语你从未听过，也不知究竟从何处发出，……”

维克多·雨果
《莱茵河》



见证与文献



在中世纪文献中，
有许多资料提到大型土木工程，
尤其是关于城堡的建筑。
为了真实地描绘出当时现实，
以下选载的文章均来自中世纪文献，
即使有时它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象征与地位：土台城堡与主塔

只有读了11世纪和12世纪的编年史，才能知道主塔与土台城堡的重要象征性。土台城堡常被称为“Dongion”，它从“统治”（Dominium）一词演变而来，而后来又被带有描绘性的“Motta”所替代。主塔被称为“turris”，侧塔为“tornellae”。无论是主塔还是侧塔，它们的建造与领主的地位与权力有密切关系。但是建筑形式超越权力的情况也不少见。

1026年：土台遗址上建造木塔楼的记载（《旺多姆年鉴》）

倭德二世（Eudes II）、布卢瓦伯爵与富尔克·内拉发生冲突，于1026年在一个土台遗址上建造了一座木头塔楼，主塔很高，但土台的位置也很高。

这年，当倭德二世摆脱了与法兰西国王的种种问题，包围了10多年前富尔克·内拉在挨着杜尔城修建的有许多防御工事的蒙布尔沃堡（Montboyau）。倭德二世在这土台上建了一座高度惊人的木头主塔。〔…〕

L.阿尔方（L.Halphen）

《旺多姆和安茹年鉴文集》，1903年

第60页至61页

1060年：在阿尔德雷建造的一座围墙与土台（《兰贝特·达尔德雷家族编年史》）

11世纪城堡问世，它们建造在土台上，在文学作品中被称为“donjon”。

阿尔诺，布洛涅伯爵、欧斯塔斯宫廷总管，看到自己大功告成，一切称心如意。在离阿尔德雷不远的洼地的磨房闸门附近又建了个闸门。在这两个闸门中的沙子洼地里，他建了一座很高的城堡塔楼，四周陡峭的山峦环拱：它是反围攻的象征。〔…〕周围还有一道深深的壕沟，把磨坊围在里面，〔…〕

V.莫尔泰（V.Mortet）

右 图为英国的科尼斯伯勒堡主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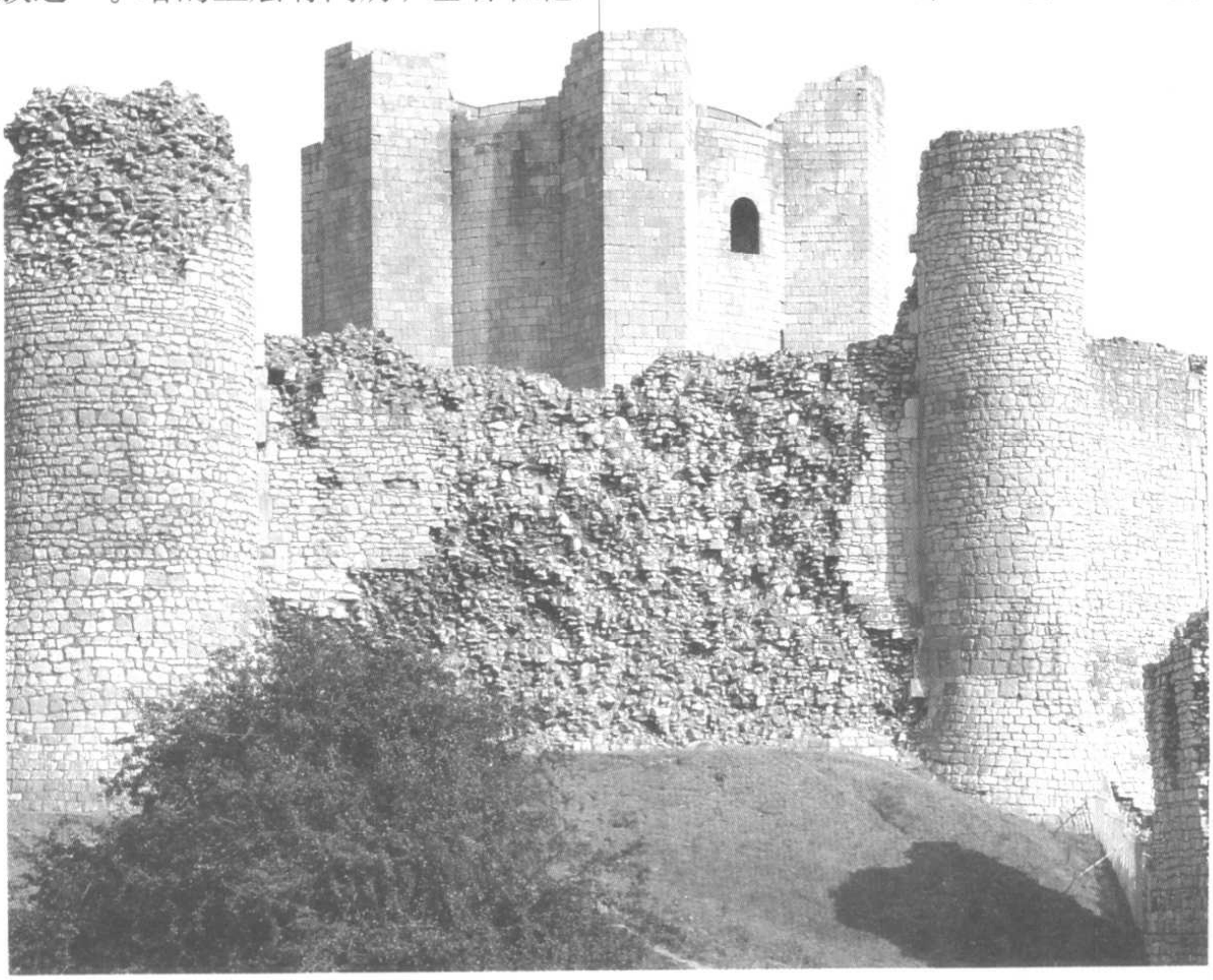
《文集》，巴黎，1911年
第180页至1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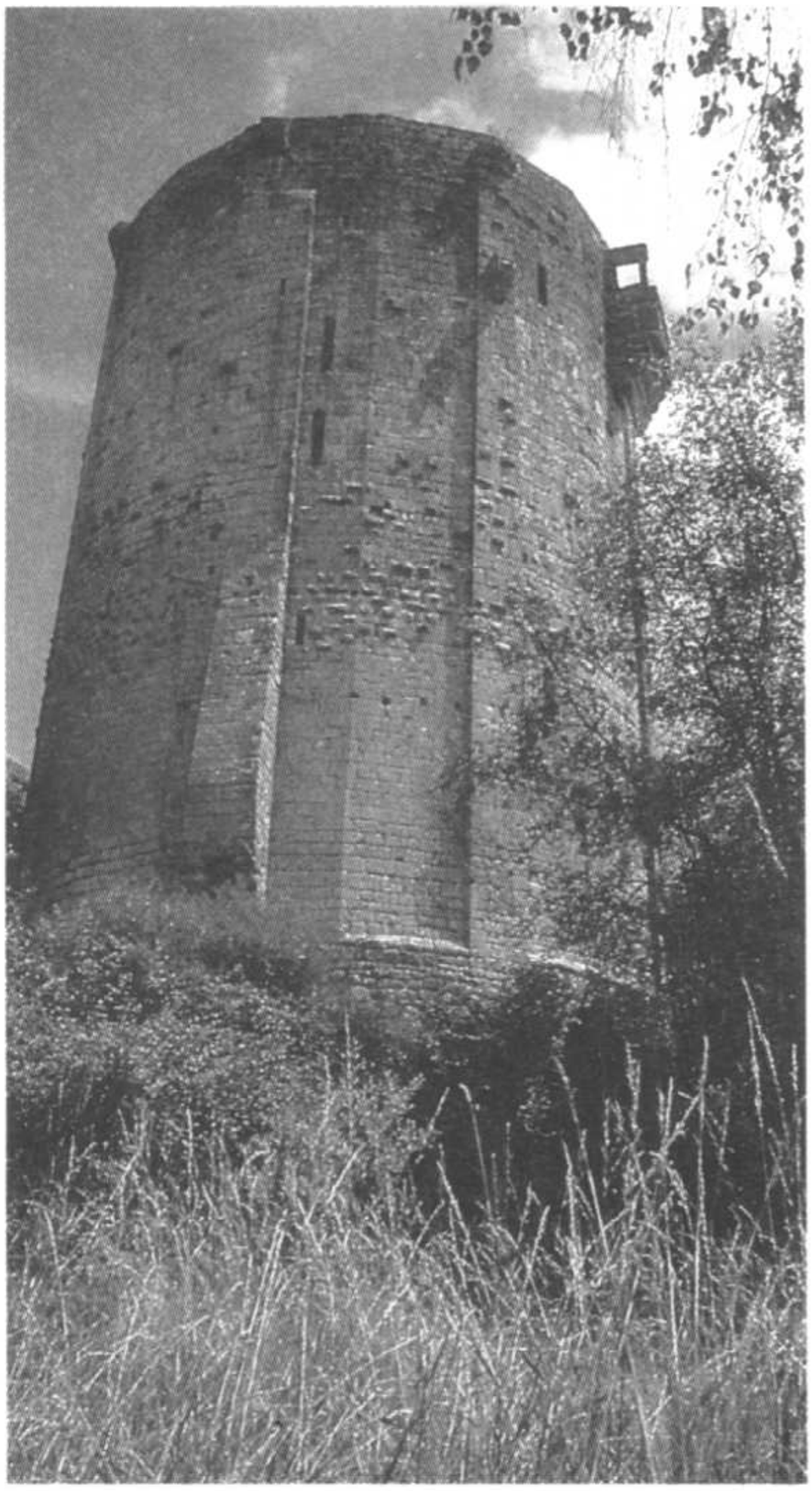
1070年：圣伯努瓦(Saint-Benoit)骑士城堡主塔的奇迹

塞甘骑士（Seguin）、马里尼修道院（la Cour-Marigny）的掠夺者，在主塔接待了一个使团。会见时他突然异常暴怒，在出门时猝死。本文谈到了贵族宅邸的简陋状况，以及该塔的象征性特征。

这座木塔是骑士塞甘的住宅，他有权有势，是居住在沙蒂永堡里的贵族之一。塔的上层有间房，塞甘和他家庭成员在这里居住，而且还在这里召开会议，并与亲人一同生活，夜晚睡在这里。此外，在塔的底层有间贮存各种香料的贮藏室，保存了生活必需品。按当时的习惯，地上铺的是木头地板，与其长度和宽度相比，其厚度略显单薄。〔…〕塞甘站在地板的一端讲着话，他那张中毒的嘴刚把话一股脑儿说完，木梁的一头突然倾覆，另一头高高翘起，塞甘一头栽下去，脑袋像楔子一样夹在两个木箱中，身子被扔在木箱上。〔…〕

E. 德 · 塞尔坦（E.de Certain）
巴黎，1858年
第296页至300页





11 80年建造在卢瓦雷省(Loiret)的沙蒂永·科利尼堡主塔。

1181年：在吉讷（Guines）土台上建造一幢圆的房子或塔（兰贝特·达尔德雷《吉讷伯爵史》）

本文中的“圆形屋”肯定是指主塔。值得关注的是，从此后，城堡内部建筑的象征胜过了土台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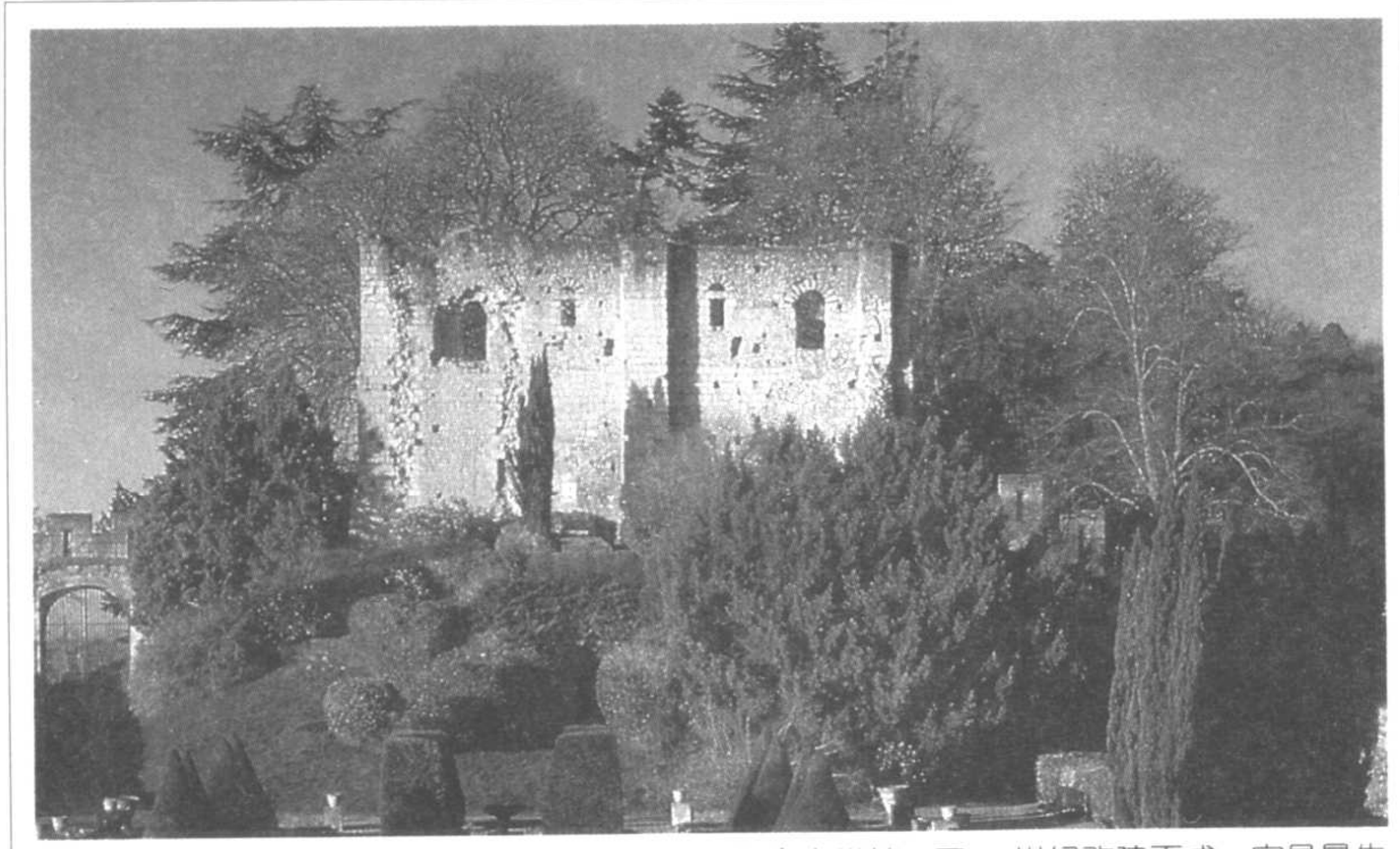
吉讷伯爵博杜安(Beaudouin)在土台上建起了一幢用长方条石砌起的圆房。它是如此的高，似乎悬于半空。在圆屋高处，他还建了平台，为的是将铅屋顶盖在梁架上。〔…〕在房内，他还有数间豪华的房间，另几间用于居住，并有若干内室和走廊。结果这圆房与错综复杂的迷宫相差无几。在门前稍远处，他造了座木架石墙的小教堂。在城堡外墙上，他还砌了堵石墙。他在入口处建了不少颇具杀气的门塔，并安置了不少防御设施。

1205年至1212年：腓力二世在荣纳河畔维尔纳夫建造主塔的概算书

腓力二世在荣纳河畔维尔纳夫建造主塔的概算书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因该塔楼至今依旧屹立在那里。通过概算书与现实作比较，可以看出其大小与原先设计有较大的变动：塔楼直径原先的设计为15.4米，但建好的塔楼直径为16.5米，其面积分布也就不同。但规划中的总原则还是得到遵守，例如腓力式风格的塔楼有两扇门，每扇门前有座吊桥。

塔楼高27.2米，厚4.9米，直径为6.5米，环绕的石砌壕沟深6.5米、宽13米。该塔有两座吊桥，还有一堵完整的石头砌体，用铁和木插缝加固。总造价为1600镑法国古币。

J.瓦莱里·拉诺
(J.Vallery-Radot)
《坚固城堡》(Château-Gaillard)



朗热堡内的富尔克·内拉主塔，在11世纪为住宅塔楼，于12世纪改建而成。它是最先用石头垒起的塔楼之一。

第二卷

科隆（Cologne）出版社，1967年

第106页至112页

1223年：尚帕涅伯爵禁止其藩臣建造堡垒的规定

堡垒建造权是一种法律权力，堡垒建造后许多条例会出现，如同那些规则，即使在不太重要的建筑中也是如此。擅自兴建的堡垒确实不少，统治者企图限制其军事能力，禁止挖壕沟，不准造侧塔，甚至连木廊也不允许。

在米罗（Miraux）附近的吉弗里（Givry），亨利·德·米罗（Henri de Miraux）有幢房子，由于他在房的四周建了围墙，我亲爱的、忠实的托马斯·德·密勒沃（Thomas de Mirvaux）对他提出了诉讼。其理由是，按当地惯例，在尚帕涅伯爵的领地，任何堡垒都须由伯爵直接负责，不管其人的地位如何。因此，我对亨利作出了让步，允许他和其继承人在那房周围建造高5米、厚0.8米的围墙，不准挖壕沟，也不准建侧塔；我允许他在城墙上凿箭垛，但必须不在居高临下的木廊上使用弓箭。结果他只能有一些平墙，这符合托马斯在他封地里的习惯。〔…〕

V.莫尔泰，P.德尚（P.deschamps）

《文集》，1929年

第233页

在13世纪，“法兰西”规格化

在腓力二世发起的兴建城堡与围墙的浪潮中，城堡建造使用了那些已被检验过的设计，其特点是城堡建筑进入了规范化阶段。在工程上使用相似的技术与尺寸便是证明。这规范化的标准(直至石块的大小)，在王朝诸多封侯的城堡建筑中得到迅速普及。

1205年至1212年间腓力二世在不同地方建造城堡的工程概算书

腓力二世的这些行政概算书证明了，工程行业结构严密，极为规范，能用精确数字制订预算。在苏瓦松(Soissons)、贡比涅（Compiegne)、蒙塔日和卡彼（Cappy）等地的城堡建筑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强调侧塔和双塔门楼的作用。

苏瓦松的圣梅达尔堡（Saint-Medard de Soissons)

加尼埃必须在圣梅达尔建一堵97.5米长的新墙，并修复486.5米长的旧墙，该旧墙至护墙的高度为7.8米。他还必须在四周角落建造四座新的小塔，并修复原有的两座旧小塔，总共费用为500镑(法国古币，下同)。

贡比涅

高梯埃·德·莫兰（Gauthier de Meulant）必须在贡比涅建造117米长的长方石块新墙，该墙至护墙的高度为7.8米。他又加高了另一堵墙，至护墙的高度同样为7.8米。其城堡堞道为1.3米宽。他必须抹上泥土，并全部涂上石灰。他还必须给两座塔楼造四扇门，还要挖宽16.2米、深9.72米的壕沟。所有费用为2000镑。当地的布尔乔亚出资900镑，国王掏1100镑。

七月王朝时期，这幅莫塞斯(Mauzaisse)的油画挂在卢浮宫阿波罗画廊(Apollon）里，它反映了当时卢浮宫塔楼建造的盛况。腓力二世站在那里，建筑师将图纸展开，对他作介绍。

蒙塔日

加尼埃必须在蒙塔日建造的那些小塔，其费用为40镑。每座塔的墙厚1.8米，其直径为2.6米。它们分别有两个铺地板的楼层，墙上建有雉堞、护墙。那些门属于两座小塔，门前有狼牙闸门和箭垛。每扇门的费用为100镑。他要为小塔购买石灰和木料。

卡彼

卡彼墙高9.72米，厚2.3米。环绕的壕沟宽19.5米，深11.35米，其水深为4.9米。在那里建造了两扇门塔和若干座吊桥，从沟底还造起了三座侧塔，它们内径为3.25米，墙厚2.26米。为了完成这工程，他得到2000镑。在这以前，他必须在道路顶端造一座两层楼的塔楼，内径为6.5米，墙厚3.9米。他得了1200镑。

V. 莫尔泰，P. 德尚

《文集》，1929年

第214页至219页

1224年为建造丹纳马克堡在德勒开设的建材市场

经罗伯特三世批准的这一建筑材料市场，可以看到腓力制定的标准在各方面的影响。今天已不复存的诺让勒鲁瓦（Nogent-le-roi）王宫主塔，在当时无疑是主塔的楷模，侧塔建造显然是采取了腓力的标准。

为了在德勒附近的一个叫作丹纳马克地方建造一座城堡，根据德勒伯爵、罗伯特三世与波蒙·勒·罗歇的建筑师尼古拉签定的协议，尼古拉将在该地按诺让主塔的样式建起一座砖石砌体的主塔，还要有一口井。院子的墙宽如同今天所见的那样，其高度则高出了0.64米。在城楼上将建一条堞道，沿墙必须有堞雉。他将完成三座早已动工的小塔，并造第四座同样大小的小塔。小塔高度将与城墙上的堞雉持平。在城墙上，将造一条带堞雉的堞道；靠城镇的一边，要建造两座直径为3.25米的小塔；在主塔四周挖一条深7.8米、宽8.8米的壕沟，再造一座桥，以便进入主塔。

V. 莫尔泰，P. 德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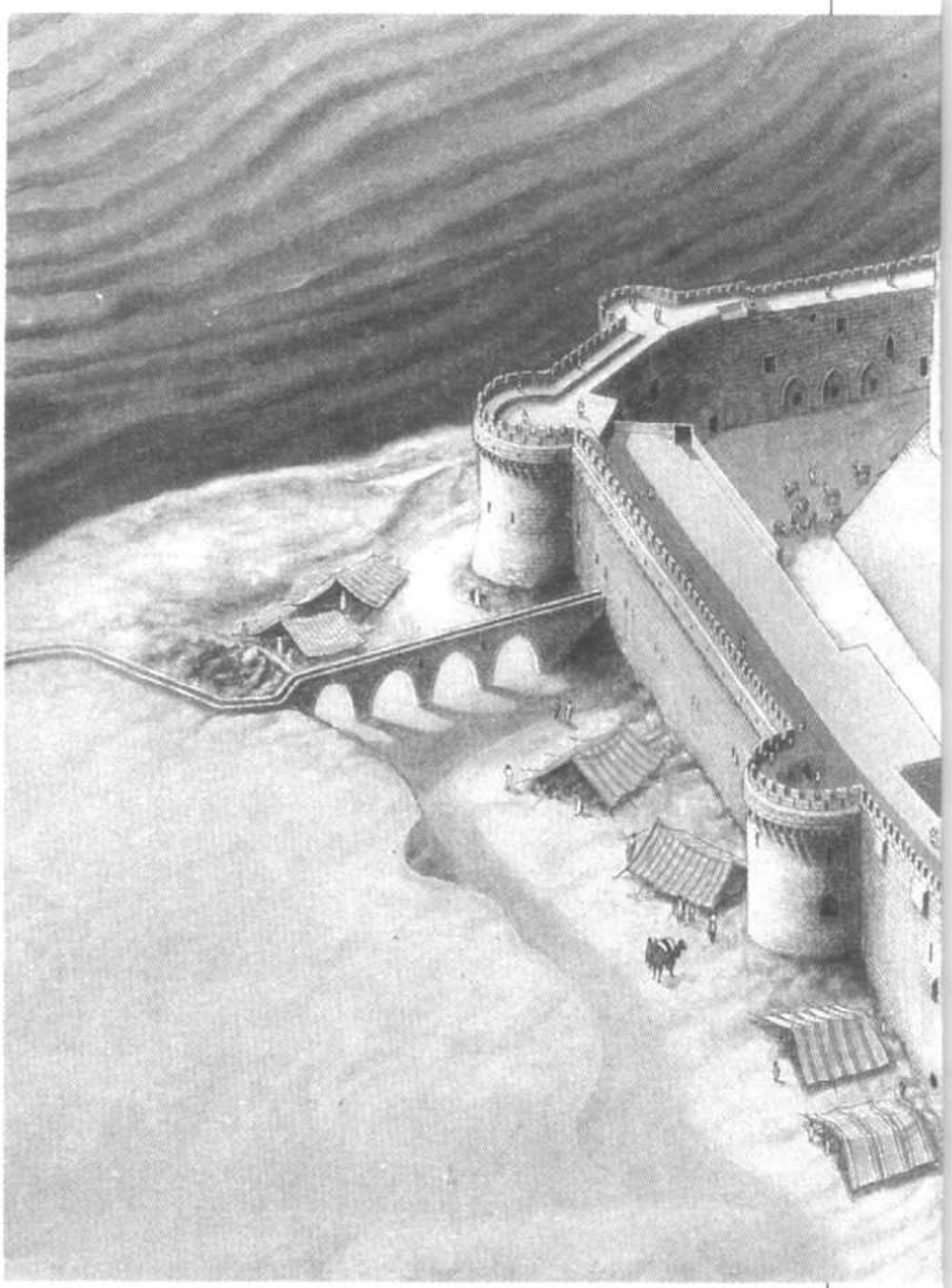
《文集》，1929年

第234页



在中东的军事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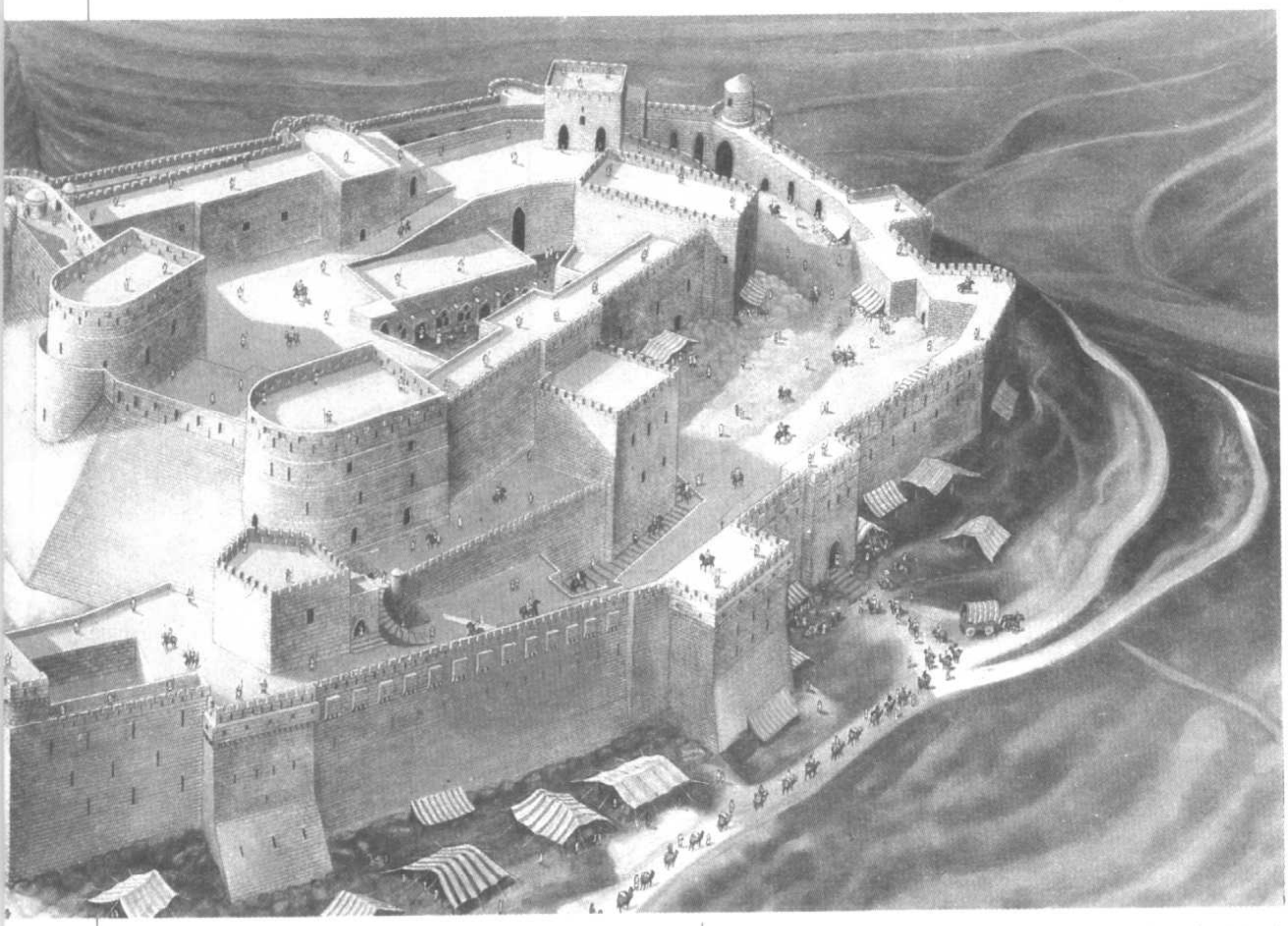
当第一支十字军抵达中东时，他们只是满足于将一整套的封建机制搬到中东。他们建造的第一批城堡在规模上与宗主国的城堡并无很大差异，只是全改用石头砌造。自12世纪中期起，随着阿尤布王朝（Ayyùbides）的崛起，中世纪骑士团按军队建制组织了起来，他们驻扎在戒备森严的堡垒里。于是，带有多个塔楼的城堡开始出现了，堡垒里宽敞的大厅供军队驻扎，战争期间甚至能容纳4000多名士兵。



1240年圣殿骑士团（Templiers）在中东建造的萨菲堡（Saphet）的工程描述

中东的堡垒背景与其宗主国的堡垒背景极为不同。事实上，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出现了由中世纪骑士团组成的职业军队——圣殿骑士团（le Temple）和“医院骑士团”（Hospitaliers）。这些骑士团建起的克拉克骑士堡、托尔托萨堡、朝圣者堡（Chatel-Pelerin）、马尔加堡（Margat）和萨菲堡等城堡，以现代观点看，它们既是防御工事又是兵营。西方的城堡只是从15世纪出现了职业军队之后才是这样。

克拉克骑士堡是中东城堡建筑中最为壮观的一座。



这些堡垒被挖在岩石上的壕沟所环绕，壕沟深13.7米、宽11.7米。周围护墙高39米、宽19.5 米，形成了0.7公里的周长。整个建筑群气势雄伟，拔地而起。四周有地道纵横贯通的壕沟，弓弩手在壕沟的工事里，手执弓箭躲在有利位置，保护着城堡四周的安全，而自己又不被外面的侵犯者看到。围墙周围塔楼林立，并有许多不同的建筑，共有七座塔楼，每座塔高23.5米，每边为19.6米，顶端的墙厚3.9米。弩炮、投石机、投掷器引人注目地摆在城堡里，整个兵营里还有其他许多形状不一、价格昂贵的兵器，〔…〕

谈到这圣殿骑士团建造堡垒所需的费用，在开始的二年半里，圣殿骑士团为了建造此城堡花费了110万的拜占廷金币。除此之外，平均每年要花费4万拜占廷金币。平时，他们必须给1700名人员提供粮草，在战争时期有2200名军人。城堡的正常运转需要50名骑士、30名修士，还包括马匹与武器，以及50名轻装士兵和他们的马匹与兵器，还有300名弓弩手，最后是800多个干活的仆人。

V. 莫尔泰，P. 德尚
《文集》，1929年
第262页至263页

君王与领主的宅邸

编年史上，对君主的军事或非军事的建筑的描写通常有些夸张。有时又描写详细，对住宅内部结构组织提供了一些可靠的信息。住宅内部结构极为严谨，私人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至少对于领主夫妇、君主或主教而言；但在乡民的住宅中，猪圈与生活区相距并不远。



1120年在阿尔德雷堡里建造贵族住宅（《兰贝特·达尔德雷家族编年史》）

12世纪初，阿尔德雷领主造了一幢具有主塔特征的住宅，编年史意外地记下了该设计师的姓名。他是个木匠，名叫路易（Louis），擅长设计住宅建筑。

阿尔德雷领主阿尔诺与吉讷·马那赛斯（Guines Manasses）伯爵签定了和平协议，并得到执行与确认，阿尔诺请人用最好的技术在阿尔德雷土台上造了一幢木房，与佛兰德地区（Flandre）最好的房屋不差上下。该房设计师路易是布尔堡(Bourbourg)的木工和技师，他将阿尔德雷的房子造得像个错综复杂的迷宫。它有堆放杂物的储藏室、卧室、客房，还有存放谷物与食物的地下室，在房子的上层他建造了一座小教堂。

他将这幢房子分为三个层面，每

仆人从左边的厨房出来，托着盘子上菜。乐师在领主餐桌右上方的包厢里奏乐。还有在嬉戏的宠物和堆满银餐具的碗柜。这幅画中的一切，充分显示了君王的富裕和城堡大厅的舒适生活。右图是建造于12世纪的蒙泰利马伯爵堡。

个部分好像是相互分隔的。在底层为第一部分，其中包括食物储藏室、谷仓、箱柜、木桶、坛罐以及其他的日常器皿。

第二层用于居住，是居住者共同生活的场所。卧室都在这一层面，其中有总管、司酒官的卧室，还有领主和他妻子休息的大卧室。还可以看到一间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卧室，旁有间内室，还有其女儿和孩子的卧室。在卧室最隐蔽的地方有个僻静小间，在黎明或黄昏时，人们在这地方燃火，给病人取暖、放血或给断奶的婴孩取暖。

厨房就在隔壁，它也有二个层面。楼下饲养猪、鹅、阉鸡和存放待宰和待烹调的其他家禽，楼上是厨师和帮厨待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给领主精心烹调美味佳肴，当然也准备普通的家常便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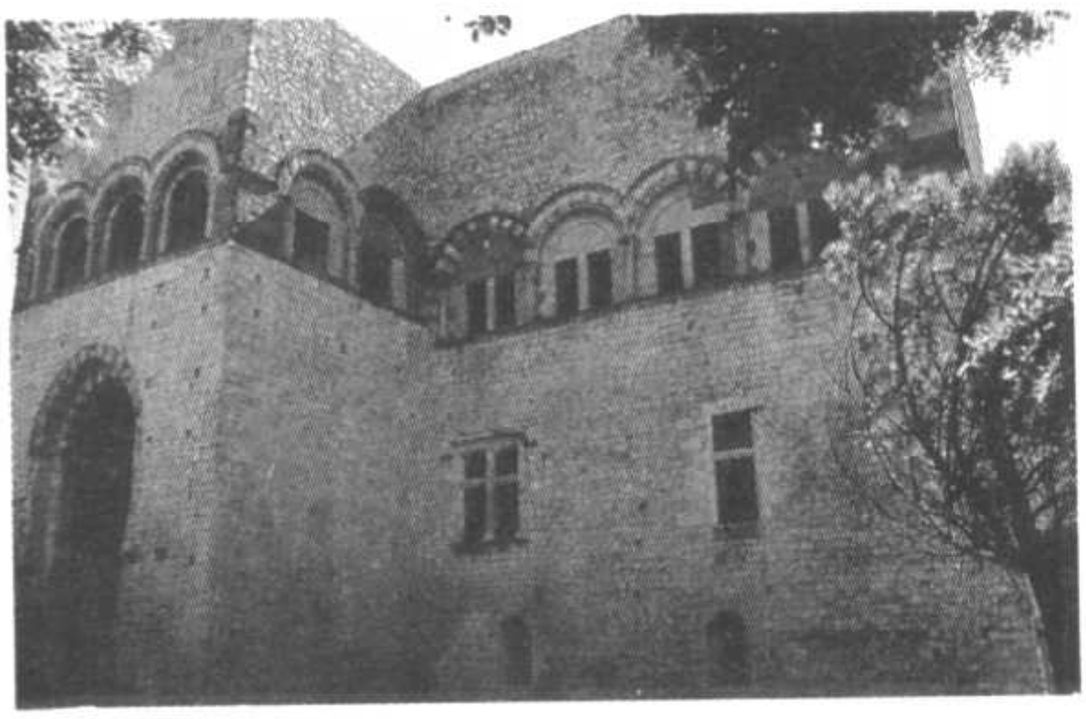
房子的上层还有些临时居住处，供领主的儿子甚至是女儿在需要的时候居住。在这一层楼里，侍卫，专门看房的军士，还有征来的守卫都住在这里。通过楼梯与走廊可以到达各个楼面，从房子到厨房，从这个卧室到那个卧室，同样也可以从该房走到长廊。

V. 莫尔泰，P. 德尚
《文集》，巴黎，1911 年
第 183 页至 185 页

欧塞尔教区主教盖尹·德·梅洛（Guy de Mello）对其 1247 年至 1269 年的工程的描述

负责编写欧塞尔教区主教编年史的作者对王宫建筑极为重视，他在强调了大厅、小教堂和卧室的双重特性的同时，也注重该建筑中的不同分层。

在欧塞尔教区的主教旧大厅旁，他建起了一幢漂亮的全用石头垒成的双层大厅，窗子雕刻精细，阳光透过彩色玻璃。下面是存放葡萄酒的拱顶地窖。在这大厅旁还有幢二层楼的小教堂，专门用来做宗教仪式，还有间



朝向大厅的两人卧室和一座可以鸟瞰周围美景的小塔楼。

V. 莫尔泰，P. 德尚
《文集》，1929 年
第 202 页至 203 页

14世纪的防御工事与住宅

在城堡建筑史上，14世纪中期是个重要转折期，如果说军事性质的城堡依旧存在的话，那以王宫为模式的豪华住宅也越来越多。开始于阿维尼翁教皇城堡，是这场变化的重要转机。至今还保存了不少14世纪下半叶城堡建筑的账目，但因年代和顺序等原因，这些账目难以清理。但在那些反映工匠的工程规划，无疑从工头师傅建议的概算上，可以看出修建城堡的整体情况和建设者的想法。

博福尔·昂·瓦莱堡（Beaufort-en-Vallee）双塔大厅的建筑概算书（1346年4月17日，国家档案，K1144，第38号）

1346年，纪尧姆·罗杰（Guillaume Roger），克莱芒六世教皇的哥哥，博福尔（Beaufort）伯爵，请人拟订了一份建筑概算书，它涉及到领主土台遗址上的双塔大厅和原围墙的修建。1873年，这份概算书被哥达德·福勒特利埃（Godard-Faultrier）在安茹的杂志上发表，反映了当时关心的两个问题：防御与居住。

加高在门上的塔

首先，门上的塔高3.9米，楼上有木檐的墙高3.25米。〔…〕在楼层每堵墙中间有一扇并不高，但相当宽的窗，可以从正面或斜面射箭，在每扇窗与墙角之间还有个箭垛，可以用来射箭。〔…〕

修建围墙

在通向塔楼的阶梯旁的旧墙还在，将来全部保存，包括那堵护墙，它将砌得更高，如同侧塔那样也将建个哨楼。〔…〕另外，靠近门上塔楼的那堵护墙将被加高，并建造雉堞和哨楼，如同那堵在另一头的护墙一样。〔…〕

那堵靠近门上塔楼阶梯的旧墙与新墙相连，在旧墙外造个管道，盖上

长石板，看上去既美观又坚固，为了造上两个厕所，将粪便直接排到壕沟底部。再造个相当大的通道，每次需要时，以便清洗。另外两个厕所将建造在另一头，同样形状，同样材料。

所有与新塔相连的圆围墙都将建造雉堞，并搁上翅架，造起哨楼，来保护周围的围墙。

建造两座新塔楼

这两座新塔楼的建造将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和结束，愈向上砌愈狭。〔…〕其高度将达 39 米，是个木框架的砖石砌体。每座塔楼有两层石头拱顶的楼面和两层木地板的楼面。每层有大石板作檐沟，将水排除至墙外。每座塔楼的高处筑有石头翅托，如同圆围墙一样。

每座塔楼的墙外都有厕所，它们与通往壕沟底的管道直接相连。每次需要时，粪坑可以清洗。这些管道上凿有小洞，来驱散厕所的污浊气息。每座塔楼楼下的卧室里，有二至三个厕所座位，将造在围墙的另一边，避免卧室与大厅有异味。

在塔楼朝东的石板拱顶的第二层右边将建个小教堂，在其上面，按领主旨意将放个藏衣室，或其他领主要用的东西。〔…〕

在塔楼左边的其他楼面，可能放个存酒室、藏衣室或其他领主要用的物品。

建造新大厅

大厅的入口，将沿着原先的大厅建造在两个塔楼的中间。新大厅左边角落，靠近新塔楼将建造一座楼梯，沿楼梯可以一直走到最下面大厅旧墙脚的拱门，从那里可以进入上面另一拱门，这楼梯可以让一桶葡萄酒通过。〔…〕

旧拱门将重建，这拱门太高，放低2米左右，好在上面建造两个层面。在这拱顶上将浇注些美观结实的挂钩和环饰，为了悬挂肥肉或其他东西。〔…〕

大厅墙上将建造突出的石头翅托，并筑有雉堞直至新塔，跟围墙一样。在高处的鸽房旧洞穴上，将装上精美坚实的石头翅托来承托凸出的木窗，大厅的木梁正好架在这里。在大厅周围，可以沿着堞道一直走到塔楼上，还筑有石头的出水口来排水。〔…〕

体积

大厅内部高 15.6 米，宽 10.92 米。大厅后面沿壕沟的旧墙将高达 29.24 米。从土台城堡的顶端到塔底大约有 16.25 米，塔内约为 4.87 平方米。

城堡建筑师的作用

通常，国王与亲王只用城堡来表示自己的统治和存在，对规划的方向有时提出要求。然而也有人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人给狮心王理查德提供了“坚固城堡”的部分设计。事实上，这取决于城堡主的地位及召集能人贤士的能力。例如，腓力二世就网罗了一批精通城堡建筑的专家来作城堡建设的预算。克里斯蒂·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最明白地说明了查理五世在建造万森堡时的作用，他召集了一个专家班子。

1106年至1135年亨利一世学者（Henri I Beauclerc）在诺曼底的建筑（《罗伯特·德·托里尼〔Robert de Torigny〕编年史》）

亨利一世学者无疑是12世纪初在诺曼底伟大的建筑师之一。他是卡昂或韦尔农的主塔建造者，他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些最实用的堡垒工程。

围绕鲁昂主塔，亨利国王在诺曼底家族第一公爵理查王宫内建造了一堵又高又宽的围墙，围墙顶端筑有凸出的木廊。围墙内那些楼房完全符合国王家族的尊严，有些主塔没有突木廊，他叫人给建造上了。其中有座主塔的一扇窗称为“科南跳窗”，因为亨利国王曾命令手下的士兵将一名叫“科南”的叛徒从这窗口扔了出去，他是鲁昂城的一名富豪，当时他想将该城拱手交给英王威廉的军队。

亨利国王在卡昂堡内造了一座高大的主塔，加高了城堡的围墙，这城堡是他父亲所建。〔…〕同样，他出色地给阿尔克堡建造了一座主塔和围墙。在日索尔、法莱斯、阿让唐（Argentan）、埃克斯姆（Exmes）、栋夫龙、昂布里雅尔（Ambriere）、维尔（Vire）、加夫赖（Gavray）等地，他都参与了这些地方的城堡建设。在韦尔农，他也建了一座主塔。

L. 德里斯勒（L.Delisle）

1872年

第 164 页至 165 页

1196年至1202年狮心王理查德建造的“坚固城堡”（《纪尧姆·勒·布勒东编年史》）

纪尧姆·勒·布勒东给“坚固城堡”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这观点与主塔无关，而是与侧塔和围墙有关。

山岗突兀屹立，一边是蜿蜒而去的塞纳河，而周围其他地方矗立着几乎同样高的小山峦，它们之间相隔着一道道沟谷。山岗上，狮心王理查德造了一座堡垒，围墙外是一条条沿裸石挖成的很深的壕沟。壕沟的另一边，建起了很高的主塔和围墙。另外一座小山被很深的壕沟环绕，他砌起了高高的石头围墙，挖了同样深的壕沟。他将这堡垒称为“坚固城堡”，这名词象征着法国的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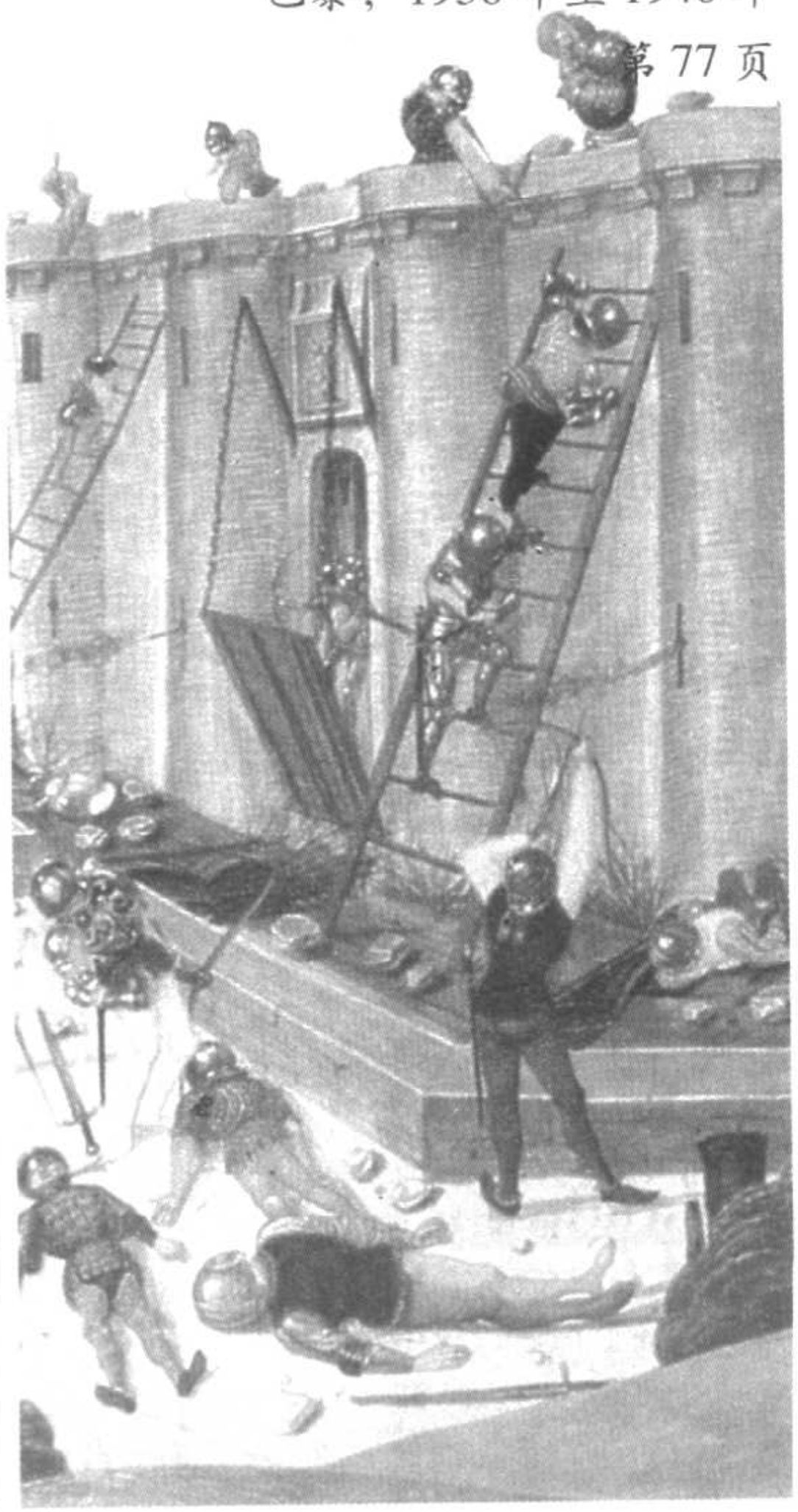
H. 福尔·德拉波尔德
(H.Fr.Delaborde)
《腓力二世》，1882 年
第 207 页至 210 页

1364 – 1380年查理五世关于建造万森堡的计划（克里斯蒂·德·皮桑《英明查理王年代的善良风俗》）

自 14 世纪 70 年代查理五世在建造万森堡高大的围墙时，他目的很明确：他要让亲人全住在这围墙里。在长方形的侧塔里，他们有各自的房间。这些塔确实按这一设计建造，但动荡的局势无法将此付诸实现。克里斯蒂·德·皮桑在书中谈到了原来的设想。

他原计划将坐落在万森森林这座城堡变成一个封闭的城镇，他打算在这里建起各种住宅，让某些领主、骑士、其他人士居住。按每人地位的重要享有终生住宅。免除地役，今后也不负担劳役和任何形式的税赋。〔…〕

索朗特（Solente）
巴黎，1936 年至 1940 年
第 77 页



艺术家的作用

建筑一直是专家的事。他们根据规划设计三维平面并妥善安排，同时要有高超技艺来予以实施。按不同情况，他们可以是石匠、木工或军事技师。尤其自14世纪中期起，他们的地位得到承认，令人难忘的是著名的圣殿骑士团的雷蒙（Raymond du Temple），他是查理五世的建筑师。



1094年建造伊夫里－拉－巴塔耶塔楼的记载

自11世纪末，关于古旧城堡的传说不胫而走，伊夫里－拉－巴塔耶塔楼就是其中一例。在这传说中，四分之三世纪之前的巴耶伯爵的遗孀奥卜雷夫人成了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角色。

伊夫里－拉－巴塔耶塔楼以气势雄伟及防御森严而闻名，它由巴耶伯爵的遗孀奥卜雷夫人主持建造。于格（Hugues），巴耶的主教、让（Jean）的哥哥、鲁昂的大主教，长期来以这地方为据点抵抗诺曼底的公爵。据说是这卜雷夫人将建筑师朗弗洛瓦（Lanfroy）的人头砍落，为的是不让在其他地方出现类似的建筑。朗弗洛瓦的名气超过了法国当时的所有专家，他曾经主持了这塔楼的建造，在此之前他还主持了皮蒂维埃斯塔楼（Pith Ⅳ iers）的建造。

A.勒·帕雷弗斯特、
盖拉尔德和勒·德利斯勒
1838年至1855年

1139年布尔堡的主人在一夜之间建筑起一座城堡（兰贝特·达尔德雷《吉讷伯爵史》）

兰贝特·达尔德雷一开始就指出，11世纪时土台的建造变得无法控制。随后，他继续写道，一个世纪后，

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预制了个木主塔，一夜之间将它竖立在土台上。

阿莫利出身于埃萨尔德斯家族，他是雷德纳尔特地区的富豪，他极其信赖他手下人和朋友，他打算在欧德昂克村北部建造一座四周土垒墙的土台。〔…〕此后，这地方也就以阿梅瓦勒命名，这似乎合情合理。

〔…〕该地方被冷落了多年后，布尔堡的主人亨利秘密派遣了他几名土地测量员和木工到阿梅瓦勒，他们借助量杆围着这地方转了一圈，按比例丈量了这土台。他们目的是要在布尔堡悄悄建起一座塔楼、石砌体和其他必要的设置，当然不能让吉讷伯爵阿努尔·德· 根特（Arnoul de Gand）和他手下人知道。随后，在众多士兵与当地人的齐心协力下，乘着黑夜将早已预制好的建筑搭在阿梅瓦勒。〔…〕该城堡被称为“花堡”，并非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在主塔顶端竖起长矛，长矛刃上缚上野花，而是在城堡的防御工事上放上了鲜花和士兵、弓箭手或其他军人所需要的治疗伤病的药膏，准备与吉讷伯爵的人打仗。

J. 哈勒（J.Heller）

《德国历史遗迹史》，1879 年

第 589 页至 590 页

12 世纪末克雷蒂安·特鲁瓦对住宅主塔的描述

如果说编年史着重阐述了城堡的军事作用的话，而小说家和诗人则截然不同，他们用自己的笔强调了住宅塔楼的豪华。克雷蒂安·特鲁瓦在《克利瑞》一书中谈到了一个住宅城堡，内有许多卧室，有一座螺旋式楼梯，从壁画依旧看到它的装饰。城堡内还有舒适的浴室，热气从地下管道送来。这是个理想的城堡模式，它揭示了12世纪末王朝的期盼。同样应看到建筑师的才华，不但要有卓越的土木工艺，还要精通绘画与室内装潢。

在城脚下小山谷里，让(Jean)造了一座塔楼，他曾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带克利瑞来到了那里，给他参观了墙上有精致、色彩缤纷的壁画的楼层，他还给他参观了那些卧室和壁炉，带他从上至下参观了整个塔楼。克利瑞还亲眼目睹了那间无人知晓、也无人光顾的秘室。这塔楼令他兴奋不已，他说这塔楼实在太美了。他的小姐将每天很好地生活在这塔楼里，不会让任何男人知道。〔…〕

让推开一扇秘密的门，小心翼翼以免门臼脱落。他们相继走进塔楼，沿着螺旋楼梯走下来，穿过有拱顶的楼层，这里曾经是让的工作室，〔…〕该塔楼完全符合主人要求，有许多卧室和供热水的浴盆，这些热水通过与大锅连通的地下管道而流入浴室。〔…〕

A. 米萨（A.Micha）

巴黎，1982 年

浪漫城堡与历史遗迹城堡

“如果说军事城堡在本质上应该是威严和严厉的，但即使在那些最为庄严肃穆的城堡中，还是看到了温柔的一面，就好像在一张漠然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一样。在领主接待客人的住宅遗迹上，有时粗糙的城墙上露出的几扇窗户，像没有眼珠的眼眶，于是人们不禁想到，虽然中世纪是个腥风血雨的年代，但也不乏温情。”

亨利·鲍尔·埃多克斯
(Henri-Paul Eydoux)
《神奇的城堡》，1969年
弗拉玛里翁(Flammarion)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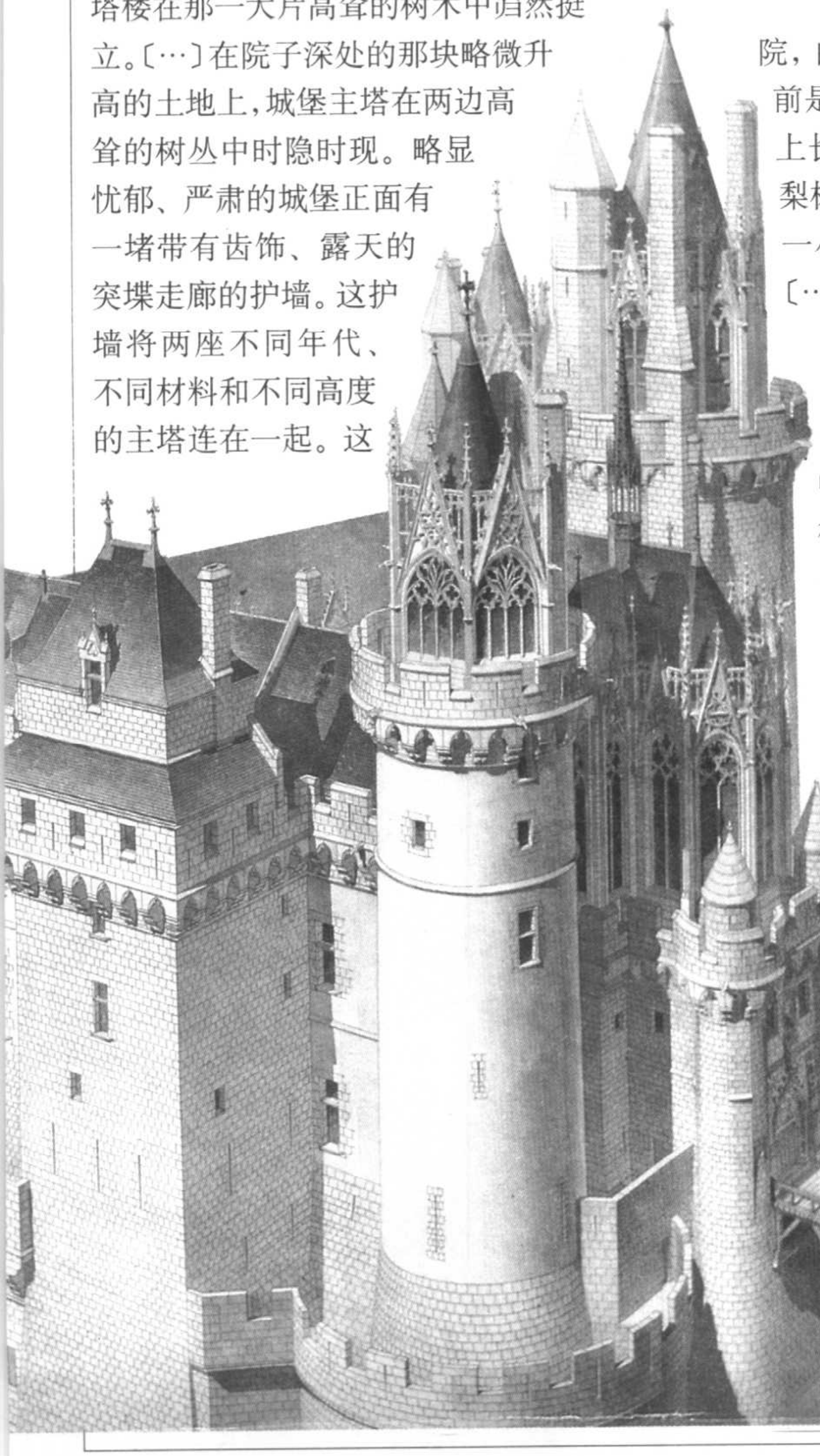
1817年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对孔堡的回忆

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一书中，善于将他过去的生活置于浪漫的背景下予以描述，建筑物与大自然只是在情感左右下得到取舍与否，这是一种将童年的遗憾和对自己的怜悯融洽在一起的情感。在49岁时，这位外交家兼作家在他对孔堡的回忆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用浪漫主义的目光看中世纪城堡，地道、地下室、秘密与妖魔都出现了，黑夜与漆黑的地穴起了同样的作用。



14世纪，由历史遗迹建筑专家塔利西（Darcy）建造的耶夫尔河畔默安堡。

在这小镇西部边缘，黄昏落日染红了树林，那座封建时代城堡的各个塔楼在那一大片高耸的树木中岿然挺立。〔…〕在院子深处的那块略微升高的土地上，城堡主塔在两边高耸的树丛中时隐时现。略显忧郁、严肃的城堡正面有一堵带有齿饰、露天的突堞走廊的护墙。这护墙将两座不同年代、不同材料和不同高度的主塔连在一起。这些主塔最高的尖顶都有雉堞，如同戴在哥特式皇冠上的软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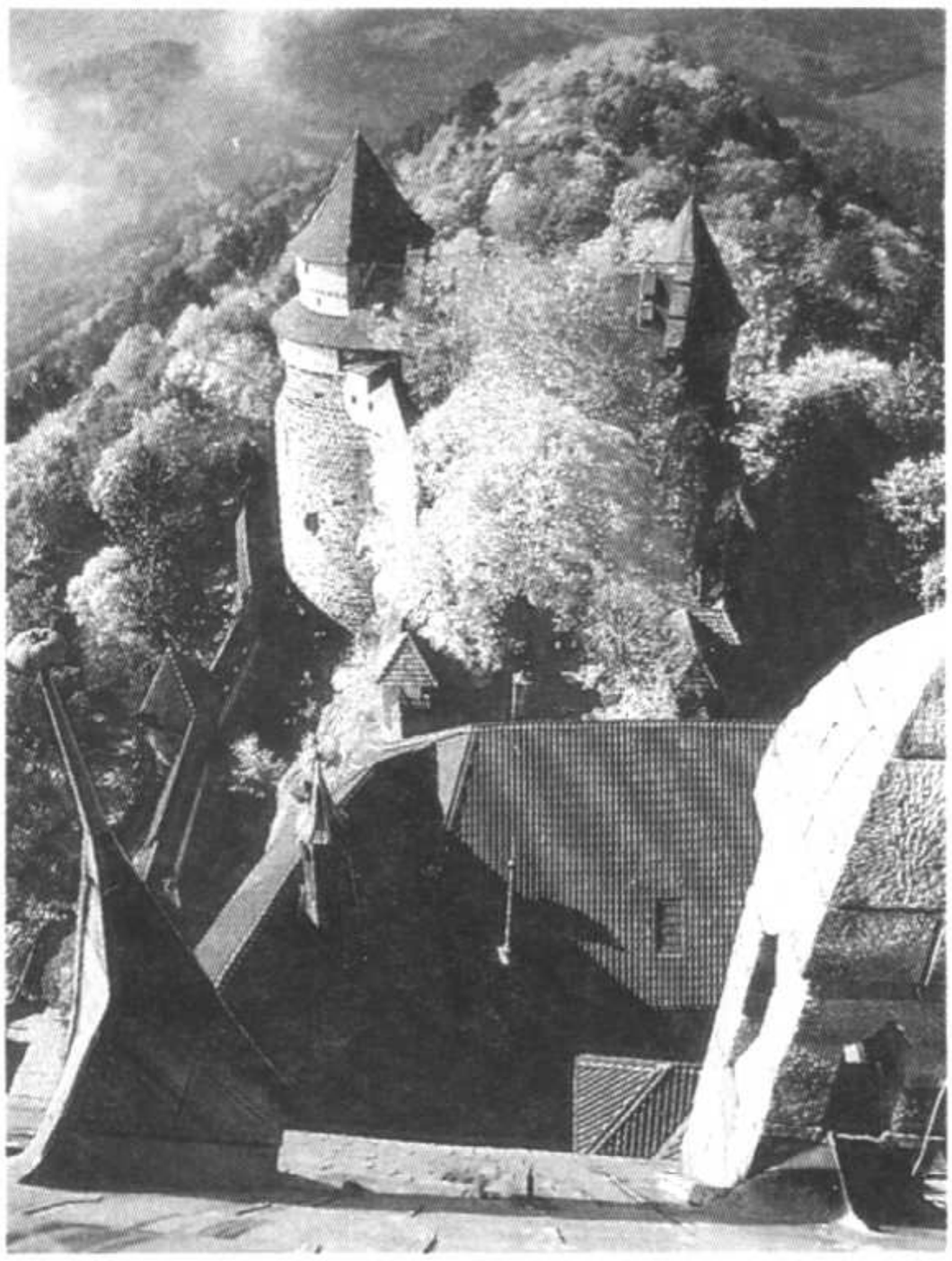
城堡塔楼的窗面朝内院，白天我朝窗外望去，眼前是护墙顶上的雉堞，墙上长满了荷叶蕨和一棵野梨树；夜晚，我只能望见一小片星辰寥落的夜空。〔…〕

我孤独地呆在这个荒寂的地方，站立在走廊的窗口，黑暗中传来的簌簌声，我听得清清楚楚。有时风似乎迈着轻盈的步履穿过城堡的墙，有时它会发出几声沉重的叹息。突然，我的门被猛烈地吹开了，地道里发出了呼啸般的声响，这些声音很快消失了，但是它们似乎在等待着，准备重新开始。

《墓畔回忆录》

I，II，2和

I，III，3



18 99年至1908年，建筑师博多·埃巴尔德（Bodo Ebhard）在阿尔萨斯为威廉二世重建的上科尼格斯堡。

1853年梅里美在南方旅行时关于阿维尼翁教皇宫的描述

1830年帕洛斯佩·梅里美被任命为历史遗迹建筑的总监。在他对教皇城堡的描绘中，他持有的是一种单一观点：他只谈城堡的军事作用，不谈住宅作用。防御工事、内堡和为攻城者准备的陷阱，都是城堡建筑规划的主要结构。这一看法与那浪漫主义的感觉都成了维奥莱·勒·杜克对城堡分析时的主要方法，然而，始终沉浸在古典文化中的梅里美对这建筑师在他《建筑分析词典》中提到的建筑文化还不甚理解，但这部《词典》将使他重新估量中世纪的建筑。

当看到教皇城堡时，这是建筑群中最为壮观的一个城堡，与其说它是个上帝和平使者的住宅，倒还不如说是个亚洲暴君的要塞。它建在峻峭的山岩上，塔楼的高度令人惊叹。这巨大的建筑与艺术似乎丝毫无关，所有与消遣和舒适有关的设施全被防御工事所取代。不仅城墙的厚度、高度和围绕四周的壕沟都似乎在随时抗击敌人来犯，而且人们还预防突然袭击。城堡内部与城堡外部一样工事林立，院子四周屹立着高大的侧塔与护墙。即使进犯者占据了大门和这塔楼，但他们还是束手无策，他们必须再次围城。即便所有防御工事落在来犯者手中，但他们还要强攻一座塔楼。于是大门被砸破，破门而入的敌人涌到楼梯上，他们即将冲进教皇休憩的房间。突然，眼前的楼梯消失在城墙里了，在只有木梯才能登上的平台上站满了守卫，从容不迫地对那些以为胜券在握的入侵者射出致命的箭石。

该城堡绝大部分的建筑建于14世纪上半期，可以看做是当时军事城堡的楷模。该建筑的粗犷与无序的结构令参观者颇为惊讶。〔…〕这些塔楼不是方形，窗户也不遵守直线的规则，人们见不到一个直角，建筑间的联络只是借助无数的小道来保持。

梅里美

《旅游杂记》

在维奥莱·勒·杜克《建筑分析词典》里关于古西主塔的“城堡”章节

在《建筑分析词典》一书中，维奥莱·勒·杜克对中世纪城堡规划作了大量的分析。在当时正统观念影响下，他的种种解释通常被完全过时的社会历史哲学观所左右，此外，他对中世纪的建筑师无限仰慕。但他的研究中却表现出考古学精神，将传说与实录区分开来。他可能是第一位揭穿有关地下室与“黑牢”神话的作者。

即使将古西堡的领主住宅被毁的原因归于时光的话，今天看到这巨大的建筑群依旧保持着原始状态的辉煌，因为这高质地的建筑材料没有任何衰败的迹象，这建筑似乎是为了永久存在而设计的，隐蔽部分的内墙油漆依旧完整如新，似乎刚刚完工。

按目前状况，在古西堡的地下纵横着许多的宽大的地道，似乎有序地设在那里，建起了城堡内各防御工事之间以及与城堡外防御工事的秘密联系。〔…〕当传说其中一个地道（其入口通常与住宅下所有地道相连）穿过山丘和峡谷，直接通往帕埃蒙特艾修道院（l’abbaye de Premontre）时，我们无法确认这是否属实，尤其是法国许多中世纪的城堡废墟都有同样的传说。

维奥莱·勒·杜克

《建筑分析词典》

巴黎，1856年至1866年第112页



这是皮埃尔丰堡的重建工地，这个规模宏大的工程由维奥莱·勒·杜克为拿破仑三世而建造。

名词解释

Arbaletrire / Archère〔箭垛〕

城墙上的垂直孔洞，用于弓弩（无疑这是守卫城堡时用得最多的兵器）射击，因此亦被称为“箭眼”。箭垛常和门窗侧墙内的斜削面相连，斜削面极为简单，或者是造在拱顶龛里。箭垛外侧下端有个延伸斜角，弓箭手可在此朝下瞄准。

Archères speciales〔特种箭垛〕

为了方便射箭而建造的特别形式的箭垛。当箭垛外侧下端有延伸斜面时，箭垛底部拓宽成三角形、圆形或长方形，是为“箍架箭垛”；箭垛下半部拓宽，是为“支架箭垛”；可以横向瞄准的十字形箭孔，是为“十字形箭垛”；四周带箍架的十字形箭垛，是为“粗尾十字形箭垛”。

Ban〔官方告示〕

来自日耳曼语，指封建体制中对事与人的管辖的范围，其形容词为“banal”（付税后可使用的）。“banal塔楼”往往指领主塔楼，在那里的居民不得不干些烘面包的粗活。Ban决定或使用徭役，用那些被奴役的人来建造公共建筑。

Barbacane〔外堡〕

为了保护城堡而建在城堡入口处的建筑。自15世纪起，它被称为“林荫大道”或“半月形城堡”。

Basse cour〔院子〕

在城堡内部或在围墙内的空间，壕沟把它与贵族住宅等主要建筑分开。通常是供下人居住，他们在这里劳动。有些最早的院子成了城堡小镇，而许多院子则成了附属建筑物。至今还能看到这些院子，由于环境问题，在最近年代里许多贵族纷纷迁移了出去。

Berfried〔钟楼〕

来自日耳曼语，它通常指无人居住的主塔，它高耸在周围带有防御工事的房子上，形成所谓的“山顶城堡”。尽管在法语里不太用这词，但在许多主塔中可以看到它，如多尔多涅、利穆赞山，甚至朗格多克。

Camonnière〔射击孔〕

14世纪起箭垛被改为火器射击孔，原先的箭垛凿成了圆形，可用携带式火器。在新建筑中还出现了双重用途的射击孔，下面可以使用中口径火器，而上面的独立或不独立的孔洞可以使用弓箭。

Camonnière à la fransaise〔法兰西射击孔〕

14世纪最后25年里，箭垛和射击孔嵌进了城墙砌体中，为避免削薄城墙，外面的斜削面成了X形状，被称为“法兰西射击孔”。

Chemise〔护墙〕

紧挨着城堡中心建筑（主塔）的

围墙。它可以指四周围墙，或仅指守护主塔正面的那部分。

Console〔托底〕

一种砖石结构托座。通常有三个或更多的底盘和凸形石块组成，用于支撑木头砌体或突廊柱带。

Couleuvrine〔轻型炮〕

原先指半携带式火器，需要放置在射击孔斜削处的木托座上来发射。自16世纪起，这个词只是指围城时用的重型火器。

Degré 〔台阶楼梯〕

直通大厅的笔直楼梯。

Donjon〔主塔〕

从词源上看，它是指城堡的封建核心建筑，即土台上的主要建筑。在整个中世纪，它一般指代表封建权力的建筑群体，也就是说大厅和卧室，14世纪起，它也可释为主塔，但并不多见。到了19世纪，它又有了最新的涵义：作为最后藏身处的主塔。

Echauguette〔哨楼〕

悬突建筑物，包括一间通常在角落里的小间。

Flanquement〔侧塔〕

护墙上的悬突建筑，通过射击来打击那些来犯者。

Galerie〔长廊〕

在中世纪词汇里，它一般指有顶和封闭的通行空间。一个长廊可以指走廊，或者散步、娱乐的大厅。

Hourd〔突廊〕

城墙顶或护墙顶的突出木廊，通过地板上的洞孔可以垂直向下射击。

Mâchicoulis〔突堞〕

城墙顶上的砖石突廊，与突出木廊有同样作用。

Mâchicoulis breton〔布列塔尼突堞〕

胸墙在倒置的半圆锥体托座上的突堞。

Machicoulis sur arc ou sur contrefort〔在法圈与护墙上的突堞〕

通过有斜纹的法圈的托底，胸墙在护墙上的突堞。

Marque de tâcheron〔包工头印记〕

刻在石块上的印记。用来表示石头在建筑物中的位置，或是刻石工用来辨认凿石的印记。

Merlon de terre〔土城堞〕

人工堆起的三角形土丘，在上面砌墙或筑栅栏。

Mine〔坑道〕

由入侵者为能抵达城墙底下建造的地下隐蔽通道，并在通道里挖孔洞，一旦塌下便是个缺口。

Quatre-feuilles〔四叶瓣形〕

呈三叶状和四叶状的教堂半圆形后殿或主塔。

Sape〔地道〕

指围城时进攻者挖掘的整个地下工程。

Shell-Keep〔要塞轮廓〕

沿土台顶的围墙，在它的内部环行道上可建造住宅楼房。

参考书目

总论

- Chatelain (A.), *Châteaux forts, images de pierre des guerres médiévales*, Paris, Rempart, 1983 (Bonne synthèse récente facilement accessible).
- Chatelain (A.), *Donjons romans des Pays d'Ouest*, Paris, Picard, 1973 (Inventaire des tours maîtresses rectangulaires à contreforts).
- Eydoux (H.-P.), *Châteaux fantastiques*, 5 vol., Paris, Flammarion, 1969-1973 (Irremplaçable découverte mêlant vision archéologique et romantique).
- Fino (J.-F.), *Forteresses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Paris, Picard, 3e éd., 1977. (Bonne évocation des techniques de construction et de l'armement).
- Fournier (G.), *Le Château dans la France médiévale*, Paris, Aubier, 1978. (Aspects historiques et sociologiques).
- *La Maison forte au Moyen Age*, éd. M. Bur, Paris, Editions du CNRS, 1986 (De la motte à la maison forte, château au petit pied...).
- Mesqui (J.), *Châteaux et enceintes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De la défense à la résidence*, 2 vol., Paris, Picard, 1991-1993 (La plus récente synthèse exhaustive).
- Salch (Ch.-L.), *Dictionnaire des châteaux et des fortifications du Moyen Age en France*, Strasbourg, Publitotal, 1979 (Une extraordinaire liste illustrée de tous les sites fortifiés de France).

住宅和装饰

- *Le château médiéval, forteresse habitée (XIe-XVIe siècles).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 : perspectives de la recherche en Rhône-Alpes*, sous la dir. de J.-M. Poisson, Paris,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2 (Documents d'archéologie française, n° 32). (Actes d'un colloque fournissant des vues remarquables sur la vie castrale).
- *Architecture et vie sociale à la Renaissance*, éd. J. Guillaume, Paris, Picard, 1994 (Malgré son titre, contient plusieurs chapitres consacrés au Moyen Age).
- *Manorial Domestic Buildings in England and Northern France*, éd. G. Meirion-Jones et M. Jones,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Londres, 1993 (Remarquable série d'articles sur les résidences seigneuriales au Moyen Age).
- Robin (F.), *La Cour d'Anjou-Provence. La vie artistique sous le règne de René*, Paris, Picard, 1985 (Excellente approche de l'art princier, dans et hors le château).

法国

- Alsace : Biller (Th.), Metz (B.), *Die Burgen des Elsass*, t. III, 1250-1300, Munich, Deutscher Kunstverlag, 1995.
- Gascogne : Gardelles (J.), *Les Châteaux du Moyen Age dans la France du Sud-Ouest. La Gascogne anglaise de 1216 à 1327*,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1972.
- Ile-de-France : Mesqui (J.), *Ile-de-France gothique. II. Les demeures seigneuriales*, Paris, Picard, 1988.
- Haute-Loire : *Châteaux de Haute-Loire*, éd. R. Thomas, Brioude, Watel, 1993.
- Lorraine : Giulato (G.), *Châteaux et maisons fortes en Lorraine centrale*, Paris,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2 (Documents d'archéologie française, 33).
- Rhône-Alpes : *Châteaux médiévaux en Rhône-Alpes*, ouvr. coll., Lyon, 1990. (Art et Archéologie en Rhône-Alpes. Cahiers René de Lucinge, n° spécial, 6).
- Rouergue : Miquel (J.), *L'Architecture militaire dans le Rouergue au Moyen Age*, Rodez, Edition française d'Arts graphiques, 1981, 2 vol.

德国

- Antonow (A.), *Planung und Bau von Burgen im Süddeutschen Raum*, Alexander Antonow Verlag, Frankfurt-am-Main, 1983.
- Biller (Th.), *Die Adelsburg in Deutschland. Entstehung, Form und Bedeutung*, München, Deutscher Kunstverlag, 1993.

英国

- Brown (R. A.), Colvin (H.-M.), Taylor (A.-J.)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 Londres, Her Majesty Stationery Office, vol. I-III, 1963.
- Renn (D.), *Norman Castles in Britain*, Londres, John Baker Humanities Press, 1973.
- Thompson (M. W.), *The Rise of the Cast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意大利

- Marconi (P.), Fiore (F.-P.), Muratore (G.), Valeriani (E.), *Monumenti d'Italia, I Castelli*, Novara, Istituto geografico de Agostini, 1978.

地中海沿岸

- Benvenisti (M.), *The Crusader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1970.
- Deschamps (P.), *Les Châteaux des croisés en Terre sainte*, t. I, *Le krak des Chevaliers*, Paris, 1934 ; t. II, *La Défense du royaume de Jérusalem*, Paris, 1939 ; t. III, *La Défense du comté de Tripoli et de la principauté d'Antioche*, Paris, Geuthner, 1973.
- Eydoux (H.-P.), *Les Châteaux du soleil*, Paris, Perrin, 1982.
- Müller-Wiener (W.), *Burgen der Kreuzritter*, Berlin, Deutscher Kunstverlag, 1966.

专题论文

- Aigues-Mortes : Inventaire général des Monuments et des richesses artistiques de la France, *Gard : canton d'Aigues-Mortes*, Paris, Imp. nationale, 1973.
- Angers : Mallet (J.), *Le Château d'Angers*, Nantes, 1991 (Images du Patrimoine).
- Avignon : Gagnière (S.), *Le Palais des Papes d'Avignon*, Avignon, 1983.
- Bonaguil : Séraphin (G.), Nespoulos (J.-L.), *Bonaguil, demeure seigneuriale en Agenais*, Cahors, Quercy-recherche, 1979.
- Fécamp : Renoux (A.), *Fécamp : du palais ducal au palais de Dieu*, Paris, Editions du CNRS, 1991.
- Montreuil-sur-Mer : Faucherre (N.), *Montreuil-sur Mer, ville fortifiée*, Lille, Service de l'Inventaire, 1993.
- Paris, La Bastille : *Sous les pavés, la Bastille, Archéologie d'un mythe révolutionnaire*, ouvr. coll.,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présentée du 12 octobre 1989 au 7 janvier 1990, Paris, Caisse national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et des Sites, 1989.
- Vincennes : Chapelot (J.), *Le Château de Vincennes. Une résidence royale au Moyen Age*, Paris, Editions du CNRS, 1994.

- Pour l'amusement, on peut relire l'*Histoire d'une forteresse*, d'Eugène Viollet-le-Duc, rééd. Mardaga, 1978, qui raconte à la façon du XIX^e^ siècle l'histoire architecturale d'une ville et d'un château imaginaires, la Roche-Pont, à défaut de consulter les articles de son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rchitecture française*.

主要的古代文献
（在“见证与文献”中有标注）

- Mortet (V.), *Recueil de text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XIe-XIIe siècles*, Paris, 1911.
- Mortet (V.) et Deschamps (P.), *Recueil de text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XIIe-XIIIe siècles*, Paris, 1929.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安茹堡，位于康塔尔省杜那米尔。

封底

杜拉斯堡远景。法国国家图书馆原稿部，巴黎。

书脊

博纳吉尔堡，位于洛特－加龙省菲梅尔。

卷首

1 皮埃尔丰堡，阿尔摄于维奥莱·勒·杜克对该城堡修复工程前及施工期间。巴黎。

2-3 皮埃尔丰堡鸟瞰，水彩画，维奥莱·勒·杜克绘。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4-5 皮埃尔丰堡剖面图，同上。

6-7、8-9 皮埃尔丰堡正视图，同上。

11 中世纪的城堡，Conrad Kyeser 绘，Bellifortis，14–15 世纪。

第一章

12 中世纪的城堡，Conrad Kyeser 绘，Bellifortis，14–15 世纪。

13 爱神在他的城堡里被围攻，象牙雕，14 世纪中期。巴尔捷罗博物馆，佛罗伦萨。

14-15 围攻“坚固城堡”，克里斯蒂安·布鲁坦绘。

16 上 欧塞尔的圣日耳曼修道院，引自 Ezechiel 作品 Haimon。

16 下 11 世纪末的土台塔楼和内院。

17 堆建土台，玛蒂尔得王后的挂毯，11 世纪。巴约大教堂。

18 日索尔堡主塔。

18-19 围攻迪南堡，玛蒂尔得王后的挂毯，11 世纪。巴约大教堂。

20下、20-21 阿尔克拉巴塔耶堡的平面图和正视图，德佩尔特绘，1927 年。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21上 拉瓦丹主塔，水彩画，勒布勒东绘。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22上 哈罗德和威廉公爵在鲁昂堡会晤，玛蒂尔得王后的挂毯，11 世纪。巴约大教堂。

22 下 洛什堡主塔（模型）。法国国家博物馆，巴黎。

22-23 伦敦白塔，绘画。英国图书馆，伦敦。

24 上 十台主塔，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中心，巴黎。

24-25 普罗万的凯撒主塔正视图，水彩画，加雷绘，1844 年。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25 科尼斯伯勒堡主塔。

26上 杜尔当堡，细密画（局部），兰堡兄弟绘，1415 年。孔泰博物馆，尚蒂伊。

26中 1200 年的卢浮宫，立体地图。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26-27 正在祷告的腓力二世，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27上 鲁昂堡主塔剖视图，阿农绘，1875 年。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28 古西主塔，摄于 1900 年。

29 古西主塔的剖面图和立体模型。法国国家博物馆，巴黎。

30 奥腾贝格堡塔楼。

31 拉特桑沃森堡主塔。

32 万森堡主塔，细密画（局部），富凯绘。孔泰博物馆，尚蒂伊。

32-33 万森堡主塔剖面图，作者绘。

33 根特堡，比利时。

34上 维特雷堡，吉德·伽利玛绘。

34下 重建中的朗热堡吊桥。

35上 苏斯西尼奥堡，位于莫尔比昂省。

35下 默安堡，水彩画，达西绘。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36上 安普迪亚堡。

36-37 万森堡，细密画（局部），兰堡兄弟绘。孔泰博物馆，尚蒂伊。

37上 孔堡的突廊。

第二章

38 建造多角城堡，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39 雷斯脱梅堡。

40 建造城堡，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41 城堡图，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42上 博马里斯堡。

42下 哈勒赫堡。

43 城堡图，绘画，147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44上 普瓦蒂埃堡，细密画（局部），兰堡兄弟绘。孔泰博物馆，尚蒂伊。

44下 几何制图，绘图。英国图书馆，伦敦。

45上 贝尔韦尔西堡的主塔内院。

45下 贝尔韦尔西堡全景。

46-47 蒙特堡。

48上 洛什堡，水彩画，布吕洛绘。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49上 洛什堡的箭垛。

48-49 下罗马修建城堡图，绘画，迦太基。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50 埃唐堡主塔。

51 卡尔卡松堡。

52上 卡尔卡松保的纳尔博内斯门塔，维奥莱·勒·杜克设计。

52-53 昂热堡。

53上 萨奥纳堡（模型）。法国国家博物馆，巴黎。

54 克利松设计的城堡。

54-55上 围攻城堡，绘画，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54-55下 朗布斯堡，水彩画，马斯克瑞绘，1886年。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56 法莱斯堡主塔上的箭眼。

57上 于绍堡的粗尾十字形箭眼。

57 纳雅克堡的箭眼，绘画。

58-59 不同形状的射击孔。

58下 汉诺德堡的“法兰西射击孔”。

59上 科卡堡及其“西班牙射击孔”。

60上 中世纪的城堡，Conrad Kyeser绘，Bellifortis，14–15世纪。

60-61 围攻城堡，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61 木突廊，采自维奥莱·勒·杜克《建筑分析词典》。

62 阿维尼翁教皇教堂。

62-63 索米尔堡，细密画（局部），兰堡兄弟绘。孔泰博物馆，尚蒂伊。

64-65 克拉克骑士堡。

66-67 海登赖希施泰因钟塔。

67上 帕西根堡。

67下 修建诺奥沃堡，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68 艾格·莫尔特堡石块上的工头印记。

68-69 修建城堡，《圣经》插图。

70-77 城堡图，采自威廉·勒韦为路易·波旁公爵收集的纹章图案集，15世纪。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第三章

78 城堡内的大厅，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79 餐具架，15世纪末。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80-81 节日庆典，弗拉芒细密画。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维也纳。

82下 国王接见使臣，绘画。法国国家图书

馆手稿部，巴黎。

82-83 威斯敏斯特堡的大厅。

84 城岛宫的双殿大厅，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84-85 阿维奥堡大厅内的壁画，意大利。

85下 希隆堡大厅。

86-87 普瓦蒂埃堡大厅。

87上 普瓦蒂埃堡，绘画 ，1906年。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88上 沃尔夫·冯·艾申巴赫与妻子告别，绘画，纽斯万斯坦堡。

88下 古西堡领主台阶的大平台。

89 城堡入口，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90 布朗雄堡的大阶梯。

90-91 城岛宫的大阶梯，采自维奥莱·勒·杜克《建筑分析词典》。

91上 城堡大阶梯，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92 在大厅用餐，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93 大卧室，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94 入浴，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94-95 希农堡平面图。

95上 德吕莱贝勒方舟堡废墟。

95中 混居，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96上 私人密室，绘画。孔泰博物馆，尚蒂伊。

96下 藏衣室，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97左 维修前的皮埃尔丰堡，摄影。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97右 阿吕耶堡的厕所。

98上 兰茨贝格堡的“凸肚突”。

98-99 夏多布里昂堡，绘画。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99下 塔拉斯孔堡的小教堂。

100 花园，细密画。阿桑纳图书馆，巴黎。

101 安茹国王勒内，绘画。皇家图书馆，布鲁塞尔。

102 卢浮宫的螺旋式大楼梯，采自维奥莱·勒·杜克《建筑分析词典》。

102-103 索米尔堡的螺旋式大楼梯。

103上 城堡走廊，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104-105 德伦克尔堡。

第四章

106 玛丽·多罗小说《蓝鸟》的插图，J.M.布莱东绘，1900年左右。私人收藏。

107 电影《罗宾汉》剧照。

108 神秘的城堡，乔治·桑绘。私人收藏。

109 维克多·雨果的绘画作品。私人收藏。

110-111上 参观古城堡，采自《笑声》，梅蒂韦绘，1902年。

110-111下 《黄昏侣伴》，布尔琼绘。

112左 参观古城堡，采自《笑声》，梅蒂韦绘，1902年。

112-113 13世纪时从城堡出发狩猎，石版画，19世纪。

113上 富瓦堡，水彩画，1883年。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114上 蓬斯堡今貌。

114-115 蓬斯堡剖面图，17世纪。

115上 朗布斯堡，水彩画，1886年。

116 罗马人围攻巴黎，教科书插图。

116-117 瓦特伯格堡，绘画。海登伯格大学图书馆。

117 城堡保卫战，教科书插图。

118上 希农堡景观，手绘图。戈雅博物馆。

118-119 围攻城堡，电影《亚瑟王之剑》剧照。

119下 参观古城堡，采自《笑声》，梅蒂韦

绘，1902 年。

120-121 电影《克鲁勒英雄的最后行动》、《电光飞镖侠》剧照。

122左 《圣路易释放关押在达米亚特堡的囚犯》，格拉内绘。

122 下 《黄昏侣伴》，布尔琼绘。

123 普罗万堡的凯撒主塔（模型）。法国国家博物馆，巴黎。

124-125 拉斯都尔堡。

125上 阿里涅堡，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126-127 在古城堡，采自《巴黎生活》，1925 年。

127上 参观古城堡，采自《笑声》，梅蒂韦绘，1902 年。

128 位于阿尔萨斯的上科尼格斯堡。

见证与文献

129 围攻城堡，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131 科尼斯伯勒堡主塔。

132 沙蒂永·科利尼堡主塔

133 朗热堡的富尔克·内拉主塔。

134 腓力二世（Philippe Auguste）建造卢浮宫城堡，莫塞斯绘。

136-137 克拉克骑士堡，加利马·尤纳斯绘。

138 城堡礼堂的生活，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139 建造于 12 世纪的蒙泰利马伯爵堡。

143 围攻城堡，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144 修建城堡，绘画。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

146-147 默安堡，水彩画。历史博物馆发现中心，巴黎。

148 位于阿尔萨斯的上科尼格斯堡。

149 修建中的皮埃尔丰堡。

索引

A

阿巴堡（Abbach） 27
阿尔克，科比耶尔的（Arques en Corbières） 32
阿尔克巴塔耶（Arques–la–Bataille） 20,107
阿基坦，埃莉诺（Aliénor d'Aquitaine） 84, 87–88
阿拉贡国王（rois d'Aragon） 67
阿吕也（Alluyes） 97
阿默兰，金雀花王室（Hamelin Plantagenêt） 25
阿讷西（Annecy） 104
阿维奥（Avio） 85
埃尔旺（Elven） 31
埃盖塞姆（Eguisheim） 44
埃唐普（Etampes） 25, 51
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 34, 69
爱德华三世（Edouard Ⅲ） 42
安普迪亚（Ampudia） 36
安茹家族
　伯爵（Comtes d'Anjou） 22
　公爵（ducs d'Anjou） 63
昂热堡（Angers） 53, 88, 98
奥迪厄姆（Odiham） 25
奥古斯（Augusta） 49
奥腾贝格（Ortenberg） 31

B

巴德纳（Barnard Castle） 27
巴耶伯爵夫人（Bayeux comtesse de） 22

拜巴尔斯一世(Baybars) 65
贝尔韦尔西(Bellver) 44–45
贝利，让·德 (Jean de Berry) 33，35，44，71，85，87
贝利－孔特－罗伯特 (Brie–Comte–Robert) 33
贝希格海姆 (Besigheim) 27
比沃勒 (Bioule) 118
比西堡 (Bussy–le–Chateau) 19
滨海布洛涅 (Boulogne–sur–Mer) 85
波兰 (Pologne) 30，43
波蒙·勒·里查德 (Beaumont–le–Richard) 93
波旁 (Bourbon) 98
波旁，路易 (Louis de Bourbon) 71
波旁·拉尔尚博 (Bourbon–l'Archambault) 69
伯努瓦十二世 (Benoît XII) 62
博马里斯(Beaumaris) 42
博斯拉(Bosra) 24
博斯韦尔堡 (Bothwell Castle) 27
布尔日 (Bourges) 25，85，90，98
布朗雄 (Brancion) 90

C

查理五世 (CharlesV) 32，37，100
城岛宫 (le palais de la Paris Cité) 83–84，90–92

D

达尔德雷，阿努尔 (Arnoul d'Ardres) 13
大马士革 (Damas) 24
德弗兰 (Deverin) 99
德拉姆主教 (évêque de Durham) 16
德吕莱贝勒方舟 (Druyes–les–Belles–Fontaines) 95
德托，克利福尔 (Clifford's Tower) 25
迪南(Dinan) 19
蒂罗尔州 (Runkelstein Tyrol) 105
蒂耶里堡 (Chateau–Thierry) 34
栋夫龙 (Domfront) 49
杜埃－拉－方丹 (Doué–la–Fontaine) 21
杜尔当(Dourdan) 26–27
杜尔诺埃勒 (Tournoël) 69，71
杜沃河(Douvres) 49

F

法尔瑟维勒(Farcheville) 62
法莱斯(Falaise) 56，98
腓力，弗兰德伯爵、阿尔萨斯的 (Philippe d'Alsace，comte Flandres) 33
腓力，好人 (Philipne le Bon) 90
腓力，美男子 (Philippe le Bel) 34，83–84，91，101
腓力二世 (Philippe Auguste) 14，25–27，39，40，42，44，48，52，116
腓特烈二世 (Frédéric II de Hohenstaufen) 43，46，49
费雷特瓦勒(Fréteval) 24
弗埃 (Forez) 71
弗林特 (Flint) 42
富尔克·内拉，安茹伯爵 (Foulques Nerra comte d' Anjou)

21
富瓦（Foix） 113

G

戈尔多（Goltho） 16
根特（Gand） 33
古德瑞·萨尔帕特
(Coudray-Salbart) 49
古西昂盖朗三世
(Coucy Enguerrand III) 26,29
古西堡（Coucy）
27，29，53，62，84，88-91，100，
116，123

H

哈勒赫（Harlech） 42
海登赖希施泰因
(Heidenreichstein) 66-67
黑斯廷斯（Hastings） 17
亨利一世
(Henri I d'Angleterre) 18，88
亨利二世(Henri II) 18
亨利二世，金雀花王朝
(Henri II Plantagnêt) 88
霍斯泰克帕(Husterknupp) 17

J

加厄达易拉克，约格·德
(Hugues de Cardaillac) 118
加拉弗沃克(Caerlaverock) 44
加尼埃(Garnier) 39
“坚固城堡”(Château-Gaillard)
14，61
教皇教堂，阿维尼翁的（Avignon，
Le Palais des Papes) 62
金雀花王朝
(Plantagenêt，dynastie) 49

K

卡昂(Caen) 88
卡尔卡松（Carcassonne)
34，51-53，61
卡里斯布鲁克(Carisbrooke) 48
卡那封(Caernarvon) 53
凯古纳黛阿斯
(Kergournadéach) 66
康韦(Conway) 42
科卡(Coca) 59
科默基耶(Commequiers) 44
科尼斯伯勒(Conisborough) 25
克拉克骑士堡
(Krak des Chevaliers) 62，65
克莱芒六世(Clement VI) 62
克雷皮－昂－瓦卢瓦
(Crepy-en-Valois) 33
克利松(Clisson) 55
孔堡(Combourg) 37
孔科雷索(Concressault) 44
昆伯勒(Queenborough) 44

L

拉昂(Laon) 26
拉弗尔(Ravel) 53
拉格兰奇·布莱诺
(Lagrange-Bleneau) 62
拉罗什吉勒波
(Ia Roche- Guillebaud) 108
拉罗歇尔(La Rochelle) 31
拉斯都尔(Lastours) 125
拉特桑沃森(Ratsamhausen) 31

拉瓦丹(Lavardin) 21
拉维欧 (Lavieu) 71
赖兴贝格 (Reichenberg) 27
兰贝特·达尔德雷
(Lambert d'Ardres) 13
兰茨贝格 (Landsberg) 98
朗布斯 (Rambures) 55, 115
朗敦 (Longtown) 25
朗格勒 (Langres) 69
朗热 (Langeais) 21, 34
勒阿弗尔(Le Havre) 69
勒内, 安茹的 (Rene d'Anjou) 100
勒韦, 威廉 (Guillaume Revel) 71
勒维维耶(Le Vivier) 123
里永堡(Riom) 26
理查德一世, 公爵 (RichardI) 22
理查德二世, 国王 (RichardII) 83
利勒博纳 (Lillebonne) 26
卢浮宫 25–27, 42, 100, 102–103
鲁昂 (Rouen) 22, 26–27
路易一世, 安茹省 (LouisI
d'Anjou) 103
路易十一 (Louis XI) 34
伦敦塔 (Le tour de Londres)
22–23, 93, 98
罗马尼亚(Roumanie) 43
罗扎蒙(Rozemont) 62
洛什 (Loches) 22–23, 49, 98

M

马勒波湖边 (Maurepas) 25
马斯, 克洛德 (Claude Masse) 115
马斯卡尔 (Masqueray) 115
玛加博 (Maeqab) 62
梅·勒·玛埃莎尔
(Metz–le–Maréchal) 24–25, 32
梅里美 (Merimee) 119
蒙巴宗 (Montbazon) 22
蒙博利松(Montbrison) 71
蒙迪尔 (Les Montils) 24
蒙杜布洛 (Mondoubleau) 24
蒙费朗－迪－佩里戈尔
(Montferrand–du–Perigord) 33
蒙莱里 (Montlhéry) 42
蒙塔日 (Montargis) 39, 84, 90
蒙特堡 (Castel del Monte)
43–44, 46, 49
蒙特勒伊·贝莱
(Montreuil–Bellay) 69
蒙托邦, 布列塔尼的
(Montauban–de–Bretagne) 33
孟福尔伯爵 (Montfort comte de)
24
莫贝尔容塔楼(Maubergeon) 87
莫勒特梅 (Mortemer) 25
莫特·弗利 (La Motte–Feuilly)
60, 66
穆兰(Moulins) 98

N

内穆尔 (Nemours) 32
纳胡(Naours) 110
纳雅克 (Najac) 56, 123
诺奥沃堡
(Castel Nuovo Naples) 67
诺恩比格 (Neuenburg) 27
诺耐特 (Nonette) 71

O

欧塞尔 (Auxerre) 103

P

帕尔特奈 (Parthenay) 49
帕雷西－斯格利姆勒特 (Plessis–Grimoult) 33
帕西根 (Badingen) 67
庞蒂弗拉克特 (Pontefract) 25
裴莱姆，罗贝尔·德 (Robert de Bellême) 18
佩斯蒂拉克 (Pestillac) 33
彭布罗克 (Pembroke) 27
蓬斯 (Pons) 115
皮埃尔丰堡 (Pierrefonds) 1, 97
普罗万 (Provins) 24, 34, 116, 123
普瓦蒂埃 (Poitiers) 44, 84, 87, 92

Q

切斯特伯爵 (Chester, comte de) 16
切斯特港 (Portchester) 48
屈朗 (Culan) 60

R

让四世，布列塔尼公爵 (duc de Bretagne Jean IV) 35
热姆二世 (Jaime II) 45
日索尔 (Gisors) 18, 25–26, 48–49

S

萨菲达 (Safita) 24
萨斯乃勒堡 (Château–Chesnel) 66
萨兹翁 (Chazeron) 71
塞维也堡 (Cervières) 71
桑利斯 (Senlis) 98
瑟农什 (Senonches) 33
沙托盖 (Châteaugay) 71
莎尔扎伊 (Sarzay) 32
上科尼格斯 (Haut–Koenigsbourg) 127
尚帕涅伯爵 (Henri le Liberal, Comte de Champagne) 24
舍伯思 (Sherborne) 48
圣教堂 (Sainte–Chapelle) 98
圣路易 (Saint Louis) 44, 53
圣让医院骑士团 (Saint–Jean–de–Jérusalem, Hospitaliers) 65
圣索沃尔－昂－皮赛 (Saint–Sauveur–en–Puisaye) 24
圣索沃尔－勒－维孔特 (Saint–Sauveur–le–Vicomte) 31
施瓦本贝内斯特 (Schwabennest) 116
狮心王理查德 (Richard Coer de lion) 14, 16
苏斯西尼奥 (Suscinio) 33
索米尔 (Saumur) 63, 102–103

T

塔拉斯孔 (Tarascon) 98
特雷武 (Trevoux) 31
特鲁瓦 (Troyes) 89–90, 98
托尔托萨 (Tortose) 24

W

万森 (Vincennes) 31–32, 46, 98, 100, 116
威尔士 (le pays de Galles) 42

威廉，红发（Guillaume Le Roux） 18, 83
威廉，征服者（Guillaume le Conquerant） 19, 21–23
威斯敏斯特 82–84, 88
韦尔纳弗，约纳河畔的（Villeneuve–sur–Yonne） 26
韦尔纳伊，阿夫尔河畔的（Verneuil–sur–Avre） 26
韦尔农（Vernon） 26
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 52, 81, 103, 119
维特雷堡（Vitré） 33–35

U

乌当（Houdan） 24, 25
乌栋（Oudon） 31

X

希隆（Chillon） 85
希农（Chinon） 26, 94
夏多布里昂（Châteaubriant） 99
谢夫勒斯（chvreuse） 62
谢易扎尔（Sheuzar） 24
匈牙利（Hongrie） 30, 43
叙利亚萨奥纳（Saône, Syrie） 53

Y

耶夫尔河畔的默安（Mehun–sur–Yevre） 33, 35
伊夫里－拉－巴塔耶（Ivry–la–Bataille） 22
于绍（Uchaux） 56
雨果 109, 116, 126–127

封面页
版权页
正文